

說部叢書

第五集
第二十編

社會小說

卷下

賊史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完全華商商務印書館

(製)

(自)

學 校 儀 器 文 具

本館總發行所自新屋落成後。推

廣營業。特為 學界諸君 便於

採購 儀器文具起見。增設

發售儀器文具處 凡大

中小 各級學校師範實

業 等學校。應用理化、器械、藥品、

人體、動、植、物 標本模型並

音樂、測量、繪圖、體操、各種器

具 與夫校中必需之 墨水、

墨、 膠、紙張、粉筆、

物等類。無不

客之盛意。倘

採購價目格外克己

(製)

(精)

文 房 用 品

本館為諸君購採 文房

用品 便利起見。聘請名

手。精選上等原料。行製仿

古、及新式各種 信箋信

封、又仿製湖筆徽墨

等、廉價發售 所有各

貨、花樣新奇、品物

精美較別家發售者迥

然不同 倘蒙 惠顧、無

論 躉批零售 一律歡

迎、在外埠者、可直接函購、

或就近向本分館購置亦

戊申年五月十九日
戊申年六月三日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十九日再版發行

(賊) 史 二 册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

著 原 著 者

英國卻而司迭更司

作 譯 述 者

閩侯魏易 杭縣魏易

發 行 人

上海棋盤街中市

印 刷 人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 刷 所

鮑 咸 昌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 發 行 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 售 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天津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州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得此一書
勝他萬卷

辭源

四百餘萬字
三千餘頁

新 字

(定 價 表)

新 舊 名 辭 中 外
典 故 無 不 詳 備

種 別	冊 數	定 價
甲種大	十二冊	二十元
乙種大	二冊	二十元
丙種大	二冊	十四元八角
丁種中	二冊	七元四角
戊種小	二冊	三元三角

註：縮印本定價已見別表。本館郵費另計。

編 輯 者 數 十 人
費 時 歷 七 八 載

典

原 本

洋 裝

六 冊

二 元 四 角
一 元 四 角

縮 本

洋 裝

皮 面

一 元 八 角
一 元 二 角

學 生 字 典

紙 面
六 角

本 書 就 中 學 以 下 學 生 程 度 編 纂 專 用 淺 近 文 言 注 釋 字 義 而 尤 以 改 良 切 實 整 正 字 體 為 本 書 特 色。

布 面
八 角

賊史卷下

英國卻而司失更司著

閩縣林 紓

仁和魏 易 同譯

第二十八章

路中沙克司狂奔匪徒追猶巨惡物耶爾吾君得汝者將立折爾項語時尙背倭利物遂置此孺子於膝少休則回首顧追者然天色沈黑亦不之辨但聞追者狂呼於後而村狗亦四應而噪而託貝已先行而去沙克司曰汝無膽胡不待我託貝聞呼立止防其出槍狙擊沙克司曰汝歸爲我助鼻孺子託貝不悅則徐步就沙克司沙克司曰汝胡不前即寘倭利物於涸溝之內出手槍言曰汝敢戲我我將贈爾以此然追者已近沙克司迴首已見有人越籬落而進兩大狗爲道託貝曰沙克司已矣且讓孺子自全其命語已復奔自計受沙克司不必命中之槍勝於爲追騎之所得沙克司倉皇以領巾覆倭利物縱身出籬而逃時追者之後勁有人呼狗曰歸矣

勿迹窮寇。此狗亦憚。行聞呼。卽返。追者可三人。聚而商議。三者皆肥。其最肥者言曰。我之命令不如歸也。其次肥者言曰。旣密司忒極而司爲是律令。吾當力贊其美。喘息中極鞠躬示敬。蓋天下懾服於人之人。匪不恭也。其第三人曰。我亦不敢自豎一議。次肥者曰。然吾輩自宜聽命密司忒極而司之言。烏敢不承語時。齒震震有聲。極而司曰。白立忒而汝恐乎。白立忒而曰。吾何敢恐。極而司曰。汝恐無疑。白立忒而曰。密司忒極而司妄矣。極而司曰。汝言不恐。卽亦妄語。此二人之爭。挑釁者實爲極而司。極而司之挑釁者。蓋出令而不自承。恨二人委責其身。故怒而挑釁。惟此第三人忽發一語。爭端遂釋。言曰。二君勿爭實則。三人均恐也。然三人中極而司之顏色最慘。白及聞第三人言。則曰。汝言殆白文其過。第三人曰。我固恐。凡人當此身與盜格。惡能不懾。我直自承不諱。白立忒而亦曰。我今亦自承。第不能衝口而發耳。自此二人咸自檢舉。極而司亦曰。吾亦良肖。二君於是。三人前愴盡釋。緩步而歸。道中極而司曰。吾初起時。胡以膽力翹壯。殆血熱也。當時吾幾欲得盜而致之死。二人同聲曰。

吾亦云然。今茲熱血靜矣。故怯。三人復議曰。胡以膽力之猝起。猝落。乃不知其故。極而司曰。或近籬。次熱血始退。吾但覺一近籬。扉熱血已猝然而冷。此二人亦曰。此語正同。吾二人亦咸如是。三人既議爲籬所沮。心同意合。外史氏曰。三人之言當也。其始未見盜。故雄近籬。知盜所在。故怯。常理也。此三人中。前二人爲開門縱槍之人。第三人則爲補缸之匠。依其字下。聞呼起助捉賊。極而司爲此巨室老命婦紀綱之僕。白立忒而則爲下走之傭。自少已至命婦之家。舉家至今仍以爲禱。實則白立忒而爲年三十矣。此時三人堅聚而行。故揚其聲以警盜。每遇風撼林葉。則必狼顧。既至大樹之下。取燈以執燈而行。防此劇盜循燈影而縱其槍。故置燈以免禍。及既獲燈。遂卽趣步而歸。時夜將垂。明寒威逾重。霧氣出諸地。中厚如廚煙。草上皆涵宿雨。道中窪地積水盈尺。倭利物臥溝中。知覺盡泯。如死。東方既明。夜中黑積。至是已開明。辨其爲植物。而雨脚尙淋漓不止。爭落此創兒之身。仍瞑然無覺。已而發聲而呻。左腕爲一領巾所裹。其重如鉛。而血漬已透裏巾以外。顧體羸乃不能起坐。既坐則四

圍空曠。不期而覺其痛。既冷且疲。骨節無處不顫。思欲起立。則又僵仆。仆時復昏。心中尙微覺計非自力而行。必死。於是決無人知。乃極力自支而起。首暈如洪。醉方顛。跌間不辨所嚮。而前幸雨盛。平其腦熱。遂不更暈。張目一望。有夏屋巋然在其前。思徑前陳請。或得主人垂憐。卽死弗懟。然死於有人之地。或不飽狗腹。遂努力前。既近此屋。又似曾相識者。尙能憶其大略。更觀其門。及其草地。即宵來行竊之地。則大驚。竟忘其痛。思遯。顧立且莫穩。矧乃逃耶。遂推花園之門而入。行經草場。上其臺階。以指微叩其扉。身力已盡。遂暈於階上。尙以背倚柱未仆。正於此時。極而司及白立忒。而與補缸者。以昨夕勞瘁。方以酒自勞於厨次。極而司貴重。初不飲。此厨間然蒙槍火。而追強盜生死同之。則不能不降格而從衆。於是獨踞一榻。專饗鱸火於罏前。一手指揮盜狀。以饜衆目聽者之中。厨娘小婢尤爲注意。極而司曰。爲時可二句半。近三句鐘間。吾醒而欠伸。忽聞有異聲。語至此。厨娘色變。命侍婢閉關。婢卽呼白立忒。而白立忒而則轉命補缸。補缸者僞爲不聞。極而司曰。吾乍聞其聲。以爲幻想。方欲

更寐。厥聲又作。至清晰。廚娘曰。其聲何若。極而司曰。四顧曰。似有物炸裂。白立忒。而非也。似杵臼相觸。作搗物聲。極而司曰。汝所聞尙後。我初聞之。直炸裂聲。此聲既聞。吾遂揭被而靜聽。廚娘及侍婢咸失色。呼上帝。遂移榻相擠而坐。極而司曰。吾聞聲後。遂往醒白立忒。而此蓋吾之天良。防白立忒而睡中爲盜所戕。刀下自左及右。咽喉斷矣。語至此。衆皆引目視白立忒。而顏色盡變。極而司語時。卽迴手揭其案。羈曰。吾力掀。吾被微步下榻。趣穿一句語。忽突止。兩手作納袴狀。白立忒而曰。汝留意。是間有女人。極而司曰。吾著靴耳。張目怒視曰。著靴何害之有。於是吾執槍。至於儲酒之室。且語白立忒。而曰。汝勿懼。爲盜所殺。正自難言。然此心宜有把握。廚娘曰。白立忒而恐耶。極而司曰。彼堅定之力。良如我侍婢曰。吾於此時。但有震怖而死。白立忒而曰。爾爲女流。又當別論。極而司曰。女子安有膽。吾輩丈夫。即復奚畏。立時取黑燈。摸索而前。語至此。作摸索形。示廚娘及侍婢等。方作勢行數步。卽突然歸坐。衆皆失色。廚娘及侍婢幾失聲。而號極而司神定。言曰。外間有人敲門。孰往啟者。一時乃無。

一應極而司四顧人人皆失色則沈吟言曰奇哉侵晨安有敵吾門者然此門必當往啟汝輩曾否違我命令語時以目視白立忒而欲令之行白立忒而本極謙恭以爲必不勝此大任乃僞爲無聞不卽答極而司轉眼觀補缸者補缸者立時鼾睡其下厨娘侍婢尤戰慄無人色極而司言曰以我決之白立忒而爲前鋒以我威望爲之後勁補缸者立醒曰我願爲殿大事議定而白立忒而在義莫逃然猶先啟厨房之窗知爲光天之下非強盜出沒之時衆心大定則列隊出地窖嗾二狗爲前敵厨娘侍婢以衆行無伴亦隨行極而司忽出兵謀言曰吾輩當抗聲而言使衆聲雜動令門外聞之知此中有人在尙有疑兵之計則力招狗尾令狗狂噪以助勢防務已周極而司則堅握補缸之臂在極而司自解則防補缸者潛逃始發開門之令白立忒而遵令啟關人人爭舉目出白立忒而肩上下外覷盜蹤渺然但見一瘦童似病似餒倚柱欲暈張口乞哀極而司曰童子也立奮其勇氣推翻白立忒而闖然排衆人而出一見卽曰白立忒而試進觀此童子亦識之否白立忒而本伏於扉後此時

亦出見而大呼。於是爭執此童入門。臥於地上。極而司登樓呼曰：馬丹奴子，已得一賊。實我以槍中其臂。白立忒而繼言曰：提燈者我也。厨娘侍婢已先行言極而司已獲一巨盜補缸者。方以水漿灌此受創之賊。防其未伏法而已。就死。正於紛撓間。聞樓頭有嬌柔之聲。呼曰：極而司。極而司即曰：老奴在此。密斯何事者。幸勿懼。奴子未被創也。吾力且足以捍盜。聞樓上女子曰：汝勿叫囂。乃令吾叔母聞聲若遇盜矣。究竟所獲盜被創如何。白立忒而曰：防其垂死。密斯能下樓一觀其狀否。密斯曰：汝仍勿囂。我將告老人。但聞小蠻靴聲入樓心。少須仍近樓闌。傳語曰：主母命汝扶盜入極而司室。善將護其人。白立忒而趣以馬赴吉德西延醫生。並挾一巡捕至此。白立忒而曰：密斯得一臨觀亦佳。密斯曰：吾不欲觀其創。極而司汝必善視其人。極而司應諾。遂扶倭利物登樓入其室。

第二十九章

此夏屋頗精潔。惟陳設咸近古致。其中兩女人同飯。餚核頗精。極而司衣純黑之衣。

侍側一手納諸衣囊。挺然特立。蓋自命爲綱紀之首領。風概凜然。二女人中一已年老。坐於直背之榻。此榻背之勁直。似未必能逾老命婦之腰膂。衣服周整。在舊式中少參以時世之服。眼光四照。則專注此對坐之女郎。此女郎之貌。正交初春以後。去穉齒而趨妙年。凡女子當如此芳齡。苟安琪兒。臨凡則必附神於此等。人之軀殼。年甫十七。想上帝手造此人。時定以細膩溫柔之模用而範之。旣媚且美。雅麗無匹。此世界中或不足以容其人。卽世界中人亦不足爲彼伴侶。目中靈光。腦中靈氣。直越恆人萬倍。旣非妙年所應有之聰明。尤無濁世所偶同之比。並而眉稜眼角。絕世丰神。恆示人以親愛之狀。則又似足以宜人室家者。今在老人之前。料量食品。偶爾凝眸。見老人凝神盼注。則掀其覆額螺旋之髮。被之背上。微笑向老人。此一微嘖。苟非人世福人。則萬萬不能寓目矣。老人曰。白立忒而去。逾一句鐘外矣。極而司出表言曰。已一點十二分矣。老人曰。彼行類如此。極而司曰。此孺子良儒。緩不及事。老人曰。較彼雖年。尤極紆徐。無復精神。女郎微笑言曰。此子苟遇其伴。相將而談笑。大足誤。

主家事。令人憎極。而司方欲更言。已聞門外有雙輪之車。停於牆西。車停後。有胖人下車。一入門。卽已登樓。極而司方欲啟關。而胖人已入扉斗。啟觸極。而司幾仰翻。於後。一進門。卽曰。密昔司麥烈。此事胡來。乃從黑夜中捉賊。殊覺駭人。聽聞語已。方與二人引手爲禮。卽移榻踞坐。始問晨安。且曰。馬丹輩聞賊。必震恐失次矣。胡以得賊時。不先延我。我家有臧獲。卽可赴援。此事原足以取助於鄉里者。此乃出人意料。賊來。乃未聞在夜午之時。外史氏曰。此醫生乃大不以大盜以黑夜入人家爲然。在醫生之意。盜當先數日。以柬告主人。定以日中行劫耳。此時醫生謂女郎曰。密斯羅斯。汝曾被驚恐乎。羅斯曰。此意中事。惟吾叔母意欲延先生爲治。一被創之賊。今尙在吾樓中也。醫生愕曰。得賊矣。願極而司曰。此綱紀之功也。極而司方收食具。卽謙讓曰。此特微勞。意醫生必有獎勵之言。願乃寂然。極而司不悅。醫生曰。極而司賊安在。引我視之。告老人曰。密昔司麥烈。吾視創者後當更來。且行且言曰。賊乃從窗間入耶。是又安料其至此。遂從極而司入室。外史氏曰。吾宜告讀者。此醫生洛司朋。其

肥也。殆中心喜悅而肥。非謂得利多。心廣而體胖。然尙長厚。惟有奇癖爲此間五英里中徧覓。皆不得其偶者也。此時入室理創。自車中出藥箱而掣鈴之聲。續續不絕。奴斷亦無停趾。足令人見之。凡治人之道。其事甚煩瑣。非復易易。已而醫生進。老人及女郎問狀。醫生未卽答。少須言曰。事奇。創者亦奇。老人曰。得毋有性命之虞。醫生曰。言死者亦足以死。以我觀之亦足以不死。實則密昔司曾見賊乎。麥烈曰。未也。醫生曰。綱紀曾語密昔司以賊之狀態。及年鬢乎。麥烈曰。未也。極而司曰。馬丹奴子。剛欲言賊狀。先生適來。故未之言。讀吾書當知極。而司之焦灼固自有由。以初敍戰功。不言得一孺子。妨言之於一身之勇名。有礙故少停其消息。不於露布中宣之。借此小時爲英雄伸眉之地。麥烈曰。羅斯欲觀大盜之猛狀。老身不聽之往。妨駭此嬌弱之質。醫生曰。盜焉足震。果欲觀者。鄙人引密昔司往觀之。老人曰。若非觀不可者。吾膽力亦弱。不若面此兇人。醫生曰。鄙人敢力任密昔斯之不恐。因曰。密斯羅斯。吾挾汝行。永永無怖也。

第三十章

醫生挾羅斯赴盜所。口中尙時時慰羅斯以勿恐。既至啟關言曰。彼雖亂髮鬚。然爲狀不足恐人也。今且少立。吾先入觀其睡醒。勿令彼驚怖。遂入掀其幔。招呼引女耶入。羅斯既入。則是中不見有黑鬚獠牙之人。但見臥一總角之兒。細審其狀。似痛似疲。則已昏憊如醉。受創之臂。裹而置之胸口。其一臂則曲而代枕。髮四散。似未就理者。醫生少遠立。羅斯坐其榻前。以手分其髮。不期淚濕。倭利物頰上。倭利物頰中。爲淚沾濕。微動而笑。似夢中遇安琪兒爲之消災去障。驀然而喜者。老人曰。此又何故。詎此可憐之兒。亦大盜儔侶耶。醫生太息曰。醜類蓄螫心。當不能以壯弱定其善否。羅斯曰。固有是理。惟此兒似非醜類。以年事不及也。醫生復太息曰。姑娘聽之。犯罪猶之就死。無別壽夭。往往趣尋孱弱之人。羅斯曰。先生之言。據理言也。惟此孺子之狀。先生即信出之中心。甘爲挾篋之盜乎。醫生搖首曰。正自難言。今勿在是間。遂延二人入複室坐。羅斯曰。即使其不善。吾觀其人必無父母。且無教育。爲僉壬。

所迫而然。非復中心之所樂。謂老人曰。請叔母體上帝之心。勿令官中人得之。入官必決無生理。且吾之幸依叔母。竟不自知爲無怙無恃之人。果非叔母仁慈。安知我老弱者。不至於落溷。今請叔母以愛我之心。憐此我弱。勿令官中人得之。語已而哭。老人則直抱之懷中。言曰。孺子。汝乃以老身忍傷此人。一毫髮耶。羅斯曰。我何嘗謂叔母之有是心。老人曰。老身年鬢已高。去死爲近。但求天主之賜仁慈於我。亦猶我今日之賜仁慈於人。惟救之當用何術。醫生曰。容我思之。納手囊中。前後趨步。忽閉目曰。得之既而又曰。不可。既乃言曰。密昔司能容我。嚴斥此兩綱紀。令其遲疑。則孺子免罪矣。吾亦知極而司多年之僕。御不忍指斥其短。然事後言之。亦足消釋密昔司其允我耶。密昔司麥烈曰。能救此兒。吾亦允汝。惟有他法者。尙以他法爲良。醫生曰。無之。羅斯曰。吾叔母許爾矣。惟先生勿太凌暴此二舊僕。醫生曰。密斯殆謂世人舍密斯外。皆險暴之人矣。吾思他日有求婚之人。密斯或亦不忍以仁慈之心。謝絕之。恨我年老不爾。亦或幸乞密斯之憐。羅斯色頰即曰。先生亦類孺子之言。如白

立忒而者。醫生大笑。笑已言曰。今當更論孺子事。大抵不久當醒。醒時當仔細詰其生平。惟吾細詰時。密昔司當即而聽之。果惡心出之於己。則老夫亦決聽之不筭。令其赴鞠。羅斯曰。此着請叔母勿許。先生醫生亦曰。叔母必許。不許者我即不承。羅斯曰。吾意決信其不爲惡。醫生曰。旣信其不爲惡。則老夫之言何謬。於是如醫生言。靜待其醒。衆以爲去醒無幾時。顧乃延候四句鐘。仍弗醒。至於黃昏。醫生始告老人。可以臨質。且言孺子流血多似弱。然此孺子似欲有言。不知竟聽之言。或蘇其鬱。於是倭利物述前後之事。或斷或續。以痛楚問之。不能徑直。而竟其語。三人聞倭利物微聲。訴枉爲之哀憫。無已。於是力勸其息。不令更語。是夕。倭利物濃睡極穩。貼醫生聞倭利物言。拭淚不已。止彼母女勿悲。遂下樓入廚次。尋極而司。見男女雜坐。巡捕亦在其內。巡捕偉碩而被酒。男女集談。仍述昨夕之事。極而司方得意間。醫生已入。衆起迎。醫生令坐。極而司曰。吾主母賜酒旌功。吾亦不願獨飲。乃與彼輩共坐。此創盜何如矣。醫生曰。幸無恙。惟此事汝輩乃大誤。極而司曰。彼死耶。果知其死。吾何爲縱。

槍以槍斃一兒童於中心滋歎。醫生曰：匪爲是也。吾問汝曾否爲基督教人。極而司失色。言曰：是也。醫生顧白立忒而曰：汝何爲者。白立忒而穽然曰：上帝振我靈魂。我與極而司宗教同也。醫生曰：旣爲教門中人。請爾立誓。此孺子果否爲昨宵越窗之賊。二人相顧無言。誓生曰：巡捕靜聽綱紀之言。此事乃大有關係。巡捕點首倚行杖傾耳以聽。醫生曰：世界而目之同者多矣。巡捕曰：然。語後大噎且嗽。以酒入氣。筦肺不能容。故大嗽不止。醫生曰：此間爲夜中遇盜。二人在燈光中見一孺子之影。心荒意亂。益以槍煙如何了了。乃今晨卽有一童至此門外。臂上有創。此二人卽指爲宵來之賊。吾今試問此事。能必其卽爲是人耶。巡捕點首曰：於律意未合。醫生又語二人曰：汝輩能立誓以指實其人乎。白立忒而視極而司。極而司視白立忒而衆皆傾耳聽。其答詞而門外車聲復至。白立忒而卽亂以他語曰：車至矣。醫生曰：誰耶。白立忒而曰：今晨密司忒極而司命我延官中人至也。醫生曰：確耶。白立忒而曰：確。晨來延彼。迨晚始來。醫生曰：汝輩爲之耶。已矣已矣。遂出。

第三十一章

白立忒而以手護燭開門外盼。發問爲誰。門外人曰。吾爲官中人。府中以人延我。茲我來矣。白立忒而知爲官人。則大闢其扉。見一胖人。衣外衣。瞻視非凡。而進既進。卽拭其靴。令淨。意態蕭閒。少須問白立忒而曰。孺子若家有廐否。且先息吾車。秣吾馬。白立忒而曰。有示之以廐。其人外出。合二人之力。引車入廐。白立忒而以燭佐其行事。既而引入客堂。二人去外衣。置其冠。第一人可五十歲。中材之軀。圓而短髻。二目耿耿有光。其同伴則赤髮而瘦。着高筭之靴。鷹鼻而貌醜。可怖。胖人謂白立忒而曰。汝告主人。白拉德司及德夫咸戾此矣。語已出其錄。賓諸几上。此時醫生引麥烈及羅斯入。欺客。麾白立忒而令出。語二公人曰。此爲屋之主婦。白拉德司與麥烈鞠躬。麥烈延坐。胖人既坐。示意亦令德夫同坐。德夫者似出下流。一蒞故家。則坐立咸不知所可。卽以行杖納諸口中。吮之不已。胖人語醫生曰。請先生述宵來行劫之原委。醫生則故延宕其時。語甚紆緩。曲折。此二官人傾耳以聽。咸作色各自詡其聽斷。

之長。彼此點首。作領悟狀。醫生語已。胖人曰。尙須容我一觀。方可窮賊所至。但聞爾言。足知此賊非村間之人。德夫以爲何如。德夫亦曰。決非村人。胖人曰。先生所知。僅如是他不之知矣。醫生曰。然。胖人曰。尊紀來言。尙有一童子。亦涉於此案。確乎。醫生曰。此間幹僕。誤以病兒爲賊。實則非是。德夫曰。即使爲賊。一童子亦易爲力。胖人。手弄鐵鐐曰。然。但此童子何名。曾自言來。歷否。可爲鄙人言之。醫生曰。彼之事實。我乃了了。惟與此案無涉。徐更言之。今當先觀大盜入門之處。胖人曰。先觀賊之來路。然後更詰家人。此吾官中人步驟也。於是家人執燈。胖人德夫合村中巡捕。同入簡閱。先觀門中。然後出諸門外。入首窗中。一一相度。又取蠟細辨百葉窗破處。更以燈照地上。足迹更取鐵杵分草徑而辨。百事都已。復詳叩極。而司諸人追賊情迹。第二人敘述賊蹤。彼此齟齬。初不符合。問已二人。入空屋。彼此互商。方商酌時。醫生頗焦悚。若不自聊。麥烈及羅斯亦頗憂煩。醫生忽謂此二人曰。吾不能以術出此兒。羅斯曰。果此二官人。知此子爲迫脅而來。而亦不能加以重咎。醫生搖首曰。此胡敢定。官

中知執法而已。胡能曲徇。況前此爲徒時。曾逃避於外。即使能言。而官人亦弗之信。又將如何。羅斯曰。先生當信其言。醫生曰。此亦奇事。我固信之。或我老悖使然。惟此二官人。何由得信。羅斯曰。既足取信於我。毋不見信於人。醫生笑曰。女公子汝詰我。酷矣。試思官中人聞孺子言。既得確據。則凡其可原者。悉屏勿問。適倭利物所言。謂居賊中久。又言曾爲巡捕所得。而賊窠所在。又不辨其名。此非讐言耶。至最後始來吾家。謂與二人同來。偏之入戶。敢關自承。將大呼起事。主顧未發聲。已中鎗彈。綜觀前後。竟無可毫髮解免者。女公子尙不審其可危耶。羅斯曰。先生言當然。以我私意。料之謂此子夙心爲盜。我決不忍。醫生曰。後來命婦及閨秀。決事但決一偏。不曾統籌全局。語後納手囊中。自行屋中。較前尤有憂色。已而曰。吾愈思愈不當。令此童子自陳。陳之亦決不信。即使見執官中。後此縱獲自辯。然已陷入科網。外間已呼之爲小賊。則與我輩救護之初心。不其戾耶。羅斯曰。此如何了。此蠢奴胡得遽鳴官府。二公人若不來。吾輩之事。何至遽梗。醫生曰。我亦不解。我意亦決不赴懇官中。今僅能

決計謂此子方病熱。不能與人交言。此事吾醫生固有權力。且緩此獄。後乃更圖。若
 終不能救護。僅能付之造化。此時有叩扉聲。醫生曰。入之。胖人及德夫進。迴閉其扉。
 言曰。此案殊無內應。君家綱紀均忠篤人。麥烈曰。吾初未嘗疑及臧獲。胖人曰。內應
 之事。常見於公牘。不能以主人崇信。遂舍弗問。德夫曰。正惟過信。廝走而弊竇。即萌
 於是間。胖人曰。吾細審此賊。必自城中來。爲技甚高。德夫曰。行事甚工。胖人曰。來時
 必二人。佐以一童子。但觀窗竇。已知汝云樓上有一童子。能否容我一觀。麥烈及羅
 斯甚遲疑。醫生曰。公人自遠道來。禮宜供釀。羅斯曰。然當即陳杯。胖人曰。甚擾女
 公子。因以手自拭其脣。口天氣甚乾。而吾之爲此役。又至疲。今勿煩擾。何酒均可。羅
 斯自至。儲酒之櫥。醫生即隨其後。醫生問胖人曰。公差所嗜何品。胖人曰。稍冽。爲佳。
 自倫敦到此。冒奇寒。得酒當解酒杯。既陳。胖人把酒自言曰。主婦聽之。吾自供役以
 來。似今日之事。所經夥矣。德夫曰。白拉德司。昔者愛德孟被盜。不與此同耶。胖人曰。
 然。彼事即康格爲之。德夫曰。汝終疑彼。此事與彼決無牽涉。胖人曰。汝何知。吾較爾

閱歷深矣。羅斯聞言，卽曰：「康格者，何人也？」德夫曰：「康格，酒家也。遂歷言康格事，辨其無罪。於是飲酒至夥。」醫生曰：「請登樓視此童子。」胖人曰：「可。於是二人隨醫生登樓。極而司執燈高照，倭利物尙懣懣。觀之，果似熱病。極而司醒之，醫生扶之起。倭利物視此公人，不審何作狀。尙昏沈。」醫生曰：「卽爲此兒。彼在近處爲遊人汽槍所中。吾家賊獲得之，以爲卽宵人之徒。此卽彼人所爲者。則以手指極而司。」公人同視極而司。極而司媿不可仰。醫生卽曰：「此非汝所爲乎？」極而司格格言曰：「吾初以爲卽此人耳。不爾，胡必自門外擒之？」以入胖人曰：「汝以此子爲何種？」入極而司曰：「吾直以爲賊。徒以是夜確見有一童子入室。」胖人曰：「今汝意如何？」尙以爲賊。否極而司曰：「吾不敢立誓決其爲賊。」胖人曰：「汝自籌度其狀類否？」極而司曰：「吾亦不能更思大致，似非此兒。」胖人曰：「此人得毋洪醉前後，乃相齟齬？」德夫曰：「汝胡憤憤？」爾此時醫生僞爲倭利物切脈，忽起言曰：「二君果更有所問，請入複室。」更令白立忒而詰之。二人遂出，呼白立忒而入，問白立忒而尤顛倒錯謬，滔滔不絕。乃一無機緒可尋。且曰：「密司忒極而」

司言然我亦云然。今澄心思之亦弗似也。胖人復問極而司縱槍時曾中此入室小盜否。更驗前槍則但有火藥無有彈子。於是衆皆曰此槍有藥無彈何由中人遂譁然不以爲實實則膛中之彈預爲醫生所取極而司愕然莫解其故既而思之此亦佳事吾未嘗以槍死人上帝或不見誅遂亦自承其謬。此二公人知不涉童子事乃不問倭利物興辭而去。明日二人聞金司登獲二人並一童大類此間事遂清晨赴金司登更詢則但盜村間之草初非大盜以律言之但得小監禁證之以盜蹤都無實證亦不能以大盜目之久之仍不得盜官中乃令麥烈及醫生具牘保此童子非盜事遂寢倭利物自是日起長住麥烈家主人待之至厚病亦日愈矣。

第三十二章

倭利物之病初亦甚劇既受彈就醫少晚流血逾常度且夜臥雨中積而成瘡寒熱可數禮拜不退瘦乃骨立又更數禮拜漸能起立見麥烈及羅斯則涕泣鳴謝且言病軀少間自請效奴厮之役用酬高天厚地之德且自慶爲莫大之福一日以此語

語。羅。斯。曰。傷。哉。汝。且。勿。急。報。我。之。日。方。長。吾。叔。母。將。赴。別。墅。欲。以。爾。偕。行。今。方。春。初。村。間。風。物。殊。美。野。花。亂。開。爾。以。新。愈。之。身。當。日。有。起。色。俟。汝。能。任。勞。時。我。將。以。事。託。爾。倭。利。物。曰。何。名。爲。勞。幸。能。爲。女。公。子。澆。花。飼。鳥。及。趨。走。之。役。卽。短。吾。年。吾。亦。甘。之。女。曰。汝。胡。作。此。語。汝。但。蓄。此。心。已。足。悅。我。倭。利。物。曰。仁。哉。女。公。子。也。女。曰。吾。叔。母。能。救。汝。出。險。以。爲。生。平。稱。意。之。事。爲。樂。已。極。胡。求。報。爲。若。被。救。者。能。爲。感。謝。之。言。則。尤。樂。汝。亦。省。吾。言。乎。倭。利。物。曰。吾。甚。感。夫。人。盛。德。惟。尙。有。不。能。自。安。者。女。曰。不。安。者。云。何。曰。卽。所。云。白。龍。路。先。生。家。之。老。媪。媪。愛。我。我。乃。背。之。滋。非。祥。也。女。曰。汝。且。勿。憂。醫。生。言。待。爾。愈。時。將。攜。爾。赴。舊。恩。家。面。此。媪。倭。利。物。樂。極。而。駭。曰。確。耶。果。孺。子。能。更。面。舊。恩。之。人。則。生。平。倖。福。甯。可。言。者。逾。數。時。倭。利。物。病。愈。一。日。醫。生。卽。引。倭。利。物。以。小。車。往。見。白。龍。路。車。及。吉。德。西。橋。次。倭。利。物。變。色。醫。生。曰。汝。何。見。者。倭。利。物。自。車。箱。中。指。曰。卽。此。屋。中。醫。生。曰。此。屋。何。爲。御。者。停。車。向。此。屋。又。問。倭。利。物。曰。屋。中。何。事。倭。利。物。曰。賊。卽。在。中。醫。生。曰。確。耶。我。出。視。之。車。尙。未。停。則。已。飛。躍。而。下。以。足。蹴。門。門。

中。有。駝。背。者。啟。關。言。曰。何。事。醫。生。卽。禽。其。領。曰。行。劫。耳。尙。云。何。事。駝。背。怒。曰。豈。但。行。
 劫。直。謀。殺。矣。如。汝。之。洵。洵。何。爲。又。何。爲。禽。我。弗。釋。醫。生。曰。沙。克。司。安。在。汝。非。同。類。耶。
 駝。背。者。大。異。且。怒。力。脫。醫。生。之。手。向。內。而。趨。肆。罵。不。已。方。欲。閉。關。醫。生。已。跨。門。而。入。
 引。目。四。矚。其。中。乃。一。空。屋。倭。利。物。言。尙。有。櫥。今。乃。並。櫥。而。無。之。駝。背。自。旁。凝。視。言。曰。
 汝。突。如。其。來。其。意。爲。何。劫。耶。謀。殺。耶。趣。言。之。醫。生。曰。汝。曾。聞。天。下。有。人。欲。謀。殺。人。乃。
 白。日。以。車。來。耶。駝。背。曰。然。則。何。爲。洵。洵。汝。不。行。者。我。將。開。罪。於。爾。矣。醫。生。曰。我。欲。行。
 則。行。復。人。夾。室。周。視。仍。與。倭。利。物。所。言。一。無。所。似。遂。出。言。曰。吾。今。日。雖。不。得。據。必。有。
 一。日。得。爾。實。迹。駝。背。曰。待。爾。所。爲。以。何。時。至。我。請。恭。候。我。獨。居。二。十。五。年。有。風。人。之。
 名。焉。懼。汝。者。然。我。亦。不。能。聽。汝。游。行。自。在。語。已。進。擒。醫。生。醫。生。自。思。得。母。孺。子。誤。耶。
 因。出。一。金。錢。擲。與。駝。背。者。曰。汝。勿。聲。汝。得。酒。資。矣。遂。出。駝。背。仍。逐。出。門。外。咒。醫。生。不。
 已。醫。生。登。車。駝。背。且。至。車。旁。視。倭。利。物。眼。中。恨。恨。直。欲。甘。心。於。倭。利。物。倭。利。物。後。此。
 乃。永。永。不。忘。此。駝。背。者。之。眼。光。駝。背。仍。肆。詈。至。於。車。行。醫。生。迴。顧。尙。見。指。天。咒。地。頓。

足不已。醫生自知冒昧。則亦無言。久乃曰。倭利物汝在屋中時。曾見有是人否。倭利物曰。無之。醫生無言。旋曰。我終愚騃。縱使賊在我。無寸鐵。進且無繼。何能取賊。卽有助力之人。得沙克司。則前此愚人之事。又暴之於衆。彼此印證。則余爲賊。包荒之事。不發覺。而呈露耶。此真余冒昧之報矣。外史氏曰。此醫生平生咸冒昧。乃不逢非幸。轉無人不稱爲善人。今日爲駝背者所辱。頗怏怏。頗恨倭利物無實。亦疑倭利物妄言。後乃見倭利物坦然如恆。則又悔其冒昧。謂賊已滅迹。與此童子無尤也。白龍路居址。倭利物所知。車遂直抵其處。車至街上時。倭利物心躍躍而動。醫生曰。白氏所居安在。倭利物自車中指曰。願車趣前。吾手顫矣。醫生拊其肩曰。汝勿促促。少須面。恩人矣。彼苟見爾。亦且大喜。倭利物曰。主人之見待。詎可言宣。迨車旣至。則柴扉雙闔。再覓終不得。白氏居。倭利物哭。然見門上有賃條。醫生曰。問之鄰家。或得之。乃叩鄰家問。白龍路遷徙之地。門者曰。弗知。當問之主人。少須出。曰。白龍路於前六禮拜。赴西印度矣。倭利物噤然灰心。至於極地。醫生曰。彼家人亦行乎。曰。然。彼舉家皆出。

卽其平日過從之朋友亦與偕行。醫生趣御者曰：歸。倭利物曰：既不得主人白龍路，彼書肆主人亦有舊恩。先生能容我一往否？醫生曰：孺子遇失意事，乃猶銳進乎？吾生平每遇失意事，一之謂甚，不欲更覩大凡人交蹇運而所訪之人，或死或屋燼於火，正未定不如歸也。倭利物無言，遂同醫生歸。倭利物雖在極樂之中，然不遇白龍路，意趣都泯，心怏怏不已。以此事在病中冀望甚深，既至復失中心之痛，痛乃逾恆。且今日之行不獲直面，人卽欲明心迹，亦有不得滄波人遠情懷，如何得達而主人心鏡中不仍映一賊形而去耶？果使此生莫遇，則蓋棺之後，此恥仍不得滌。然新主之恩較之舊恩，如一更半月，天氣已暄，濃花蓓蕾綠陰漸成，麥烈遂攜家人及倭利物赴別墅，舉家中重寶寄之銀行，命極而司合一人司家。麥烈羅斯攜倭利物赴別墅，夫以倭利物生少不見天日之人，今日乃置諸水木明瑟花竹便娟晴風朗旭之中，其樂又何極者！目之所接，身之所宅，均平安在春氣沖融間。倭利物至此似別生一世界，別墅牆上亂綠交織多金，銀花薔薇之屬，香氣翕勃，動人園中空氣。至

清。薦。蘿。搖。綠。於。野。樹。之。上。近。處。有。墳。初。無。華。表。碑。碣。之。屬。土。饅。頭。羅。列。於。芳。草。之。上。苔。紋。滿。矣。倭。利。物。常。至。是。間。思。其。母。則。伏。地。而。哭。弗。令。人。知。哭。已。仰。天。則。又。謂。其。母。居。於。穹。昊。哀。亦。立。止。於。是。沿。日。尋。樂。似。風。日。亦。爲。此。人。晴。美。迨。晚。主。人。歡。聚。初。無。空。屋。中。之。戒。心。地。非。犴。獄。入。聲。人。耳。亦。非。盜。剽。之。言。咸。有。迎。人。之。善。氣。每。晨。必。至。一。老。人。家。讀。書。老。人。居。禮。拜。堂。之。次。循。循。善。誘。師。弟。乃。親。如。骨。肉。既。得。假。則。隨。主。母。及。女。郎。閒。行。於。村。間。迨。晚。則。備。明。日。之。功。課。別。墅。亦。有。小。室。以。居。倭。利。物。開。窗。繁。花。如。繡。飯。罷。羅。斯。必。調。琴。或。歌。雅。調。倭。利。物。生。平。不。聞。仙。樂。之。音。神。魂。飄。飄。幾。隨。繞。梁。之。音。而。逝。至。禮。拜。日。則。同。至。禮。拜。堂。堂。亦。未。廣。窗。外。一。派。綠。陰。風。過。皆。含。香。氣。村。人。至。而。行。禮。者。衣。雖。弗。華。而。皆。嚴。潔。其。對。越。上。帝。亦。極。誠。切。異。於。城。人。之。疏。縱。夜。中。倭。利。物。必。朗。誦。聖。經。俾。主。母。聞。之。以。示。其。精。進。六。句。鐘。已。起。至。草。地。上。采。花。結。爲。花。球。獻。之。羅。斯。或。陳。諸。餐。席。之。上。尤。有。他。事。則。爲。羅。斯。浴。雀。日。以。爲。常。匆。匆。遂。逾。三。月。此。三。閏。月。中。倭。利。物。匪。特。復。原。而。貌。益。加。豐。實。爲。前。此。所。未。經。之。腴。健。主。婦。女。郎。亦。愛。之。如。

命。蓋此兩善人本極悱惻而倭利物報恩之心尤忠盡不遺餘力一家之人遂團結無間矣。

第三十三章

春花既闌夏令遂屆初來時村間新綠尙未排衙今則荒青老翠彌望無極前此枝葉尙覺扶疏今則繁陰交織不辨間隙卽倭利物亦復改觀如草本之萌長一日薄暮倭利物散步自外而歸月輪初上夜風吹衣飄飄然羅斯出時以乘輿所行漸遠後此麥烈少倦遂徐徐歸墅羅斯旣歸脫冠調琴如常狀先猶淡遠少須漸沈漸澀似有歎歎之聲麥烈曰羅斯汝何爲者羅斯不答按琴愈趣似欲備琴以滌其悲麥烈見狀卽就琴牀視之曰汝哭耶究有何憂羅斯曰叔母我乃不明其所以然麥烈曰病乎女曰非病寒也又言曰少斯或愈幸閉其窗倭利物如言閉窗而羅斯尙欲強爲佳調兩腕已懈遂以兩手掩其面就榻僵臥始大哭麥烈力抱其身言曰吾兒吾乃未見若如是之窘女曰吾始猶力忍今乃不能以狀卜之吾似病矣方女調琴

時尙未上燈。及火至。則女之顏色冷。同白石。丰度雖存。而一種嬌弱不勝之狀。似已懨懨。不可自支。倭利物觀麥烈變色。知事在危迫。然尙鎮定。則亦勉強無敢失次。已而麥烈勸女歸寢。女曰。明日晨興。病當立愈。麥烈扶之登榻。後出視倭利物。倭利物曰。女公子如何。或不沈頓。是或爲夜風所侵。吾見日中尙如恆狀。麥烈搖手止之。遂移榻就隅。陬黑影中默坐。可半小時。少須臾。聲言曰。倭利物。我甚願無意外之事。且我與羅斯相處數年。爲狀至樂。或天厭吾福。故此告然。吾意甚願不至大怫。倭利物曰。老夫人何患之深。麥烈曰。我患彩雲易散。則老身胡以自容。倭利物赫然曰。安有其事。此上帝萬不忍爲。麥烈曰。亞孟然尙扼腕不已。倭利物曰。兩句鐘前。女公子言笑如恆。胡至於此。麥烈曰。以狀觀之。爲病至重。明日或至增劇。嗟夫。吾親愛之。羅斯汝行者。吾將如何。語至此。始大哭。倭利物忍悲而前。力勸老夫人勿悲。言曰。卽爲密斯羅斯者。太夫人亦不應苦其萬全之體。以重密斯之憂。孺子意。密斯盛年而有陰德。老夫人又誠可格天。則上帝必不遽召密斯而去。說時。淚亦簌簌而落。萬不能

忍。麥。烈。撫。摩。倭。利。物。之。頂。曰。孺。子。所。言。固。是。穉。語。然。亦。醒。我。依。託。上。帝。之。心。媪。年。高。傷。心。逾。度。故。每。遇。是。事。神。志。輒。昏。且。以。吾。年。之。高。每。見。嫩。蕊。柔。條。迎。風。先。萎。想。上。帝。至。公。必。取。其。良。善。者。升。諸。清。虛。之。府。較。諸。塵。間。爲。樂。故。上。帝。之。旨。務。在。必。遵。語。後。拭。哭。復。如。前。之。靜。致。倭。利。物。大。異。其。尤。異。者。則。部。署。侍。病。之。事。咸。從。容。若。無。事。焉。

長。履。日。余。

百。無。恐。怖。性。遇。家。人。之。病。輒。慌。忽。如。疑。人。道。憶。先。母。太。孺。人。在。時。遇。此。等。事。額。定。不。醫。部。署。非。非。野。二。十。一。歲。咽。血。傾。盆。家。人。皆。哭。先。孺。人。撫。慰。舒。身。令。定。則。指。麾。厥。獲。執。役。如。平。時。延。醫。處。方。咸。如。常。度。迨。舒。病。起。先。孺。人。始。告。人。曰。吾。若。手。足。無。措。者。實。不。增。病。人。之。恐。耶。恐。之。即。益。其。病。矣。舒。聞。之。泣。不。可。仰。今。譯。是。書。不。期。感。念。亡。親。不。已。蓋。

倭。利。物。年。幼。烏。知。大。人。長。德。有。堅。定。不。搖。之。力。者。是。夜。衆。皆。無。聊。明。日。果。如。老。人。所。料。羅。斯。熱。度。大。煽。麥。烈。語。倭。利。物。曰。此。非。憂。慮。之。時。宜。鎮。靜。以。部。署。病。中。事。此。間。有。書。汝。付。之。郵。局。延。醫。生。洛。斯。朋。至。汝。但。至。村。間。爲。路。可。四。英。里。付。公。車。所。住。之。逆。旅。汝。命。郵。人。以。馬。至。吉。德。西。倭。利。物。無。言。得。書。將。飛。越。而。出。麥。烈。沈。吟。曰。尙。有。一。書。吾。今。宜。發。耶。或。待。羅。斯。病。勢。何。若。乃。更。發。殊。不。能。自。決。倭。利。物。曰。此。書。得。毋。亦。赴。吉。德。西。者。吾。將。挾。之。同。行。麥。烈。無。意。中。竟。付。倭。利。物。倭。利。物。觀。封。面。所。書。則。海。雷。麥。烈。也。

下署某爵帥府中。倭利物亦不審其地。但曰。此書亦付郵政乎。麥烈曰。歸我。俟明日更發。語後出錢付倭利物。償驛馬之費。倭利物得錢。大奔。越小陸行。有時行入麥穗之中。其高可三尺許。繞出隴上。則田人方刈麥。倭利物大奔。及於鎮中。汗出如濯。塵土滿身矣。既至訪逆旅。但見白牆之銀行。紅牆之酒坊。黃牆則市廳也。尋在轉折處。有厦屋以綠漆寫喬治皇帝御容。知爲逆旅。遂入。遇一小子。方假寐於門次。卽一一與之語。小子則告之御人。御人轉述之肆主。肆主長身而高冠。著長靴。方倚柱剔牙。聞言卽向櫃中覈馬值。倭利物予之。卽命一人轡馬。著號衣。遲可十分鐘。倭利物幾欲以身上馬。寶書而往。已而馬備。肆主以小囊予之。令趣行。馬遂奔騰出村而去。倭利物本卽歸。出門時卽與一人相觸。其人視倭利物曰。汝遇鬼耶。倭利物謝過不遑。以爲心急於歸。不期奉觸。其人仍怒視。則自言曰。此人何爲在是。非有人者。吾立死之矣。倭利物見其眼光四射。則仍鞠躬曰。吾乃無禮。不省先生曾受傷否。其人曰。死孺子。早宜爛矣。胡在此言。已將掙擊之前趣。竟仆然尙摩拳作欲擊狀。倭利物大驚。

入肆求主人緩頰。主人出而引起其人。麾倭利物趣行。倭利物逃而自思。今日胡乃接此兇人。既至遂忘其事。而羅斯之病益重。未及半夜。人已垂暈。村醫已前至。侍之牀前。未嘗遽離。見羅斯病狀。亟稱危險。言苟得愈者。爲幸乃萬狀。是夜倭利物每寢輒醒。既醒必近樓次。竊聽動靜。卽於榻中一聞足音。亦恐噩耗。蓋時之難忍。如囚待決。明知事之無濟。乃坐視不能爲力。卽欲分其痛苦。而亦無益。時已遲明。家人均無聲。竊竊作小語。鄰居知狀。亦恆悵望於門外。婦孺咸搵淚而去。倭利物不敢居家。恆盤旋門外。時時望樓窗不止。至於夜深。醫生洛司朋始至。既見病狀。言曰。如此妙年。如此仙姿。如此善人。竟至於此。希望殊少。可悲也。於是又一夜。陽光復上。此陽光之明燦。若不審此人家之有病。女者。卽野花村樹。仍欣欣向榮。一無所涉。蟲鳥之聲。樂不自禁。而少年之羅斯。正似懨懨待斃。倭利物淚痕滿面。奔至亂墳之中。席地大哭。顧倭利物所履地。鶯聲滑滑。雜以鴉聲。倭利物引領自念。如是韶光。亦死人時候。乎羅斯安得死。卽此三尺斷墳。豈爲藏嬌之地。童子之心。謂死者必老人。若少年。

人初無死者。既聞禮拜堂鐘聲。聲聲不斷。似爲送殯之鐘。少須見一羣人至墓。咸非凶服。則以死者爲殫逝之人。棺後有母隨之而哭。然而陽光如故。鳥聲之樂如故。而死者已矣。倭利物不忍視而歸。道中但思羅斯之恩意。則自咎報恩之未盡。力盼其生。自盡悃悃。顧此來自審初無辜恩之心。而終以爲未盡。讀吾書者。當知吾輩平日之待人。尙須留意。設此一人爲吾至契。吾無狀。忽與失歡。其人不幸歸諸重陰。則何從更起。九原與之謝罪。計惟先事預防。勿爲孟浪可也。倭利物既歸。則見麥烈坐於客堂之上。倭利物見狀大震。謂夫人長日不去病榻。今忽在此。必有凶耗。卽進問病狀。麥烈曰。羅斯睡矣。更醒之時。非立瘳者。卽爲淹忽之期。於是媪及倭利物皇皇然靜坐以俟。餐陳一不之御。盡徹而去。二人但覩日影。積漸移。易至於光力自黃。而紅知將西落。耳中忽聞革靴之聲。似醫生下。二人狂起迎之。醫生入矣。媪作顫聲曰。趣見告羅斯如何。厥聲如呻。醫生曰。馬丹少靜。麥烈曰。嗟夫。吾親愛之孺子。決然無望矣。容老身觀之。醫生曰。不死。上帝仁慈。密斯羅斯尙能延齡爲吾輩之福。麥烈陡踞。

於地立暈。

第三十四章

此消息至佳。當者不復能受。立有此暈。倭利物喜極。亦如受巨棒。立如木偶。不哭不笑。莫知所爲。聞醫生言。幾不知所謂。立奔門外。迎受空氣。腦氣立清。始縱聲哭。哭後心中抑塞。立爲釋然。歸時已暮。博采羣花。編爲花球。備明日陳之。病人樓中正行道間。忽聞有車逐人而至。路狹馬迅。倭利物少避。而過車中。人加睡帽。似曾相識。然車迅。乃不辨其爲何人。少須此睡帽者。自車窗中外盼。令御者停車。大呼曰。倭利物。密斯羅斯如何者。倭利物立奔車次。曰。極而司汝耶。忽見有人推極而司。自伸首於外。問曰。密斯羅斯如何。汝但作簡語爲愈爲否。趣告我。倭利物呼曰。愈多矣。此少年曰。謝上帝。汝言確乎。倭利物曰。確愈。尙未久。前數點鐘。洛司朋先生言。可以無虞。車中少年立下。以手捉倭利物於道旁。曰。汝至確不謬耶。幸勿愚我。倭利物曰。決不奉欺。先生言。密斯羅斯尙能延齡。爲吾輩之福。此吾親聆其語者。此少年以首他願。作

嗚咽聲。倭利物不敢更言。則僞爲看花。此時極而司亦以素巾拭眼淚。而二目已少腫。少年語極而司曰。極而司汝先行。告吾母。言吾已歸。吾當徐行。勿猝驚老母。極而司曰。密司忒海雷尙以車人先行。老僕亦欲徐行。以老僕眼腫爲小奴所見。則後此無有權力足以制伏其人。海雷笑曰。如此亦佳事。今先命車人以行裝歸。汝隨我行可也。惟爾戴睡帽。宜一易。不爾令人觀之。不以爲狂易乎。極而司悲極。忘其爲睡帽。聞言則亟取冠易之。車已先行。三人遂緩步歸。行時。倭利物竊觀此少年。可二十五歲。身爲中材。狀至坦白。英挺舉動安詳。而嚴重。雖與老夫人年歲迥殊。然亦有酷似者。倭利物見狀。決知其爲密昔司。麥烈佳兒矣。迨旣至家。麥烈卽而與語。母子久別相見。皆感動。麥烈曰。海雷。海雷卽小語曰。母何爲不趣。以書示兒。麥烈曰。吾書固就。又思少待醫生決言。始發。海雷曰。如是重事。胡待醫生決言。果羅斯句。又曰。此字。吾殊不忍出諸口。卽母親旣多後悔。兒亦無復終身行樂之日。麥烈曰。果羅斯如爾所言。樂趣已無。卽早至一日。亦有何益。海雷曰。誠然。惟兒所言者。果爾非謂羅斯果能。

至此也。麥烈曰：羅斯之善必得一鍾情之人爲之偶，始可不爾。殊屈其人，故吾之飭爾，歷練於外，俾學成足以自立。然後始無愧爲之儷。故老身始操心，至是令爾勵學。海雷曰：母責望太重，詎兒邇來尙鹵莽，足以貽母之憂耶？麥烈拊肩言曰：孺子，吾謂少年氣盛之人，萬不能脫於鹵莽。果我如爾意之所出，則汝必謂天下事固易。易凡人輕諾者，必寡信。敗約正復難料。況羅斯之母，頗不直於人口。汝慨然論娶其人，一中於人言，汝必不堪。而羅斯經爾譬辱，又焉堪者？海雷頗不懌，誓曰：兒果有是心，則直爲己之小人，且下儕於畜類，豈足匹此玉人？麥烈曰：然則孺子自信堅矣。海雷曰：然。二年以來，無日不籌維此事，覺愈思愈，心契其人，且兒之決言爲行，思之非復一日。母今竊果不兒許者，則直棄擲孺子之生趣。麥烈曰：阿母正防爾年少，故加意防維。正爲孺子後來倡隨之地，今不復詞費矣。海雷曰：兒之得選與否，聽羅斯決之。願母勿嚴拒兒之請。麥烈曰：可。惟當仔細更思。海雷曰：兒思之數年，胡待更思？且亦未中。轅今茲待羅斯病可，卽直據其胸臆。麥烈又曰：可。語次甚不著意。海雷曰：觀母意。

嚮似卽求婚亦將不直於羅斯。詎有他意耶。麥烈曰：初不在。是海雷曰：非是。母胡爲夷猶。或且羅斯意別有屬。麥烈曰：非也。羅斯意中亦必屬汝。惟吾願爾將羅斯出身渺茫處。愚之。羅斯非夢烈之姪女其母叔母者從俗也吾恐羅斯亦將以母節不足示人。將以此拒爾。海雷曰：母言兒乃弗悟。麥烈曰：後當自明。吾亦弗宜將入病榻中省羅斯矣。海雷曰：今夕更當與母言。母許我乎。麥烈曰：一出病所卽到是間。海雷曰：請母示羅斯言兒歸矣。麥烈曰：可。海雷曰：尙欲煩母告羅斯言。吾聞病焦煩。幸使羅斯聞之。麥烈曰：如爾所囑。方二人語時。醫生及倭利物卽在複室。海雷送母登樓。卽入複室。與醫生語。海雷詢問先後病勢。醫生一一揭示。醫生語時。極而司方啟行篋。亦側耳聽醫生述狀。是日午後。衆聚談極樂。海雷雖罷。而醫生議論風生。海雷亦頓忘其罷。倭物生平初未聞。上人議論聞之深。以爲雅趣。殆旣睡。則安樂無極。於是每日晨起。倭利物仍如前狀矣。海雷亦晨起。與倭利物偕出。授以花所。且教之編花之技。海雷每成一花園及球。必令倭利物饋之樓上。而瓶中之花。開窗受光。自樓下觀之。愈形鮮。

黠倭利物。每日進花。見羅斯。雖易新花。而舊花尙不忍撤。則拾而藏之。而病態亦日有起色。倭利物無伴。則專意讀書。覺進境。乃亦不知其所以然。然於此時。竟有所最震恐。及最不及料之事。驀然相值。則魂魄幾爲之震。倭利物所居處。在最下之一層。居諸屋後。倭利物歸時。所溫習舊書地也。室精而陳設亦雅。窗爲方格形。四圍蒼藤下垂。奇馨滿室。窗外爲小園。圍以短籬。籬扉雙闔。籬外細草如氈。一望無極。一日下午夕陽將落。倭利物臨窗讀書。久之而天氣蒸炎。倭利物讀倦。欲寐。然心中猶有知覺。而花香時時仍觸鼻。觀微風動葉。亦似見之。忽覺空氣中似有所塞。似又至猶太人賊窟之中。似法金以手指己身。另與一人語。又似聞法金言。此非其人乎。其人曰。然是間人雜。此孺子於萬鬼中。吾咸能辨之。語極惡劣。倭利物陡醒。面窗一望。大震。幾於不言。不動。此窗口則法金及一生人。其人兇狡無倫。且怒。顧一見猝如電撤。逝矣。然彼此皆覩面。倭利物如逢鬼物。少須跳窗而出。大呼求助。

第三十五章

家人聞聲爭集。見倭利物顏色頓變。以手指門外。但曰：猶太人。猶太人。極而司初不了。海雷夙聞其母言。則已悟及。取木棒言曰：彼何適。倭利物指其所嚮。言曰：吾跳窗稍緩。彼已遠逃。乃不省潛伏何處。海雷曰：必伏溝中。爾輩趣從我。遂縱出短籬。極而司既胖碩。則亦力追。醫生閒行。亦跳越而出。且跌且追。追時問所由來。海雷前望已不見賊。則於溝中覓之。方其覓時。三人皆逐及之。卽以狀語醫生。願乃不之見。並地上足印無之。憑高四望。人蹤渺然。左嚮有小村落。計不能奔迅。卽赴是間。右邊有叢樹。然以時計之。亦必無及。海雷曰：倭利物誤耶。倭利物曰：吾目矚其人。同與公子相對一致也。醫生曰：又一人者爲誰。倭利物曰：此人卽在逆旅中。與之相觸者。海雷曰：汝確見其趨彼間耶。倭利物曰：吾在窗間。見此兇人跳籬而出。猶太人則出自籬扉。及追時已渺。海雷及醫生咸愕然。謂孺子所言。初乃非夢。胡以匿跡如是之速。海雷曰：奇哉。醫生曰：勿論吾輩。卽巡捕至此。亦且無術。顧此四人。尙覓至傍晚始止。海雷尙令極而司至酒肆偵伺。且示肆人以狀。懸賞購此二人。及極而司歸言不得兆。

明日更以人往。仍言不見。海雷尙引倭利物至。鎮上詢訪。終不獲。逾數日。即亦忘懷。不念。正於此時。羅斯已愈。能與家人爲歡。談吐甚樂。然倭利物恆見。母子作耳語。羅斯則微有淚痕。深以爲異。及愈後。醫生告歸。而母子及羅斯狀。乃愈劇。倭利物知有重事。故家人戚戚至此。一日。羅斯居餐房中。飯罷尙枯坐。海雷入移榻近之。曰。羅斯。吾尙有言奉白。想吾所言。汝當知之。卽吾心事。汝亦或知。第吾未敢明示之。爾海雷入時。羅斯色立變。倭利物以爲病後恆有之事。羅斯則側身以手弄盆間花朵。似待海雷發問。海雷曰。吾早欲行。羅斯曰。早行當也。惟此語當恕我。我非不欲。公子甯家者。然以私意言。仍以早行爲當。理海雷曰。汝曾否知我此來。蓋爲惡消息來也。心中蓋有一人。惟恐失之。失此則終身之希望墮矣。羅斯汝知此遭之病在存亡呼吸間乎。語至此。羅斯珠淚已滴於花心。花心受淚。晶瑩如轉明珠。蓋美入之淚。不宜委諸塵埃。故以名花承之。海雷曰。此一人爲安琪兒之化。身上帝正在此欲召不召之時。嗟夫。羅斯吾以爲汝將歸其所。隨凡之原處。詎知仍留紅塵之中。與我且逐日漸有。

起色而我之驚魂走越亦漸漸凝結歸諸吾身且汝病態復蘇凡少愈一寸而吾之眼光卽寸寸隨汝而移汝幸勿以今日之言一如前日之不予以希望令予輾轉不能自遂羅斯仍哭曰我初不言此但願爾趣別此間用途爾前路之功名海雷卽引其手曰羅斯汝乃望我以飛騰我若不得汝心者尙何飛騰之望嗟夫吾親愛之羅斯我之愛爾非一年矣但望遂我微名歸時與卿分之今茲名譽未立宦亦未成但掬此一心貢諸吾之愛暱用爲孤注蓋此心本來屬爾我亦不能不獻羅斯拭淚言曰君平日操行高潔待我以誠又復以愛今既不見棄當聽我之微言海雷曰太抵欲鼓勵我以上達足以爲卿之偶乎羅斯曰否甚欲令公子忘我且非但忘朋友之情且立斬夫婦之愛天下之大多美婦人何所不得吾今願以至忠至誠爲朋友之交情奉報公子語至此掩面復哭海雷曰羅斯之不見答能否告我以狀羅斯曰知之可也欲移易吾意則萬不能得須知吾之不答正關名義匪特關君門望亦以表我真操海雷大驚曰我乃弗解羅斯曰汝尙不自明耶我旣無父母又無期功之親

即受姓亦不審所從來安能冒昧遂我私圖使凡素之女耶縛繫君身使功名弗利且令社會鄙君我自問非辜恩之人何爲使公子淪於不復伸眉之地海雷曰或汝意初不屬我姑以名義句語未已羅斯色頰卽低聲止海雷曰吾無其事並無其心海雷曰既不爲此我責君以心曲胡乃無一詞見報羅斯曰我自問此事果後此不足累君者我決句海雷曰此決字謂決許我耶趣盡言令我心舒泰羅斯亦欲竟言卽復止曰胡必論此傷心之事在我固屬傷心然後此足用以自慰者亦正在今日謂系出寒微竟有公子見愛甯非幸耶海雷出矣更圖相見相見但存友誼今日之聚可云愛之盡期且吾一日無不私祝公子騰達海雷曰更有一言吾心蓋不了了但乞爾以簡明了徹之言報我羅斯曰公子當知爾之前程不至廣大耶君家戚畹咸躋通顯足以爲公子之輔者比比而是吾果自安於貧賤則人亦不舉吾名果欲存攀附之心則吾轉以惡名貢諸吾生身之母令舉世宣暴其短今但一言爲決曰吾姓上有絕大之污吾今但留污於一人之身萬不願令愛我之人亦蒙其辱海雷

長。踞。於。地。言。曰。吾。親。愛。之。羅。斯。吾。至。不。幸。爲。世。右。族。果。吾。爲。無。名。之。人。則。爾。之。視。我。亦。當。不。峻。拒。如。是。矣。請。更。見。告。羅。斯。曰。爾。何。爲。見。迫。至。是。殊。有。乖。於。公。道。海。雷。曰。我。知。爾。答。詞。如。是。然。固。欲。聞。之。汝。不。觀。他。事。但。觀。我。心。之。戀。爾。何。妨。破。格。爲。我。一。言。羅。斯。曰。然。則。告。爾。矣。但。得。爾。門。地。不。如。是。之。高。者。不。至。貽。君。家。以。惡。名。則。亦。甘。爲。公。子。之。助。今。蒙。公。子。青。垂。至。是。吾。心。已。足。若。勢。分。更。可。以。嫁。者。則。何。嘗。不。樂。樂。且。無。藝。語。時。亦。歔。歔。不。止。卽。伸。手。言。曰。吾。淚。禁。之。不。能。今。當。以。別。爲。上。着。吾。行。矣。海。雷。曰。尙。有。一。事。幸。勿。爲。最。後。之。語。更。待。一。年。或。事。勢。變。易。更。與。汝。提。此。議。又。不。果。則。爲。最。後。之。決。不。可。耶。羅。斯。曰。欲。力。變。吾。堅。貞。之。志。又。何。能。者。語。已。而。笑。顏。色。至。慘。厲。海。雷。曰。但。願。一。年。以。後。宗。旨。如。舊。吾。亦。決。不。再。犯。矣。羅。斯。曰。可。惟。傷。心。之。局。又。延。宕。一。年。矣。於。是。二。人。復。接。手。海。雷。納。之。懷。中。復。親。其。額。立。奔。而。出。

第三十六章

明日侵晨海雷就餐時。醫生知海雷欲行。卽曰。半句鐘間。汝宗旨變耶。忽而孝子忽

而變爲吾伴。用盡朋友之情。昨夕告我。不待太夫人及密斯起時。即欲外出。致倭利物不敢采花。乃急圖送行。此事非爾肇之耶。倭利物汝觀之。彼焉對汝者。倭利物曰。先生行。且同密司忒麥烈同行。童子胡敢不送。醫生曰。佳孺子。異日至吉德西時。必枉我。又語海雷曰。汝行趣。得毋尊叔以手諭來。速若行。海雷曰。季父初未有事。且此時尙無事。可以勿行。醫生曰。既不爲此奔波。何爲令人莫測。想今年耶穌誕前。汝可至議院矣。海雷曰。未定也。少須車至。極而司進取行篋。醫生亦出。海雷引倭利物曰。有言告汝。同至窗下。言曰。倭利物。汝能書矣。倭利物曰。然。惟文字不能自達其意。海雷曰。我此去歸期尙遠。願爾以書予我。半月必一次。書但寄倫敦郵政總局。我自往取。汝能允否。倭利物曰。此寵我之事。胡敢不承。海雷曰。書中必言吾母及密斯麥烈如何。書中必無事不言。讀書何許。家人所言何事。彼斯羅起居飲食樂趣如何。必無遺漏。始可。倭利物曰。諾。海雷曰。汝作書時。勿令彼人知之。知之亦無礙。但不欲其勞擾耳。倭利物大悅。海雷尤再三慰勉倭利物而行。時醫生已登車。極而司啟車門待。

海雷。海雷。仰首。望樓窗。卽慨然登車而去。旣登。囑御者曰。汝必趣行。鞭聲動而車已飛越。送者但延竚。以目至於不見。始止。尙有一人凝盼此車。車已渺然而眼光尙注。蓋羅斯之隱於紅樓。簾影間。當海雷仰首時。羅斯倩影已伏其內。因自言曰。此人尙勃勃。有生氣。吾始以爲其人。去時必怏怏。今如是。吾心慰矣。天下人之淚。有爲悲而流。亦有爲樂而流者。今羅斯粉頰上之啼痕。固悲多樂少也。

第三十七章

密司忒本特而。一日坐於卑田院客堂之中。二目凝注不爇之爐。以時在夏中。爐不爇。且無炭。空空如也。蒼蠅之籠。懸於高處。蠅聲喧鬧。籠中本特而。顧之而歎不已。似心有所思。一聞蠅聲。卽勾起其愁懷不少。旁觀者不但自其太息之聲揣之。知有殷憂。卽以其服飾言之。亦有今昔之異。當日之號衣。及其高冠。今又安在者。但見所衣者。爲寬博之衣。非復公服。卽頂上之冠。亦尋常百姓所御者。噫。本特而。今日非復公差矣。天下人衣服之炫人。足以助人儀表。斯言乃正不妄。如大將也。主教也。若彼貴

人但觀衣冠已足。生人景仰。脫去大將之肩章。下主教之道。較則人矣。非大將及主教矣。此二種人。一爲國家勳爵。一爲上帝聖徒。其所重者。亦託諸衣服而已。且二種人。實爲小民所百思不到者。自密司忒本特而娶密昔斯考尼。其人爲貧婦院中主婦。而公差之爵位。旋替故其頂上之冠。及金絲之袖飾。一時並脫。本特而太息曰。明日者爲吾完娶之二月期滿。然以時考之。類數年矣。且以吾身售諸彼婦。其值特銀幾匙六。糖鑷二。牛乳壺一。尤有一半新半舊之竹榻。二十鎊之金錢。如是而已。不幾賤售耶。於是連呼賤售不已。卽聞其後有人作鄙聲曰。賤售耶。卽以一文買汝。尙稱爲貴。吾以何價買汝者。貴矣。貴矣。此恨上帝知之。本特而迴首而眼光正射。注其賢助之面。考尼自屋中出。僅聞賤售二字。卽疑度其自艾自怨。以辭試之。願已中矣。本特而作色言曰。密昔斯本特而。婦人亦作色曰。何也。本特而二目兇露。言曰。請爾視我目光。以爲平日用此目光射窮人。窮人皆俯。今日卽以此試其妻。若仍弗懾者。則生平伎倆盡矣。外史氏謂窮人之畏彼眼光。必胃中無蓄。故壯氣不伸。見光而懼。若

考尼者腦滿腸肥精神威猛胡能見屈則笑之以鼻此笑直出本特而意料之外先則自疑既乃生懾即復仰視蒼蠅之籠無敢正視已而考尼之聲動似醒其大夢言曰本特而汝今日即以假寐過時光耶本特而曰我坐是即如吾意吾雖不假寐然噤也伸也哭也均我主之爲吾之特權考尼曰汝安得有權本特而曰然吾據爲丈夫之權可以發命令而驅駕人而密司忒考尼之未亡人即答曰女人特權又安在本特而曰女子何權但有聽令爾前夫能如吾所行其人或尙生也然考尼見本特而而倔強如是知交鋒之時至矣惟先發者始制勝迎擊卽在此時則立據巨榻號咷大哭咒誓本特而爲負義之畜生願欲以眼淚漬本特而之心於計良左蓋本特而之心堅如金石本沃弗入者也如戴皮冠經雨愈勁況眼淚者敗人之所爲本特而自以爲戰勝其妻爲意甚得視考尼作恭慎之言曰汝欲恣哭者不拘汝以時此亦體操一類足以增人體力爲功非鮮既開肺氣且足洗而降其無名之火哭亦有益於身本特而既授其妻以良方則取冠冠之其狀甚偏此爲得意人之舉動將徐徐

出門而去。行時高視闊步，無復拘檢。然考尼之技勇，尙不止此。特以淚者，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制人至便而速。既見此技，不售則易之。以拳勇，拳勇之下手處，但聞腔然作聲。本特而之，冠騰上空，際飛舞而下。第一擊，既去其冠。第二著，卽扼其吭。以巨靈之掌，連批本特而老頰，疾如風雨。更參以他技，抓其臉，擗其髮，旋知足矣。極力推之，立跌於巨榻之上。指而斥之曰：汝後此更敢據丈夫特權否？耶本特而此時無聲，無臭。考尼忽作教書曰：起之。汝以身向外，不爾更有嚴刑加汝。本特而俯而拾冠，以目視大門，尙夷猶未行。考尼曰：汝不行耶？本特而取冠斜施而行，尙言曰：吾尙嘗不行。吾親愛之人，汝胡爲嬌嗔？如是我幾旬時見考尼俯身理地，氈防更起，擊則立奔而出。本特而此舉，乃不自料。既出，則思復仇。先徼巡貧婦之院，一周忽至一浣衣之所。未入時，聞言語甚囂雜，卽怒曰：此等婦人，禮宜敬我，乃推門入曰：汝輩胡叫囂？無禮至是。岸然直入，顧一入門立擗其威，則所謂丈夫之目光，又適射考尼之而。本特而曰：吾親愛之人，乃不審汝先在。是考尼曰：汝不知耶？且汝至是何爲？本特而曰：吾經

門。次。聞。此。中。言。聲。喧。厲。殊。悖。規。律。語。時。見。二。澣。婦。方。竊。議。似。指。已。短。考。尼。曰。彼。卽。喧。厲。與。汝。胡。涉。本。特。而。愕。然。曰。我。何。考。尼。不。及。待。卽。曰。言。我。何。也。本。特。而。曰。汝。長。是。間。防。爾。無。暇。我。代。爾。勞。考。尼。曰。實。告。汝。吾。所。行。事。爾。莫。能。干。汝。行。矣。本。特。而。欲。行。忽。見。二。澣。婦。附。耳。竊。笑。則。大。怒。以。爲。揭。舉。已。過。仍。挺。立。未。動。考。尼。大。怒。卽。舉。巨。杓。之。皂。莢。水。罵。曰。汝。仍。不。行。此。水。淋。爾。額。矣。讀。吾。書。者。須。知。本。特。而。此。時。胡。能。不。行。既。出。而。此。中。笑。聲。大。作。矣。本。特。而。自。歎。生。平。已。矣。身。爲。國。家。公。差。乃。一。鐫。級。卽。爲。怕。婦。之。人。變。化。氣。質。胡。以。如。是。之。速。爲。時。僅。二。月。耳。若。在。此。二。月。以。前。不。特。可。以。自。主。並。足。爲。他。人。之。主。今。何。言。者。盛。氣。欲。出。而。待。門。之。童。子。竟。爲。本。特。而。力。批。其。頰。始。出。游。行。半。日。氣。乃。盡。平。遂。至。一。酒。肆。中。小。飲。肆。空。但。有。一。人。知。不。爲。人。所。遇。卽。徜徉。而。入。既。入。索。酒。室。中。已。有。人。獨。酌。體。甚。偉。碩。衣。寬。綽。之。外。衣。汗。泥。點。點。似。從。遠。道。而。前。本。特。而。入。而。略。視。不。與。爲。禮。獨。坐。自。酌。且。披。讀。報。章。狀。甚。從。容。顧。天。下。有。一。定。之。理。二。人。共。處。雖。不。交。言。必。互。相。竊。視。本。特。而。視。此。人。時。而。此。人。亦。竊。視。本。特。而。二。目。相。觸。本。

特而則力避之。迨彼此互視。其人言曰。足下張望於門外。得毋尋我耶。本特而曰。我乃不審。足下在此。足下得毋爲密司忒。本特而語至此。少停。意欲得此人之姓氏。令其自言。其人即答曰。足下乃非覓我。不爾。則我之姓氏必能知之。今旣弗知。則可勿問。本特而曰。我亦不必求索。語後寂然。久之。其人言曰。鄙人曾見足下。足下前此服飾。初不如是。殆變服矣。足下前不嘗奉役於官中耶。本特而愕然答曰。然。其人曰。前此固爾。今改業何作。本特而曰。我今爲貧婦院院長。其人曰。院長耶。今使有益於足下者。足下當能以坦然相示否。本特而曰。人旣娶婦。則有家矣。利益之事。較未娶者。嗜之逾酷。似我官司。亦正清苦。果有金資。得諸正路者。固亦不辭。其人微哂。似許可。卽掣鈴。傭保旣入。其人卽以本特而空杯授之。曰。取冽酒。復謂本特而曰。足下於酒性好。冽耶。本特而作咳聲。曰。可。又咳曰。第不可過冽。其人曰。傭保汝識之。少須傭保出熱酒。本特而試嘗。辣性穿眼。淚簌簌落。門閉。其人曰。足下聽吾道悃。吾今日下鄉。本欲訪足下。似有鬼神所詔。無心中。足下竟來。吾意欲訪君以事。事出細微。

然亦非枉足下者。此物且先晒納。語時推兩金鎊於本特而前。本特而取而視之。辨其真僞。遂納諸衣囊。其人曰。此時意請足下追憶。十二年前事。本特而曰。爲時久矣。第足下試言之。吾當領會。其人曰。地爲卑田院。本特而曰。更言之。曰。時爲薄暮。其事又爲收養私誕小兒之地。有一小兒。即生於是間。本特而曰。是中育小兒匪少。其人曰。我所問者。卽一瘦小之兒。曾在市櫺肆學藝。復從彼中逃向倫敦。本特而曰。然則爾所言者。卽倭利物小忒威司忒耳。此人我殊了了。其惡稔矣。其人曰。我非究此子之蹤跡。所問者爲一老嫗。卽彼母生產時爲看護之婦。今其人又安在本特而已。醉則笑言曰。今實不審其人安在。似世間無是人矣。其人曰。汝究何言。本特而曰。去冬物故矣。其人聞耗。則二目凝注。不知其爲樂爲憂。片時無語。久始曰。初無他事。卽此已得語時。立起且行。本特而者。狡獪無倫。知所問者必祕事。然吾妻知之。今當就是人生財。以沙雷死。日卽彼夫婦定情之日。故憶之至悉。雖其妻未發其祕。而心中固知沙雷之死。必有祕事。爲妻所知。及見其人將行。卽曰。尙有一婦人於死。媼未逝之。

前有長篇之語。果足下欲聞。尙可一見。聽其敘述。此人聞言。卽張皇問曰。此人安從得之。本特而曰。但有鄙人知之。其人曰。以何時見。本特而曰。明日。其人曰。以明晚中九句鐘。卽出鉛筆書地名。手顫不已。付本特而曰。明日九句鐘。汝以婦人至。吾所書示汝之地。我亦勿待言其祕密。此事自關爾之利益。語後付酒值遽行。出時初不爲禮。但曰。明日九句鐘。勿忘勿忘。本特而待其去後。出紙視之。則不書其名。卽復出門詢之。其人曰。迹我何爲。本特而曰。明日奉謁。何由問君姓氏。其人曰。孟克司。語畢竟去。

第三十八章

明日九句鐘。爲炎蒸之天氣。雲片四集。雨點歷落至巨。以狀卜之。且大雷雨。此時正本特而夫婦行經陋巷之中。地近太姆斯河次。去本特而家已一英里有半。夫婦均著舊外衣。一以蔽雨。一以高領壅蔽其面。不聽路人見之。本特而先行。手一不然之燈前引。時時反顧其妻。所蒞地。爲宵人攢聚之區。名爲小賈。實則狗儻屋。小如籠。或

以土壘堆疊而成。或補以破舟之板。開門卽見河水。尙有破船臥之岸次。年久亦垂爛矣。並有斷槳腐繩。積疊無數。初見似尙可用。實則陳腐已久。弗適於人。在羣房中。有一巨室。門亦臨水。似常時爲工廠之類。今亦頽廢。蠹朽欲傾。其尙未仆者。似留待機會乘勢而委。夫婦至此而立。雷聲已震。雨且大至。本特而取紙觀之。言曰。此間當未甚遠。忽聞危樓之上有人呼曰。至耶。本特而循聲上仰。則見有人居第二層樓。俯身下視曰。汝少須。吾卽敢關。考尼曰。吾所定者。其卽是人乎。本特而點首。考尼下令曰。汝見彼人切勿。噍。噍。一發。吻。彼人探吾祕。吾利喪矣。本特而未答。孟克司卽招手令入。考尼先行。本特而隨之。旣入。孟克司曰。汝胡爲遲留不入。本特而曰。門次少乘涼風。孟克司曰。汝生。平。宜。在。地。獄。受。焚。詎。此。一。二。點。雨。足。沃。汝。耶。語後目視考尼。考尼固有膽力。然亦無敢正視。則注目下視。孟克司曰。此婦人卽爾所言者乎。本特而違婦言。但曰。然。考尼視孟克司曰。汝意謂婦人心中不能堅守祕密。卽生疑乎。亦以目報之。孟克司曰。婦人固能守祕。然取之亦易。考尼曰。安見其然。孟克司曰。婦人之

秘事。果與其性命名譽有關屬者。始不敢傾囊而出。考尼曰。是奚不然。孟克司曰。以此觀之。汝自弗言。遂招手入一廣大之室。更引登樓。及於梯次。則電光瞥過。巨霆作聲。屋爲之震。孟克司掩耳曰。雷聲良足震人。半日無言。力掩其面。久之。顏色慘變。言曰。我病怔忡。聞雷輒悸。今愈矣。遂登。既登。則力閉其百葉窗。屋上有燈。以轆轤引繩。用以上下其燈。遂縱繩。燈光頗微隱隱。中見有敗榻數事。圍一圓案。孟克司曰。茲事以早了爲上。且事爲此婦人所與聞。語時固嚮本特。而考尼則疾答曰。知之。孟克司問考尼曰。此男子言當時有病。嫗臨命時。曾有語告汝。是乎。考尼曰。然。病嫗所言。卽孺子母之軼事也。孟克司曰。我之所言。第一語。卽問爾病嫗臨終遺囑。究爲何言。考尼曰。此語。迨爲吾之第二語。吾之第一語。蓋云。傳此消息。應值何價。孟克司曰。我尙未知此消息。曾否有利於我。胡乃遽授若價。考尼曰。君不定價。則我又向何人取價。耶。況其中固有宜得重酬之物。孟克司曰。是中果有重值之物。耶。考尼微語曰。語後更品其低昂。此事可虛可實。孟克司尙欲以語詰之。曰。病嫗死時。曾否有物佩諸身。

次考尼曰。趣定價。吾早知此消息。必有以重價相市者。今主人其卽市我之人矣。蓋考尼之祕。本特而一不知。故聽者殊不止。孟克司卽本特而亦駭爲未聞。孟克司作色問曰。汝究索價何若。考尼曰。吾所欲者。示所值如何。請自裁決。孟克司曰。或且不值一錢。或且可至二十鎊。趣言之。以定可否。考尼曰。適所言者。必於二十鎊上。更加五鎊予我。我言之矣。惟先與以金。而後發言。不得錢。吾不汝告也。孟克司向後而退。言曰。乃二十五金鎊耶。考尼曰。吾言汝乃弗聞。爲數實非鉅。孟克司曰。數言乃取重值。果不值一錢者。奈何。況事隔十餘年。何復如是之貴祕。考尼曰。此事如沽酒。愈陳者。則索值愈夥。汝言其人死乎。然尙有生人在。卽更隔十餘年。亦必有人索其底蘊。孟克司曰。果先予錢。而言者。乃不能如值。又將奈何。考尼曰。不值者。尙可索歸。我爲女子。無人保護。汝得之。不易易耶。本特而曰。吾親愛之人。有我在。安言無護。我料密司忒。孟克司亦文人。必不爲此暴烈之事。尤當知我亦非無力之人。當日在公。執法甚厲。果使吾性猝發。烏能當者。語時。引手握掛燈之繩。以示武力。考尼大怒曰。愚

駭。趣閉汝口。孟克司曰。此間安能殲語。汝果審進退。卽割舌亦不願爲是狂妄矣。噫。汝二人爲夫婦耶。汝二人來時。吾固料及。於是納手衣中。出布囊數二十五金鎊。授考尼言曰。汝收此金。茲方有巨霆霆聲止後。汝更爲我言之。而雷聲果在屋頂。已而漸動。漸沈。孟克司始引首聽考尼語。此時三人聚首一處。發語甚微。一燈如豆。然尙作光射。此三人之面四周皆黑。但見此三人顏色慘白。厥狀殆類鬼矣。考尼曰。方老沙雷死時。屋中卽我與彼二人面已。孟克司曰。其旁果無人耶。考尼曰。無之。其人似死我手中者。孟克司曰。可可。更言之。考尼曰。彼言昔有少婦。卽在此榻上生兒。因面本特而曰。兒卽爾昨日所述者。病母之身。有物爲沙雷所竊而去。孟克司曰。所得物售耶。考尼曰。彼語時已將就死。蓋言質矣。孟克司曰。此外無他語耶。是必更有所言。若不言者。則吾仍無所得。考尼從容曰。彼果無第二言。立時淹逝。然死時手中則堅握一物。吾劈而視之。則中有陳污之紙。孟克司曰。中作何語。考尼曰。質券也。孟克司曰。所質何物。考尼曰。吾自能明其底蘊。以理度之。軀先藏此物。後以不得錢始付之。

質庫。惟逐年付息。不令期滿。歸諸烏。有意或得錢時。則贖之。迨死。仍無錢。故臨命。尙執此質券。吾得此知。後此。或且有用。因贖諸庫中。孟克司曰。物又安在。考尼出一羊皮小囊。擲諸几上。孟克司抓得之手。顛如冒寒。啟之。則小金匣。其中髮一小束。及戒指一。考尼曰。戒指上有安尼司三字。尙有年月。卽倭利物生之前一年。孟克司曰。此外無一物耶。考尼曰。無之本特。而知妻語已畢。此二十五鎊之金錢。必不更落人手。於是長呻。拭其額汗。考尼曰。此事前後。吾猶弗詳。今欲轉叩爾。以二語。其許我耶。孟克司曰。問固許。汝惟能答與否。則又當別論。考尼曰。我但問爾所求之物。是否卽此。孟克司曰。然。第二語如何。考尼曰。汝得此何用。汝得母。以此物嫁禍於我。孟克司曰。不特無以害爾。卽我亦脫然無害。汝勿前。前時防有性命之憂。且靜觀吾作用也。語後移。其榻起。地板中鐵環。其下似有祕處。本特而立。退。孟克司曰。汝試下觀。因挽燈。置穴上。且曰。汝勿憂。果我欲置爾輩於死者。則入門時。卽可了爾性命。今且臨觀。惟勿怪駭。考尼先前本特而躡步觀之。穴中卽河水所瀦處。屋蓋木樁之上。水作旋渦。

而逝。厥聲至巨。孟克司曰。設有人墜落於此。明日尸身將不知其處。本特而曰。當在數十里以外。尸身碎矣。孟克司點首。取小囊擲之。微聞有聲。旋止。孟克司蓋穴板。言曰。物歸是間。永無見天之日。今無他言。請賢夫婦出此陋室。本特而大驚。言曰。行也。孟克司曰。汝此後尤當祕之。至爾妻。我則無復計慮。遂擲目視本特而。本特而退。行且行。且言曰。少年人。汝自勿憂此事。我夫婦亦有係屬也。孟克司曰。汝頗知旨。試燃燈歸矣。本特而聞孟克司言。立然其燈。若更退數武者。立仰翻而下樓矣。本特而即於微燈中。然已燈靜。聽無行人。始出。孟克司送之於門次。本特而驚水穴。以爲一觸腐板。且立陷。遂趨起而前。至門外。與孟克司少爲禮。即冒雨歸。

第三十九章

一日之下午。沙克司在巢穴中睡醒。惺忪中問曰。何時矣。今沙克司所居地。非復前此之所居。然尙在此陋巷中。其陋較前爲甚。但有一窗。窗臨一小術。匪但於住居觀之。知沙克司將敗。卽證以他事。亦復非佳。屋中陳設既無。衣服亦尠。沙克司則憔悴。

臥病。仰偃於榻。裹以寬博之外衣。冠垢膩之睡帽。髻長如馬鬣。犬卽臥其榻下。時時舉目觀主人。又或聳耳聽門外足音。臨窗有女人。方補綴半臂。其狀亦瘦無人色。觀之。幾不類南施。惟聲音尙能分別。答曰。逾七點矣。爾今日如何者。沙克司翼曰。吾弱乃同水性。汝來扶我。我不欲更臥矣。沙克司雖病。而性仍烈。則斥南施爲遲緩。批之。南施哭。沙克司曰。汝嚶嚶何爲。果不吾助者。分手矣。汝聞之乎。南施強笑曰。汝又妄有所度。我何嘗不聞若語。胡必苦苦與我作冤對。沙克司曰。我固欲與爾爲難。爾施歎曰。吾侍病。恆累夜不睡。如侍嬰兒。今略閒。乃又責我。果能迴思。或不暴厲。乃爾沙克司天良微動。卽曰。我固不苦汝。汝何哭爲。南施拭淚曰。汝勿憂。我少須止矣。沙克司以爲咒其死也。復怒曰。我何事而止。汝趣出。吾不欲聞慘毒之言。此在平時。南施亦出。然此時累夜不睡。熱血上冒。立時而暈。沙克司以爲罵之。卽醒。已乃無驗。則呼人臨助。時法金方至。卽曰。何事爾爾。沙克司曰。汝不前助。遠立何爲。趣前令之醒。法金立前教護。雅克隨入。入時背囊。卽委囊於地。迴身自卻。立身取酒罌。立飲其塞。以

酒傾入南施口中。語卻立曰。爾取風箱吹氣於病者口中。法金擦其掌。沙克司啓其襟。於是三四人左右圍拯。南施微微蘇其知覺。奔至長櫬中偃臥。沙克司問法金曰。乘何惡風吹爾至此。法金曰。我非見煽於惡風。特以食物饋爾。雅克汝前出其佳品。上沙克司。我今日固費錢購此耳。雅克啓篋。逐物檢出。付卻立。卻立每出一物。卽極贊其美。最後則冽酒一巨罌。雅克滿斟上沙克司。沙克司立乾之。法金搓手言曰。以飲酒之狀言之。汝愈矣。沙克司罵曰。汝果早至者。吾不早愈耶。如是大病三禮拜之久。汝胡不來。可云蠢物。法金聳肩笑曰。孺子。汝爲我聽彼言。我以物至。乃報我以惡聲。沙克司此時見食物羅列。卽曰。物固佳品。惟汝何以不來。直視我如狗。今日之來。尙何言。想爾必不爲視病而來。法金曰。我以事至倫敦。可一禮拜。沙克司曰。一禮拜在客。尤有二禮拜者。又胡不前。法金曰。語不復盡。吾敢以名譽爲誓。必不無心於爾。沙克司曰。以何物爲證。耶孺子。趣切餅餉我。汝安有名譽。吾已格格欲吐。非以餅退之。濁穢且上行。法金曰。汝胡負氣。吾乃無一日忘汝。沙克司乾笑曰。汝亦念我耶。汝

造於暗中策我。我慮者必派我以事。尤知我方在困。隨爾所恤。儘可爲爾效命。今果無此女子者。我死久矣。汝胡名友誼。法金曰。汝安得有此女。非我貢汝。汝亦安得南施。此應吾功。南施起曰。沙克司。法金之言非謬。可勿促促而較。恕之可也。南施既前。室中衆情立變。法金以色示二童子。二童子爭斟酒上南施。南施不能多飲。法金進以諛語。沙克司怒少解。以沙克司累斥法金。法金不報。則亦無言。與酒杯近。沙克司曰。汝輩言纍纍。甚有術智。惟吾今日必欲得錢。法金曰。腰囊乃無一文。沙克司曰。爾家有之。歸拾卽是。法金揚手言曰。安得多錢。沙克司曰。汝惟金多。不能悉數。故不之知。顧無論如何。今日以必得爲度。不恤其他。法金曰。我命雅克往取。沙克司曰。否。雅克凶狡已極。汝遣彼行。彼必言迷路。或言遇捕潛返。種種謬言。孰能信之。欲去者令南施隨爾行。吾假寐以待。於是法金與沙克司商酌久之。所索五鎊之巨。則降抑至於三鎊四先零。六辨士。法金尙言曰。我爲汝得。則吾家所留僅有十八辨士度日矣。沙克司沈吟曰。旣不得當。我僅能如約而已。南施少易衣履。待法金同行。法金鞠躬

與南施諸人同出。既去。沙克司遂寐。已而數入至法金家。託貝及吉忒林方爲葉子之戲。吉忒林仍敗績。出十五辨士。償託貝。諸人既歸。託貝亦微愧。則取冠言曰。沙克司如何徑出。法金曰。有人見訪。未託貝曰。未也。吾爲爾司家。幽闕極矣。理當有以償我。語後拾所得之辨士。作不屑狀。從容而去。吉忒林見託貝行。即私念曰。我縱屢敗。然終服其能。法金曰。孺子時至矣。汝輩當更爲貿易於外。時已十句鐘。今日乃無一物。語後。三童子取冠外行。既去。法金語南施曰。南施少坐。吾將授汝以錢。出鑰匙曰。此匙殊無用。惟櫥中所儲。均彼所竊之物。試思。我有何物。加鑰者。此貿易無味。但翻口耳。吾生最喜童子。既得數童子矣。不能不加以資養。吾勉力支持久矣。已忽納匙於襟間。曰。誰耶。南施踞榻坐。初不斂避。聞聲知爲男子。即立去其冠。及領巾。納之几下。法金駭視。南施徐曰。熱也。法金亦不之疑。言曰。此人我蓋約之使至者。南施聽之。彼入。汝可勿言索錢。幸彼無多言。言後我即付爾。遂以燈啟關。少須人入。則孟克司也。孟克司見南施即卻退。法金曰。爲是間女徒。即曰。南施汝且勿避。而南施亦不之

視。迨孟克司語法金時。則又竊視其面。法金曰。孟克司何所聞而來。孟克司曰。新聞至鉅。法金曰。佳耶。孟克司一笑。應曰。似未壞。此著吾行事。乃祕同鬼神。今將有言告爾。遂以目視南施。欲令之行。南施以首他顧。如不之見。法金上指樓級。二人乃同出。南施聞孟克司曰。吾不更至前。此可怖之地。聞法金笑。答言則不了了。已聞樓板憂有聲。知登樓矣。南施遂去其履。以外衣裹其首及肩。側聞履聲。似已歸坐。卽以赤足登樓。藏於暗陬。二人均莫見。南施上可一刻鐘。卽歸座。著衣履。二人已下。孟克司出。法金復登樓取金。旣下。以燭置几。南施汝胡變色。乃爾。南施曰。我乃未覺。法金曰。胡以面無人色。得毋病乎。南施曰。或道中冒寒耳。汝趣出錢。我行矣。法金每出一錢。輒太息一次。二人無言。遽別。南施旣出。欲暈。坐於鄰家門外。幾昏昏不能辨道而行。忽爾思及病人。則力馳而返。旣歸。尙帶惶怖之容。幸不爲沙克司所見。但聞曰。金鎊得乎。曰。得矣。沙克司聞已得錢。則仍扶頭而睡。明日則更以錢購甘脆。食之。凡強盜旣得食飲。而兇頑之氣。已略爲平。亦不深辨南施之恐狀。但圖醉飽而已。脫

令法金見之者。則南施必且無幸。若沙克司者。但有獷暴。詈人之習。胡能辨析。入微。是日薄暮。南施之心愈憂。迨沙克司既寢。南施坐俟其睡熟。顧沙克司尙據牀飲酒。杯盡復索。見南施顏色頓異。心中亦疑駭不止。言曰。汝今日顏色大類死人。何也。南施曰。無之。汝病後眼光視人。安能得人正色。沙克司執其手力搖之曰。汝必有故。不爾必不變異至此。南施僞笑。然身顛不已。沙克司曰。汝豈傳染吾病耶。或心懷異圖。將舉發吾隱。然而必不至。是南施曰。汝策我何圖。沙克司曰。此特我之妄意。若汝圖我者。三禮拜前。足以致我於死。言已自慰。力盡其杯。復索藥於南施。南施起傾藥水。雜以安眠之藥。沙克司飲藥後。言曰。汝坐此待吾睡。勿更爲此慘戚之容。若不力改。吾將爲汝改之。惟改後。汝求復本來面目難矣。南施旁坐。沙克司堅執其手。以目注其面。少閉復開。如是者再。狀似惺騰。復又驚醒。張目四矚。後立睡甚酣。手亦漸釋。厥狀如暈。南施起立曰。此嗎啡之性靈哉。惟此行不審。能救之否。於是著衣取冠。時時迴顧。沙克司防其猝起。整衣後。復至榻前。與沙克司親吻。啟扉下樓。甫出廣衢之上。

卽聞叫旦之人呼曰。九點半鐘矣。南施進問。近十點乎。其人曰。吾更轉一彎。卽呼十點矣。語後以燈照南施之面。南施卽行。自言曰。吾至彼不審能逾一點鐘否耶。且行且見沿街店肆皆閉其扉。遂縱步行面趨。有時所經處。幾欲俯身馬頸之下而過。左右之人趨避馬車。見南施犯險。皆爲慄然。及至廣衢。夜已近午。人蹤愈稀。路人見南施疾行。咸動疑駭。至有人力趨其前。視其面。南施不顧。極力而趨。垂至時。道上已無行人。南施所嚮地爲海德巴克逆旅。門外有巨燈。及時鐘動十一點。先猶遲疑不敢進。及聞鐘動十一點。遂決然而進。見司閤者無人。則張皇四顧。將直赴樓上。忽身後有人啟關。則一衣履整潔之婦人。問曰。客欲尋誰。如此匆遽。南施曰。是間有一貴婦。吾將訪之。此婦人鄙其衣履之敝。作不屑語曰。汝乃欲訪貴婦人耶。貴婦人爲誰。南施曰。有密斯麥烈者。吾將與言。此婦人恥不與言。卽別呼一傭保曰。汝與是人言。吾無暇與語。南施卽語傭保以欲見麥烈意。傭保曰。吾告樓上人。述汝爲誰者。南施曰。事屬重要。不必通名。傭保曰。卽云事也。究爲何事。南施曰。事可勿言。但言有重事求。

見備保力推之曰。此何能。汝趣出此門。南施大怒曰。我決不能出。非重被癘傷。決不出。此若與吾鬪者。如汝輩二人者。吾亦無懼。語已四顛。言曰。此逆旅中尊客。有能以公道待我者乎。我無他圖。特爲人傳語。以窮故。格不能入。傷哉。方南施與備保爭時。有數人聚觀。及聞是言。即有厨人出。與其事。言曰。周汝胡不登樓。爲彼一言。備保曰。此等人者。謂貴人能款接之耶。尙有女使數人。咸曰。似此無禮之人。直足辱及我輩。胡不驅之門外。南施曰。待我傳語後。逐我出門。甘之。今茲必爲我傳語。當仰體上帶仁心也。此時善心之厨人復出。爲南施緩頰。而備保不得已。爲之傳語於樓上。方以足著梯級。即言曰。令我將作何語。南施曰。汝但言一年少貧婦。欲獨對密斯麥烈。果言之不衷。但第一發聲。即可驅我下樓。無悔無悔。其人趣登。南施候於樓下。顏色慘白。身顛不已。女侍則羣嗤其貧。喋喋作私語。及備保下樓。傳語請面。則女侍又譁然議論。謂世道凌夷。薰蕕無別。善惡乃一加禮待矣。又有人曰。銅也。金視之矣。其第三人曰。名爲貴婦。肯見此人。尙何名其爲尊貴。南施如不之聞。隨備保上。至於外舍。中

懸一燈。備保遂出。

第四十章

南施一生純於市廛上行。所行處。又爲倫敦中澱濁之地。願雖如此。而女人之天性。尙未淪沒垂盡也。及聞有纖步之聲。自內而出。自慚形穢。羞不自容。及此女啟扉入。南施視之。則嬌娜莊麗一女郎也。南施觀已。卽俯首視地。言曰。吾冒見女公子。乃大不易。果使貧婦負氣而歸。則女公子必有一日之懊悔。羅斯曰。店人無禮。吾心亦至內慚。幸勿介介。今尊客見貶。究何教者。南施聞羅斯溫雅而慈柔。無一隙自高之氣。其事乃出南施所弗料。則感極而涕。以手掩目。稱曰。女公子果世界上如公子者。能增多數人。則我輩亦可以銳減數人之數。羅斯曰。客坐果貧。不自聊者。吾力能至。必以以奉助。今客坐矣。南施尙哭。言曰。女公子聽貧婦立。且請勿以溫語見加。果女公子知我生平。則萬萬不至加禮如是。今爲時迫矣。吾當簡質言之。此扉先宜嚴閉。羅斯大駭。退立曰。客何爲言。掩扉。南施曰。我所言事。既係吾身。尙係屬數人之性命。

此事安可令旁觀聞之。女公子亦聞倭利物自本東徼耳。一善人家外出爲一婦人。冒爲姊氏捉之而去。其人卽我也。羅斯大驚曰。汝耶。南施曰。然我自。有知覺而來。直與兇人同居。生平初未聞善類之言。此亦不辰所致。或託上帝之憐耳。羅斯大驚曰。此何如事。乃令我親見而親聞之言。已卻退。南施曰。女公子宜踧謝上。蒼少時有人管汝不至淪落。小人之窟宅。忍此飢寒。失其本性。羅斯曰。聞言殊心恫不已。南施曰。女公子固愷惻人也。今日我來果使吾同居之兇人知吾命決無生理。女公子曾亦聞有人曰。孟克司耶。羅斯曰。吾安知之。南施曰。彼尙知汝故貧婦始迹。女公子至此。羅斯曰。吾何由見知於其人。南施曰。然則此孟克司者必爲僞名矣。自倭利物入室。行竊時卽爲君家所留。吾已心疑此人行狀。一日彼與猶太人法金私議。爲吾所得。據彼言。則倭利物者似爲孟克司所欲得之人。吾亦不審其何故。但與劇賊法金熟商。能得此童子者。將餌賊以重金。尤將教此童子爲賊者。則所售尤廣。羅斯曰。童子爲賊於彼。何利。南施曰。語至此。似吾影爲彼所得。吾力逃。直至於昨晚。始更見其人。

羅斯曰。昨夕見時。又何語。南施曰。彼昨夕復來。復密語於樓心。吾防人影爲彼所得。則以大帔蒙頭。即門外聽之。前半之語。吾不之聞。但聞孟克司言此童子生平證據。已沈之水中。至其母榻前。看護嫗亦已成爲朽骨。於是二人大笑。法金慶賀其能。以爲通變趨捷。後此孟克司復言此童子應得之產。已爲所得。尙囑法金。陷彼以罪。令之流配邊遠。則無慮矣。且許法金以事成。必加重酬。羅斯曰。其中事。吾深不明。南施曰。其尤奇者。臨去語法金曰。法金。汝雖爲猶太人。行事至細。然皆不能如我。以術死我季弟。倭利物之爲細。羅斯曰。然此人爲倭利物之兄矣。南施曰。彼言如此。後來復語及女公子。及一婦人。孟克司大笑。謂天下乃有奇事。倭利物竟落女公子之手。彼尙對法金言曰。汝果知此二人之生世。則爲事尤奇。羅斯驚曰。汝言實耶。南施曰。我但述彼言。一不涉以己意。作妄語。時已非早。吾實潛出。必乘兇人未醒之前。而歸。始不爲所覺。羅斯曰。汝言固如此。我實何術。足以處此。況爾所處者。均兇人。何爲尙歸。賊窟果不欲歸。我家尙有人。足以護汝。汲引爲善。亦復非晚。南施曰。否。吾必欲。

歸。以此。兇。人。中。有。一。人。爲。極。惡。毒。而。吾。良。不。能。忍。舍。其。人。以。去。羅。斯。曰。吾。見。汝。冒。險。而。來。所。言。均。真。實。無。妄。且。知。自。疚。吾。觀。汝。尙。足。爲。善。因。亦。鳴。咽。言。曰。吾。與。客。均。爲。女。子。之。身。乞。見。鑒。鄙。言。自。拔。其。身。於。泥。滓。南。施。長。跪。曰。女。公。子。真。爲。仁。慈。隱。惻。之。安。琪。兒。此。言。直。爲。我。生。平。第。一。次。入。耳。者。最。前。此。早。聞。是。言。尙。足。自。救。今。晚。矣。晚。矣。羅。斯。曰。改。過。胡。晚。之。有。南。施。曰。吾。已。不。忍。割。舍。是。入。我。若。得。免。彼。將。不。免。安。能。以。我。之。故。殺。彼。羅。斯。曰。汝。生。彼。胡。死。南。施。曰。吾。更。宣。之。第。二。人。則。此。人。亦。必。在。誅。數。羅。斯。曰。如。是。兇。人。汝。亦。終。身。委。之。甯。非。狂。易。南。施。曰。此。亦。何。顧。吾。決。欲。歸。此。事。不。審。上。天。行。罰。耶。而。吾。之。心。乃。繫。戀。是。人。不。復。能。去。即。明。知。後。來。死。於。其。人。之。手。勢。亦。不。能。不。親。羅。斯。曰。吾。安。能。縱。爾。復。歸。故。巢。於。己。心。又。安。平。貼。南。施。曰。乞。女。公。子。必。遣。吾。歸。吾。之。來。時。固。知。女。公。子。之。仁。愛。必。能。諒。我。故。我。發。言。之。始。亦。未。嘗。加。以。要。約。羅。斯。曰。汝。既。告。我。以。此。汝。行。我。何。取。證。果。使。有。益。於。倭。利。物。勢。當。密。值。此。人。得。人。安。能。無。證。失。證。又。焉。得。產。則。汝。此。來。不。其。虛。乎。南。施。曰。女。公。子。一。時。無。策。必。有。男。子。蓄。謀。略。者。商。之。但。

得元凶。則其事自明。何須於我。羅斯曰。果擒得孟克司。必須求計於汝。又當於何地。得汝南施曰。有之。惟須女公子許。我以事公子。欲見我。則別訂以地相見。但爾我二人。幸勿攀引多人。以令事洩。羅斯曰。此決許不復夷。猶南施曰。每逢禮拜之晚。自十一點至十二點。吾必在倫敦橋之左右游行。待與女公子接談。語後欲行。羅斯曰。少安勿違。汝幸再思。吾力實足救汝。汝即輕撤而去。耶。吾苦勸弗動。不審汝心中何絃。足以循我挑動。作響者。南施曰。似女公子之爲人。既有朋友。復有親屬。試思苟寄情於一人之身。卽冒險亦必保全。情愛如我者。上無片瓦之庇。下無瓜葛之親。惟情愛則有之。苟已寄之於人。雖失足無復可救。女公子聽之。吾於婦人。應有之德行。廉恥一一都闕。惟此情愛不移。尙爲生人所同具。卽以身殉。萬無所悔。羅斯少停言曰。吾尙欲奉汝以金。庶少存活。不至爲人所獲。南施曰。卽一辨士亦無敢拜。羅斯曰。我欲助爾。爾必拒我。甚力。此却何故。南施曰。果女公子助我者。以殺我爲助。我此莫妙之法。以今夕之談。立生我無窮之恥心。果女公子殺我者。我尙謂死於善地。爲幸。滋

多。今。無。他。語。願。上。帝。賜。福。於。善。人。之。身。語。已。號。咷。而。別。羅。斯。於。南。施。去。後。本。然。不。能。動。如。夢。如。癡。不。知。所。爲。

第四十一章

今茲爲羅斯計者。艱屯極矣。既欲爲倭利物計。求得其利益。又將迴護南施。俾勿殺其夫。此勢所莫至。且欲振拔南施。爲力尤窘。本擬住倫敦三日。始更至海邊消遣。今第一日已盡。但餘二日。似此重鉅之事。胡卽能了。欲更延緩數日。則必吐實。以示所親。時洛司朋醫生。實與同寓。甚知此人暴烈。苟一語及。則立鼓其壯氣。萬萬不復顧惜南施。又不能遽語老人。果見知者。又必謀及醫生。苟問之律師。而又一無相識。願卽相識。亦斷不能冒昧徑語以南施之約言。計惟覓得海雷。問計於彼。又念既與決別。復又與言。則已投身情網。一夜中思極無策。乃不能寐。遲明又思。必問計於海雷。爲當。但以書答。亦奚不可。卽使允我設謀。或不見我。於我事亦復無梗。計定而淚落。則力回其面。防此寸箋。遽所以寓海雷者。對箋落淚。卽如對海雷而悲。甯非食言而

滋愧。少須執筆欲書。凝思不審。所以著筆處。躊躇間。倭利物突入氣結。色頰如被奇嚇。羅斯攔筆問故。倭利物曰。我乃不能言。喉間似有所塞。言曰。我今日又見彼矣。惟密斯與之質證。方知吾言非妄。羅斯曰。汝自與我語。我初不以爾爲妄言。何斤斤自明。至此今日所遇者。果爲何人。倭利物曰。所遇卽遇我厚之恩人。密司忒白龍路也。羅斯曰。汝於何處見是翁。倭利物淚盈於睫。言曰。我見其自車中出入。一人家。吾乃不能進而與言。翁亦瞥不見我。我顛不已。胡敢自呈其身。極而司爲我詢問。果居是間否。則果遷居於此矣。因卽襟底出片紙曰。翁卽居是。今將赴彼謁翁。惟見翁時。不知將作何語也。羅斯觀其所署處。則司忒蘭忒街也。羅斯因決計與之同行。語倭利物曰。趣呼車。我與汝同行。我今告老人。以一句鐘歸。且不語老人。以安適。倭利物卽出呼車。剛五分鐘。車至。遂同行。旣至。羅斯令倭利物待於車中。先進通名。遂以名片付之。閱者言有重事。將謁主人。少須侍者。延客登樓。羅斯入一精室中。坐一和藹溫雅之老翁與之同坐。尤有一老人。則蘊怒欲發。淡漠如不爲禮。兩手按行杖。以頰抵。

此杖端先觀之。老翁恭敬起立。言曰：寒舍不廣，非所以禮佳客。幸見恕。羅斯方視此。蘊怒之。老人聞聲始迴顧。爲禮曰：翁殆密司忒白龍路耶？翁躬身曰：然。指按杖之。老人曰：此爲友人格林威格。因曰：格林威格，吾方有事，請問羅斯曰：今日之來，所陳事。或此先生亦夙知之，似可勿行。白龍路點首。格林威格方欲起，聞言復坐。羅斯曰：今日所談，或出二丈所不料。我聞丈人前此曾以厚恩待我一小友。今茲其人事蹟，或爲丈人所欲聞。白龍路曰：吾老多遺忘，或不記憶爲何事矣。羅斯曰：亦憶及倭利物忒威司忒乎？姓名甫出口，而格林威格方僞觀書聞言，即下其卷帙，二目凝視羅斯。卽白龍路亦至，駭異特不如格林威格之驟突。此時移榻近羅斯曰：請客勿敘，吾之恩意，吾初以爲此兒之去已自墮，其行今客見貺，或且此兒尙非惡爲吾所誤，駭亦未可知。客今趣爲我言之。格林威格曰：必趨下流，此子果克自立者，吾將自瞰吾頭。羅斯色頰而言曰：此兒天性至佳，惟穉年經種種磨折，入下流社會，乃未嘗移易其天性，以狀觀之，卽年長於孺子十倍者，尙未必有其操守。格林威格曰：老夫六十有

一矣。汝言倭利物剛十一。然則是言指老夫耶。白龍路急止之曰。密斯麥烈。幸勿怪吾老友。此友心口不相符合。心善而口直也。格林威格曰。我語確由心肺。面出白龍路怒曰。此語斷非心出。格林威格曰。我言不由衷者。請自噉其頭。白龍路曰。果如是者。則爾之頭。願宜斬。勿待汝食。格林威格頓其行杖曰。我靜觀何人敢斬吾頭。譖至此二老各出鼻煙之壺。吸之已而二人復接手道。歎此二老夙狀如此。非一日矣。白龍路復曰。密斯麥烈。我二老以負氣。故幾開罪於尊客。究此孺子。近日何如者。老夫思力俱窮。百覓莫得。既又遠客。此事亦寢先。猶謂此子欺我。後乃積漸。思其品行。亦頗知誤。羅斯遂一一舉倭利物爲賊所得。情狀語白龍路。且言自到我家。日夜思見。丈人欲自明其心迹。白龍路拱手曰。謝上帝。此真佳消息也。惟尙未語我。以此人尙居何所。胡以不攜之。同至羅斯曰。尙在門外車中。候丈令旨。白龍路曰。卽在門外耶。乃大奔而下。白龍路去後。格林威格則以面上仰翹其榻。足僅留一足。四轉已而四行室中。久之。則與羅斯親額爲禮。謝曰。吾老狂汝勿懼。以年論之。爲爾祖父之列。汝

爲佳品。我至愛爾。已而言曰。彼來矣。遂歸。故榻而坐。此時白龍路引倭利物入格林。威格亦甚加禮意。白龍路既入。卽擊鈴言曰。尙有一人。不能不令之見。已而侍者入。白龍路曰。汝呼貝德溫入。貝德溫既至門外。不卽入。待主人號令。白龍路曰。貝德溫。汝日邇來。尤鬻屋中人。汝都無所見耶。貝德溫曰。嫗目幾盲。惟如我之年。不能謂餘生不死。而目力轉形。而精。白龍路曰。汝加以眼鏡。觀屋中尙有何人。貝德溫出鏡時。而倭利物已迫不及待。奔出門外。抱持貝德溫。貝德溫曰。上帝究待我厚。此非吾孺子耶。抱而親之。不已。倭利物曰。吾親愛之。嫗貝德溫以兩手扶其頭曰。我固知汝必歸。而就我。今儀容尤佳。衣服亦華。好聲音。笑貌如昔。悲梗之容。融化都盡矣。既觀復抱。旣抱復觀。且哭且笑。厥狀如狂。白龍路聽二人敘別。遂引羅斯入別室。問倭利物祕事。羅斯遂舉南施所言告白龍路。白龍路大駭。羅斯又言。吾不敢告醫生。洛司朋防其獷暴。轉梗吾事。白龍路曰。汝謀亦沈遠。惟此事不能不告洛司朋。吾自有術。平其暴戾之氣。決今夕八句鐘。至爾寓商略。今且將此事告爾叔母知之。爲得於是議。

定。羅斯以倭利物行。羅斯防醫生發怒。果乃不出所料。醫生既聞南施語。即取冠出。將擒南施。付之有司。此時非白龍路力止之。幾致潰決。迨既不能出。即曰。汝意如何者。詎吾輩尙須作公函謝此人頭。畜鳴之男女耶。否則送彼百鎊之金。爲倭利物鳴謝。白龍路大笑曰。何必出此。惟吾輩行事須沈靜。弗洩。方可得賊。醫生曰。何名沈靜。我意將一網打盡。此輩送之。白龍路曰。汝勿激烈。今當先籌。既得此人。於我輩事。曾否有利。醫生曰。於我輩何益之有。白龍路曰。今宜先探取倭利物遺產所在。醫生自拭其汗曰。我忘此事矣。白龍路曰。即我力能擒此一輩人。究於倭利物何補。醫生曰。縊彼數人。餘人悉加流配足矣。白龍路曰。汝胡必急急謀此。此輩惡狀已彰。終受天誅。若吾輩力發。其覆轉於倭利物一無所得。今雖知孟克司之奸。乃莫能得其要領。但誅羣小。孟克司聞而遠颺。官中又何術足了茲事。醫生不服曰。在理。羅斯所許南施之言。不必遽守此信。縱惡弗鋤。羅斯欲辯。白龍路曰。女郎勿怒。此事吾足了。語醫生曰。信誓必守。即偵探此事。亦毋須背誓而毀信。第一節即當密訪南施。令指孟

克司行藏。又必預語。以既得孟克司。亦不鳴官。但自加詢問。以釋南施之疑。苟南施不可者。則當問以孟克司之狀。及所居地。亦可。惟南施言禮拜一。始能相見。今茲爲禮拜二。爲期尙在五日。此五日。當慎密。亦不必猝告倭利物。醫生聞須五日。則暴怒無已。及見麥烈及羅斯威。以白言爲然。則亦莫敢更肆意。白龍路曰。吾尙欲延格林威格來助。其人精於律者也。以二十年中。僅赴公堂二次。因亦罷業。然其業固律師也。醫生曰。汝固有友。我亦有之。白龍路曰。君友爲誰。醫生曰。卽爲密昔司麥烈公子。我老友也。語後視羅斯。羅斯色頰然。亦未言其不可。於是格林威格及海雷亦同爲謀主。密昔司麥烈曰。此事當留倫敦。果諸公仗義。能了茲事者。吾雖經年居此。亦非所憚。白龍路曰。茲佳絕矣。我於此事中。亦甚有係屬。今且勿問。日後。我當自明。吾之所以不卽明者。防此事弗濟。又增爾許悵。悵故必俟。事有端倪。更一一語之。爲諸君破睡。今茲宜飯時矣。倭利物候我久。且出親杯。此時衆赴餐房。議院遂閉。

第四十二章

自南施潛出漏消息於羅斯之夜中。有北方二客至倫敦。客爲一男一女。男爲蠢蠢之惰人。乃不能測之以年。鬻謂爲成人。則又弗及。指爲孺穉。則又微壯。惟此婦人則健旺無倫。氣力之巨。但觀其負大囊而趨。卽足以見之矣。此男子則於行杖之端。繫一小囊。荷之而行。股長而囊輕。故行道甚迅。時時迴首。斥此婦人。令其趣行。此二人追逐塵埃之中。遂及倫敦高門之下。男子遂止。語此婦人曰。加洛德。汝果勝脚力耶。汝骨髓皆腐朽。不勝長行。婦人曰。汝亦知吾負荷之重乎。男子曰。此蔑蔑者。何名爲重。吾爲汝恆怒死矣。婦人以巨囊抵牆。汗盈其而言曰。路之修短如何。男子曰。非遠。試觀燈火如星者。卽倫敦也。婦望倫敦言曰。得毋再兩英里耶。男子曰。勿論如何。汝但前行。不行者。我將蹴汝。勿言我不預詔。語後以手摩鼻。勢且用武。婦人立負囊行。又行數百武。婦人曰。哪亞。今夕宿於何地。哪亞曰。我何知者。加洛德曰。以理卜之。或非遠。哪亞曰。遠也。彼間遙遙是耳。加洛德曰。胡不宿於近處。哪亞曰。我言遠者。卽遠。他語吾不之聽。加洛德曰。汝勿怒。我特閒語而已。哪亞曰。果尋近處而宿。詎非坐待。

蘇阿白雷以鐮械來繫汝耶。我今必求偏僻之逆旅居之。令追者莫跡。汝此遭當謝。我能脫此肩。我故繞他逆。始合官道。若猝登官道者。卽爲彼所得。加洛德曰。爾乃聰慧於我。然我一受禽。汝亦無幸。哪亞曰。金爲爾盜。初不關我。加洛德曰。我盜金。卽以予汝。哪亞曰。我未嘗留金於己身。加洛德曰。汝非令我藏耶。汝惟愛我。故託我以金。語時以手託哪亞之頷。實則哪亞盜金。付之加洛德。意爲追騎所得。則委過於加洛德。於己無與。惟此節則蓄之於心。不語加洛德。嘿然竟前。已而至乙斯林登。見車馬輻輳。知已近倫敦。二人乃背人而行。取僻徑。轉聖約翰街。至於倫敦中最濶濁之地。於是哪亞引加洛德行經酒肆逆旅之前。無敢遽入。防爲人得。已而至一家。爲狀至穢污。遂止。面內而望。言曰。是處佳也。遂取巨囊自荷而入。謂加洛德曰。汝勿多言。非人問汝。汝切勿答。因觀逆旅所書曰。此何名。蓋三。句。又曰。三下又何物者。加洛德曰。店名三整子。哪亞曰。然名乃奇駭。遂推門入。加洛德隨之。櫃上但一猶太人。方讀新報。見哪亞入。則引目視之。哪亞曰。此爲三整子逆旅耶。猶太人曰。然。哪亞曰。吾自村

問來道中遇一故人。薦我入此。語後以手招加洛德令勿聲。又問猶太人曰。今夕寓此。有牀榻否。猶太人曰。當徐問之。哪亞曰。汝問時。先以冷肉餉我。猶太人卽巴尼也。引入小房。出冷肉供此二客。少須言曰。是間固有下榻處。客二人卽居此間可爾。此房卽在櫃房之後。爲勢稍低。櫃中人欲窺此室中。但啟小幕下視卽了。而室中人初不之覺。且傾耳近窗。而室中人言亦一一都審。此二客來可五分鐘。而法金已至。問巴尼曰。二豎子。今日至未。巴尼曰。勿聲。隔窗有二生客在。法金卽曰。生客何來。巴尼曰。二人蹤跡至可怪。以狀觀之。似亦爾之流亞。惟新自村間來。不盡可辨。法金聞言甚喜。則啟小幕下窺。見哪亞方飲酒食肉。意氣甚得。加洛德旁坐。非哪亞予之。卽不敢食。如狗之伺主人焉。法金觀已。迴語巴尼曰。此人風貌甚愜我心。此人足爲吾用。試觀此女爲彼所馴。其人才幹乃非小。語後復以耳傾聽。其意甚專。此時哪亞張其二足於案上曰。我今將爲有名之人。必不更爲死人治事。實告汝。吾苟得名於時。汝爲貴婦矣。汝甘之乎。吾惟能久久行此。取富貴初亦無難。加洛德曰。貴婦亦佳。惟

吾儉主人之儻。此安可據爲常業。日日爲之。卽爲亦且莫遁。哪亞曰。何必眩。生財之路實多。加洛德曰。何也。哪亞曰。衣囊亦可探取。卽婦人行道之手篋。及夜中入人之家。至於郵車銀行。在在均足生財。加洛德曰。此等事。至重要。汝一人胡能勝任。哪亞曰。是問豈無朋友。一投賊中。卽得羽翼。輔我而行。汝亦足行此。苟以假面爲之。無往弗利。加洛德大悅。與哪亞親吻曰。觀爾所言。令人神往。哪亞曰。止。愛情勿過。過將責汝。我後此苟交佳運。必爲賊中魁渠。以我才幹威儀。均足任此。今但覓得吾黨。立可發軔。汝所儻二十鎊之鈔。究胡濟者。且此二十鎊。往取見金。能否卽爲吾有。未可知也。語後以手力搖其鬢。仰之令盡。精神勃發。正欲更飲。忽見門闢。有生人入門。來人卽法金也。入時狀至謙和。鞠躬甚敬。近案旁而坐。令巴尼曰。汝更以名酒至。飲此先生。謂哪亞曰。夜色良佳。惟奇冷中人。足下從村間來耶。哪亞曰。尊客何由知之。法金指其履。並案上巨囊曰。果在倫敦。無此灰土。哪亞曰。尊客殊明眼人。顧加洛德曰。汝聽之。城中之人。聰明乃復。至是法金微語曰。惟居城中。故宜事事留意。語已。

以食。指。力。刮。其。鼻。作。聲。哪。亞。欲。學。其。狀。顧。鼻。梁。深。陷。不。如。法。金。高。鼻。試。之。乃。不。能。聲。
法。金。見。之。思。此。孺。子。乃。學。我。所。爲。殊。可。教。也。時。巴。尼。已。以。酒。入。法。金。斟。滿。授。哪。亞。哪。
亞。嘗。之。脣。吻。作。聲。言。曰。佳。哉。酒。也。法。金。曰。此。物。良。貴。須。知。恆。人。欲。常。飲。此。酒。必。當。常。
法。人。篋。探。入。囊。取。婦。人。手。中。持。包。及。郵。車。銀。行。中。以。夜。入。之。哪。亞。聞。言。大。震。顏。色。頓。
變。視。加。洛。德。忙。然。無。主。法。金。移。榻。近。之。曰。汝。勿。憂。怖。然。有。佳。運。所。言。乃。入。吾。耳。哪。亞。
曰。此。物。非。我。所。竊。指。加。洛。德。曰。彼。偷。之。於。主。人。今。物。事。不。在。彼。衣。底。耶。法。金。曰。勿。論。
何。人。所。攬。何。人。所。藏。惟。對。我。不。妨。質。言。我。亦。是。中。人。也。正。以。同。氣。之。故。故。來。相。就。哪。
亞。色。定。曰。客。言。是。中。者。何。事。法。金。曰。卽。爲。買。易。此。屋。中。人。亦。均。業。是。爾。遠。來。覓。業。爰。
得。爾。所。矣。此。三。盤。子。旅。店。凡。爲。梁。上。君。子。者。悉。聚。是。間。無。他。窟。宅。矣。爾。夫。婦。真。我。同。
志。第。安。就。我。勿。怖。勿。怖。哪。亞。心。固。定。矣。而。手。足。殊。不。自。由。以。眼。視。法。金。頗。滋。疑。慮。法。
金。曰。吾。聞。爾。欲。卽。是。間。入。夥。今。余。有。至。友。薦。之。彼。間。足。以。位。置。爾。之。夫。婦。得。噉。飯。地。
彼。所。部。人。多。凡。行。竊。之。事。皆。有。分。司。恣。爾。所。擇。卽。不。習。者。亦。自。有。名。師。詔。汝。哪。亞。驚。

曰。此語確耶。戲耶。法金曰。苟進。僞言於我。胡益。今且至外間。有秘語。奉白。哪亞曰。爾我仍在是間。吾遣彼外出。卽曰。加洛德。汝以包囊登樓。加洛德得命令。卽行。哪亞自起掩扉。語法金曰。此婦人受令如嚮也。今且談心。法金拊其肩曰。汝乃大能。非天才。胡能調良婦人至此。哪亞意得言曰。彼且下。勿更言此。果尊客有事見屬。請卽言之。法金曰。吾若薦爾至吾友家。果意氣符合。能否如其號令。哪亞曰。亦觀彼貿易如何。法金揚其拇指曰。高矣。高矣。凡國中名手。均在所屬。哪亞曰。然則多城中人矣。法金曰。彼間固不取村人。今以需才之故。不爾。卽用吾薦。亦或未允。哪亞曰。吾入股時。能否以所攜家具。付之主人。法金曰。以勢度之。當盡貢其所有。哪亞曰。此中尙有二十金鎊之鈔。貢之甯非自苦。法金曰。此鈔。汝或不能得錢。脫失。主至銀行中。述其遺失之故。因鈔而窮。盜汝轉。不獲其益。卽吾友得此。亦須用之外間。且津貼以贖。亦不能收其全數。哪亞無言。但曰。以何時晤君友。法金曰。明日侵晨。哪亞曰。以何地相見。法金曰。卽在此間。哪亞曰。我入其間。所得如何。法金曰。待汝以上賓。膳宿於酒。均出公

家。至所有攪得之物。變鈔以後。主客均分。卽爾妻亦然。哪亞志趣至大。初不甘此小就。既而又思暗室中所語。盡爲彼得。脫不之許。將生變故。沈吟久之。言曰。卽如此行。可也。少須又言曰。吾妻能任重。吾則但取其輕便者爲良。法金曰。我知之矣。爾之所爲。或鄰於雅趣。不爲其笨俗者。哪亞曰。然是吾心也。究竟何職爲稱不勞力。不觸險。於是二者擇一見授。法金曰。吾聞爾言。似良於探訪。吾友正需是人。哪亞曰。是中爲我所長。惟執是役者。毫無所得。利於何分。法金曰。然。哪亞曰。路竊探囊之事。亦復輕逸。事既輕逸。則與家居之蕭閒無異矣。法金曰。得之矣。凡遇老嫗。行步踽踽。無力者。汝奪其手篋。一轉已不之見。是役輕也。哪亞曰。此事滋險。設爲老嫗所得。不能毆我。而但爪我者。且聲高而援集。吾胡能逃。此着請更酌之。法金曰。伏雞雛爲可。哪亞曰。何事名爲伏雞雛。法金曰。凡母氏令童子以數辨士購物。童子必把之手中。汝進奪其辨士。推之溝中。然後從容而行。人將不疑爾奪。此着何如。語已大笑不已。哪亞亦頓足大笑曰。此足爲吾業。法金曰。在打戰橋之左近。此類人絕多。汝日在其中獵取。

爲利必廣。語至是。以手抵其腰。於是二人爭笑不已。此時加洛德下。哪亞遂一一允法金。訂以明日相見之時刻。法金曰。十句鐘可。惟吾面吾友時。以何名呼汝。哪亞已夙備假名。卽曰。布爾忒可也。指加洛德曰。此爲密昔司布爾忒。法金卽鞠躬問加洛德曰。密昔司布爾忒。吾爲爾僕御。後此相聚如家人。無復拘閔矣。加洛德不審。哪亞怒曰。主人行禮。汝不知耶。加洛德驚曰。哪亞。吾知之矣。卽伸手與法金爲禮。哪亞曰。彼呼我爲哪亞。特夫婦戲呼外號。非眞姓名也。法金大笑曰。吾知之至詳。毋須諱也。遂同二人。丁甯爲虛禮而出。去後哪亞始一一述法金語。衍衍然欲大展經濟於倫敦。爲伏雞雛之商業矣。

第四十三章

明日。哪亞見法金。法金卽引之至己家。哪亞曰。爾所薦之友。卽自薦也。吾昨日固已料及矣。法金笑曰。吾昨日稱爲吾友者。以人人之心。咸以己身爲良友。且人之自待。安有遜於處友者。卽如爾入吾彀中。斷不能向人自鳴爲賊。此卽自愛之徵驗。亦斷

不能向人語我爲渠魁。其不稱渠魁。卽爲自愛。爾我後此將爲同舟共濟之人矣。後此汝主外而我主內。二人同心。利乃至溥。幸爾今日見臨。吾所部有名手者。今日敗矣。哪亞曰。死耶。曰。非也。曰。或且爲。法金曰。然突爲官中所得。哪亞曰。罪狀何如。法金曰。非重。人之控愬之者。爲竊人一鼻煙之壺。實則此壺爲彼自有。愬之冤也。而官中弗信。尙待質。吾值得有證據之人矣。實則此人之值。可值五十鼻煙之壺。吾卽以五十壺贖之亦甘。嗟夫。靈物之能。在理宜令爾晤面。哪亞曰。安知不足相見。法金曰。此正難言。果僅此一案。則六月後當釋而甯家。若更有他控者。則悠悠殊無了期。哪亞曰。收局如何。法金曰。防充配於外。終身不反。方欲更言。而卻立已入。納兩手於囊中。搖首太息曰。事敗矣。法金曰。何者。卻立曰。此次之讞已定。尙聞有數人爭集而確證其人之屢竊。律當遠竄。明日法金須以淨衣假我。我將及其未行之先。與之把晤。汝輩試思以靈物雅克。乃爲此兩三辨士之打嚏壺。竟充軍耶。以我思之。似此人之長。必得金表。方許流配。今彼胡以不取富厚之老人。得其重寶。則大丈夫縱以罪出。

尙不失爲轟烈之男子。今茲鼠竊而已。胡由得名。語後太息不已。法金曰：汝安能斥彼無名。彼在爾輩之中。非第一人耶。卻立曰：誠然。惟在罪案之中。事狀良非巨也。此甯爲人所料。法金語哪亞曰：汝試觀之。吾所部之人志趣不凡。咸欲造極而止。噫。此非我熱誠教育能至是乎。哪亞點首稱可。法金亦徐至卻立之前。至再撫慰曰：汝勿焦煩。以雅克之長才。必有一日爲人所服。必不令老夫身爲師長。使爾輩沒世無稱。且雅克年事至輕。而事業如此。試問二十以內之人。卽能充軍。古今有幾人耶。卻立聞言少慰。曰：據此而言。吾心亦滋釋憾。法金曰：彼在禁中。吾必逐日勞之以酒。尤當延一律師爲辨護。卽彼口才亦非劣。異日公堂之中。必有一番雄辯。報中必且誦述其辭。卻立曰：果雅克辯時。卽問官亦難申斥。勢必爲彼擲揄。法金曰：然綜言之。法金以種種僞言愚卻立。卻立初尙爲雅克憂鬱。及聞法金語。轉以雅克爲才。亦蕭然不以爲慮。少須言曰：今日爲堂訊期。理須以人往探。我行如何者。法金曰：此安可行。汝豈非自投於網罟。我失一大將。中心悲不自勝。若汝更亡。吾何以自聊。卻立曰：汝必

不能自行。法金曰：老夫安可往。卻立曰：胡不令此新器具。法金曰：不審新客心中如何。卻立曰：茲何足憂。法金語哪亞曰：此亦恆事。哪亞曰：此事我殊不諳。卻立曰：法金彼不諳。此則所諳者。又爲何事。大抵彼之所能。我盡知之。有事則居守得利。則分肥。非歟。哪亞怒曰：孺子敢侮老成。汝恣睢。竟及我耶。卻立聞言大笑。鄙夷不已。法金謂哪亞曰：汝新來。未有功。果改裝入公門中。決無人疑汝。天下安有宵人敢蒞公堂。能至公堂。人愈不疑爲賊。哪亞此時甚懼法金。不得已允行。法金遂出村人御車之飾。手中執鞭。冠以廣簷之冠。言曰：汝如是衣服。官中人將謂爾自村間來。至此觀鞫賊耳。哪亞面容固蠢蠢。一服輒肖。後此語以雅克之相貌。又令卻立引之行。出陋巷無數。至公堂左右。卻立不行。詔哪亞曰：汝一進門。徑行無滯。向右而轉。吾在此候爾。歸時同面法金。哪亞如言。徑至公堂。初無一人詰問。觀者至夥。以婦人爲多。堂上少高之處。卽坐問官。左手近牆有闌干。闌干之內。卽居對簿之人。居中有方場。爲見證人所立處。哪亞入時。方鞠他事。有兩婦在闌干之內。夷然無懼。尙與闌外人點首爲禮。

一獄卒卽立其次用鑰獄之巨匙。時時近其鼻端爲戲。遇喧。厯時卽發聲曰。少靜勿喧。或婦人抱乳兒入。兒呱呱哭。獄卒卽曰。逐此哺兒之婦。外出。堂小而人衆。汗臭觸鼻。牆旣失修。顏色沈黑。其上懸巨鐘。哪亞四顧覓雅克。乃不之見。但見有數婦人之面目醜惡。大類雅克之母。妹。俟之旣久。此案已結。獄卒引之外出。更鞠一獄。入視其人。則決爲雅克無疑矣。雅克衣寬博之衣。卷袖及肘。左手入囊。右手執冠。昂然而入。旣入闌內。抗聲言曰。汝輩請我。至是何爲者。此詎爲上等人所居。獄卒怒曰。汝勿聲。雅克大呼曰。汝曾否知予爲英國百姓。百姓之公權。又安在者。獄卒曰。公權立卽歸。爾且加以胡椒。雅克曰。吾乃不審民政部尙書。胡以用此區官無事。面讀報。留我在。此須知吾尙有顯者約我。言事也。實告汝。我生平未嘗作妄語。與長者期。胡敢爽約。且所約之人爲貿易。事果逾其期。則所損失正復非少。語已。謂獄卒曰。汝告我以區官之名。我記之。將來必與校理。語出衆皆聞之。不期哄堂而笑。獄卒怒曰。勿喧。此公堂也。區官問曰。此何事。何案。獄卒曰。此爲探囊之竊。區官曰。前此曾犯其事否。獄卒

曰。案多殊。未破此人。必爲積賊。雅克曰。此語大傷名譽。衆復大笑。官曰。有左證否。雅克曰。汝言吾竊。左證又安在。吾甚欲見之。時有一巡捕。進曰。吾親見此人。在一處探人之囊。出一素巾。惟惡其舊。復納而入之。吾卽執而索其身所藏者。但一鼻煙壺。其上有人姓名。時失主已至。言曰。壺上之姓名卽我也。吾昨日爲盜所取。方其失時。但有此人近吾身次。已疑其爲是人矣。問官曰。彼二人證汝。汝尙何言以辯。雅克曰。我胡屑與此人言。官曰。然則爾無言自承矣。雅克如不之聞。獄卒曰。堂上問爾何言。雅克作鄙薄狀。向問官曰。噫。汝何言。獄卒向官曰。小人初未見如此之刁猾者。其年雖小。奸狡已至。問雅克曰。汝終有言否。雅克曰。我卽有言。亦不言之。是問安有王法公道。吾之律師爲兵部大臣。延飲。故未來。必有一日與爾輩辨駁。令爾輩無顏。自立書記言曰。爾輩引此人出。彼罪已定。無可再問者。獄卒曰。行。雅克以袖拂冠曰。汝輩懼耶。吾終不汝恕。今我亦不遽出。忽曰。來。引我入禁。語已。獄卒直取其領。而雅克沿道大詈。謂將質之議院。旣下階。則迴首側其唇。吻與區官作勢而去。哪亞見其關

械而入。遂與觀審之人同出。至於卻立延候之地。力奔而歸。與法金語。

第四十四章

南施歸時。欲蓋其中心之憂怖。顧乃不能消融於無迹。亦知法金及沙克司萬不能疑。然二人之心迹。又皆了了於己心。惟不欲於己手中。盡此二人。既憐且懼。知沙克司之爲人。兇虐無極。一爲發覺。立即於死。惟既與羅斯立誓。舍孟克司外。必不嫁禍其夫。故羅斯婉勸其留。而心以戀夫之故。舍安即危。自問此心。足以對沙克司矣。南施用此之故。力自慰勉。而皆不能自掩。連日以來。消瘦無似。有時人方聚談。己如無覺。若在平日者。則亦調詼雜出。笑聲沸騰。有時見人歡樂。亦爲破顏。顧內悲。外愉。終欠自然之趣。尤欲用此自蓋。而觀者咸知南施之別有所思。一日爲禮拜之夕。堂中鐘聲已動。沙克司與法金方坐談。聞鐘聲而細數其點。南施方坐於榻上。以手自掩其目。聞鐘。仰聽已十一句鐘矣。沙克司開窗外望。曰。鐘動十一點。而夜色沈沈。此夕正吾輩當行之夕。法金歎曰。惜哉。吾所部一大將。囚矣。餘人安得如彼之慧黠。沙

克司曰。然吾亦滋以爲憾。法金曰。雖去此美才。而吾業仍須一振。不能因而喪其資。沙克司曰。然。法金曰。沙克司。汝今日和平溫藹。不類前此之暴烈。滋可親也。語已撫其肩不已。沙克司推其手曰。爾收其爪。加爪於吾肩。吾爲之麻木。法金笑曰。吾以手按爾背。汝幾謂爲官中人所得耶。沙克司曰。汝冷如鬼手。擊來此弄人。吾胡能受。似爾風貌。他人所無。或若翁生時。良類爾也。果若父非奇醜者。則爾必無父。大抵以理決之。汝必無父。法金得此足恭之詞。默然無答。但引沙克司之袖。以手指南施。以南施乘二人暢談時。竟加冠於首。作欲行狀。沙克司曰。南施此時安適。南施曰。非遠也。沙克司曰。此何如語。吾問爾所適。汝乃敢作模稜語耶。南施曰。吾言不遠。已答之矣。沙克司怒曰。我必究爾所往之地。汝聞之耶。南施曰。吾亦不自知其處。沙克司曰。汝不之知。我則知之。且知汝不能有所適也。汝坐勿動。沙克司之欲禁南施外出。非有疑也。以怒極縱其所言。不聽前耳。南施曰。吾近多病。欲飲空氣。非有他也。沙克司曰。空氣耶。窗開引首外向。不其得乎。南施曰。是間不足。必自街上領取空氣。中心始暢。

沙克司曰。空氣既不足供。不如無也。遂起鑰其扉。藏其匙。奪取南施之冠。擲之度閣之上。言曰。汝且靜坐於家。南施顏色頓變。言曰。卽無冠。不能出耶。沙克司汝究何意。曾亦自知爾之所行。開罪於我乎。沙克司曰。此何如語。敢觸乃公。法金汝聽之。此女子狂易發矣。不爾。恆未嘗如是。南施曰。汝果如是者。是直狂易我也。今茲必欲出。且須立時出我於外。沙克司曰。必不許爾。南施曰。法金。汝告沙克司。必讓吾出。尙以出我爲有利於彼。復頓足曰。汝聞之耶。沙克司迴顧曰。乃公聽之矣。汝敢喧。至半句鐘者。狗立至。較爾喉令斷。汝當無聲。汝今所着何覓。南施此時坐於門次地上。尙曰。必出我。汝關係滋大。尙不之知。我出以一句鐘卽歸矣。沙克司引其臂。言曰。此人獯極。似病。趣起。南施曰。不縱吾行。吾決弗起。沙克司四顧無策。力抱持之。女輾轉求脫。沙克司置之複室榻上。以手按其肩。女且喘且哀。沙克司不之理。至於十二句鐘。南施無力。偃息於榻上。沙克司指之曰。爾勿再動。遂出至法金坐處。自拭額汗曰。此物乃大奇。法金曰。爲狀似奇。沙克司曰。汝意云何。應知其蘊蓄。法金曰。僊健耳。沙克司

曰。吾亦謂此妮子強。初以爲野性爲我所伏。今猶爾也。法金曰。尙有甚於此者。此女今日之狀。初未前覩。沙克司曰。吾亦云然。大抵熱病蘊於腠理。不能猝發。然乎。法金曰。厥理或然。沙克司曰。病若更發。吾當挾其毒血。令淨。法金點首。深以此藥爲妙。沙克司曰。當時我病時。汝乃遠颺。彼則日夜居吾榻前。想彼待病時。爲我傳染。今又閉此樓中。病發正未可料。法金附耳欲言。又止。以此時南施出矣。二目盡腫。且赤。身搖動不止。忽而大笑。沙克司曰。彼先號咷而後笑耶。厥狀誠狂。以目視法金作懼狀。法金微點其首。請沙克司勿患。少須。南施靖矣。法金微語曰。彼必非病。乃取冠啟戶。欲行。次言曰。誰以燈送我下樓者。沙克司方納菸於斗。顧南施曰。汝以燭燭之下樓。彼若碎其顛。則世間醜人絕種矣。南施果以燭送之出門。時法金少立。語南施曰。南施汝究何事。南施曰。汝言吾乃無覺。法金以指向樓上曰。彼人爲畜生。待汝酷否。果酷者。汝胡不。南施曰。是又何語。法金曰。今且勿言。容更言之。汝當以我爲彼之朋友。果欲仇復者。當就我。爾我交情。在彼之前。此人窮凶極惡。汝何瞋之深。南施曰。我

深知汝之爲人。容再相見。法金引手欲與爲禮。南施但點首閉其扉。自入。法金道中
 尙思此事。初以爲南施厭沙克司。欲得新人而事之。且并其數事觀之。第一節。情款
 大不如前。恆一人獨出。第二節。以一人獨出之故。力爭之於沙克司。則似外遇有人。
 將力決沙克司。一無疑議。尤知南施足爲己助。故極力牢絡其人。歸諸己用。第三節。
 收歸南施。尙有他用。以平日沙克司唾罵無已。得南施歸己。即可揭其隱事。爲讐復
 地。即使不得南施。乘其不睦。令下毒死沙克司。爲事亦易。計去此殘人。則己禍亦足
 小弭。又得一南施爲助。南施既毒其夫。則柄握在己手中。南施終身必不吾叛。法金
 此策已決之於沙克司家矣。臨行故以若斷若續之語。試探南施之心。乃不得其要
 領。意此人叛心固。有而行叛。則非所忍。今究有何術。能致南施者。已而曰。得之矣。彼
 逐日出行。必有祕事。吾以探騎偵之。苟得朕兆。趣之歸降。易也。策定。遂行。乃以手指
 沙克司所居樓曰。此事終落吾手。語次握拳向空。而伸似與人爭毆者。

第四十五章

法金明日晨起。坐於屋中。俟其新受業之門人。已而哪亞夫婦見陳饋於案。則吞噉無數。法金以榻就之。相嚮而坐。呼曰。布爾忒。哪亞曰。何事者。吾方食。爾勿言。汝家縱肆。必乘人之食。而噉。噉語不已。然則御飯亦莫得閒耶。法金心恨其人。則亦弗怒。卽曰。縱食胡得不言。哪亞曰。可遂張口吞麪包。且言曰。吾卽作言語。亦足藉之消食。加洛德又安在。法金曰。吾已遣之。以我二人。尙欲作密語。哪亞曰。汝應留彼。爲我作攤牛油之麪包。今日言。卽言亦不誤吾事實。則哪亞之遇食。世間尙有何物。能抵其鋒。法金曰。汝昨日貿易佳。第一次成功如此之速。眞爲飛將。第一日出門。卽得六先零九辨士半。以我觀之。汝仗此伏雞之智。尙可生財。哪亞曰。尙有二牛乳壺。汝幸勿忘。法金曰。是胡敢忘。哪亞曰。以我思之。新進之徒。能如是。亦足矣。汝試思。吾過酒肆之前。而此二壺。乃踞門外。乘涼。吾防其感冒。故攜而歸。言已大笑。法金亦僞笑。哪亞笑已。大嚼麪包一方。旣已。卽切第二方。法金伏身案上。曰。布爾忒。吾遣汝行事。此事非小。汝能慎密爲我一偵乎。哪亞曰。汝令我冒險入公堂。茲事吾決不能任。法金曰。安

得有險。吾命爾尾一女子耳。哪亞曰：嫗耶女郎耶。法金曰：女郎也。哪亞曰：吾在學堂時常爲是事。然尾之何爲。法金曰：無他奉屬。但隨其所往。卽得言語。亦必告我。且當記憶。彼在何街。卽居室。亦先辨其屋前之號數。語我。哪亞曰：應酬我以何值。法金曰：果得當者。予一鎊。且我初未嘗有此重酬。此爲特賜。哪亞曰：女人爲誰。法金曰：亦吾輩中人。哪亞曰：汝得毋疑他。法金曰：汝勿誤會。我所言者。別有一人。其人將另有所擇。吾至欲得其所契之新交。哪亞曰：我知之矣。果彼新交富者。汝當於中取利。此事我能辦之。今其人安在。我於何地偵之。法金曰：少須之。吾值得朕兆。卽以告汝。但結束以待。餘事我自爲之。於是哪亞僞爲御者。待之三日。更六日。初無迹兆。至第七日。法金早歸。歸時甚意得。言曰：彼今日夜中必出。彼所懼之人。須待天明始歸。汝今且隨吾行。哪亞不語。卽隨出。旣出。繞陋巷無數。至一逆旅門前。哪亞視之。卽三盤子逆旅也。時逾十一點。肆扉已掩。哪亞微微噫氣。戶已大開。二人同入。法金旣入。與巴尼以手示勢。登櫃房。自玻璃中。下指一人。哪亞亦微語曰：卽此人耶。法金點首。哪

亞曰。彼低頭而燭居其後。不可辨認。奈何。法金示巴尼以勢。巴尼卽下。少須。巴尼入室。僞剪燭。花置燭於女前。且與之談。女人已仰其面。哪亞曰。得之矣。卽在人叢之中。吾亦能辨。此女亦敢闖出。法金先藏哪亞於長案之下。南施出時。二人屏息不敢有言。既見南施出戶。巴尼歸告二人趣行。哪亞視法金後。遂出。既出。蛇行。時見此女回頭。如備追騎。有時二人尾其身後。則立俟之。過始行。迨二人少遠。始迅步行。然哪亞實隨之。未嘗少止。

第四十六章

禮拜堂鐘動十一下。三刻。見有二人至倫敦橋上。前行者爲女人。張皇四顧。作覓人狀。其後一人爲男子。恆隱暗中。男之舉動。惟此女是準。女行亦行。女止亦止。既過橋。女子似不得人。怏怏如失望。復自橋反。男子卽隱於燈桿之下。讓女先行。然後尾之。至於橋心。女止。男子亦止。夜色深沈。行人已鮮。卽使行道之人。見之亦不爲異。以倫敦地大物博。往往有窮人四覓宿處。此爲貧戶。恆狀水上霧脚下垂步上船。燈照水。

但留紅暈兩岸人家。則全籠霧裏。船上桅檣亦空無所見。此時女子四顧徬徨。聞聖保羅禮拜堂鐘動十二下。見一馬車止於橋次。車中盈盈一女。郎又一白髮之翁。既下。卽屏其車。徐徐登橋。此橋上之女。踴躍赴此。二人之側。此二人初亦張皇。如有所覓。忽見此女。則微呼曰。汝句復詘然而止。以此時有村人行過。其側遂無言。此女卽南施言曰。此間無可言。試近石步中。語南施。語時指石步。石步者備船客經此。登岸者也。此村人卽哪亞。聞言已先伏於橋底。既至則思得伏身之所。時水落橋洞中。尙可藏人。哪亞卽匿身其間。側耳以待。計此三人果亦入洞者。則我向彼洞而出。久之仍不聞足音。以爲他向而去。更欲外出偵之。忽聞有人聲甚邇。語了了可辨。則屏氣以聽。聞老人曰。勿更下。防潮生也。卽此地而姑。娘亦憚行。老夫姑如汝意而下。此汝究何言者。卽橋上立語。初亦非礙此間水氣。中人可怖。南施曰。吾不言在橋心。未敢遽言。耶。吾心似有所懾。如有見尾之人。語時噤不自持。老人曰。汝勿懼。有三人。在何怖。又聞南施言曰。今日似有死徵。一閉目似周身皆帶血。醒發寒熱。可一日矣。日中。

欲以書自遺。而書中所畫亦作帶血之尸。聞老翁曰：此特幻想。南施曰：非幻也。彷彿中似見一樵。卽書中亦彷彿見之。夜中道行亦見有棺舁過。吾側翁曰：吾道行亦時見此。南施曰：翁所見者真也。而我目所接則幻形。輒見時橋下之哪亞。聞之毛髮皆豎。覺陰慘之氣。中人欲僵。及聞同來之女。耶作嬌柔之聲。撫慰南施。則中心始釋。然以爲聞人聲也。又聞女郎語老翁曰：丈與言宜加以慰藉。勿傷其心。翁於是語南施曰：爾前禮拜時夜中胡以不至。南施曰：我爲人以強力挽抑之不聽出。翁曰：挽者爲何人。南施曰：此人我固告其名與女公子矣。翁曰：汝前日之不來。事機曾否爲彼人所得。南施曰：未也。此人獷暴無情。但喜怒不恆。初非疑我者。我第一次面女公子時。得以鴉片霜飲之。令睡。故得脫身。翁曰：汝見女公子後。歸時彼人醒耶。南施曰：否。彼一輩人咸不以我爲疑。翁曰：如是佳矣。汝今且聽吾發問。汝前二禮拜曾告女公子。以事公子轉以告我。及吾輩數人。余初聞時疑信尙參半。今茲良以爲實。吾今將以恫喝之法。令孟克司自吐其實。惟孟克司或不可得。則猶太人法金。汝當示我以。

其家之所在南施曰法金安可首其人固非佳然欲我發覺其罪則心有弗忍翁曰是又何故南施曰中有兩節其一節已陳情於女公子允我矣其第二節首法金可也法金出則牽聯必多我亦賊中之一人也以我之罪彼不賣我我又何爲竇其同類然翁之始念似亦未注意於法金索法金者欲南施於倭利物之事能盡言耳因曰旣不忍於法金則孟克司安在當爲我言之南施曰君輩得孟克司孟克司供及法金諸人又將奈何翁曰我得孟克司但究倭利物事餘事一不之問矧倭利物亦不欲與衆宣之爾何須憂南施曰孟克司弗承者又奈何翁曰孟克司弗承吾亦必得法金惟得法金後亦不訟之於官南施曰此言良弗敢信苟得女公子一言者蓋可信也女郎曰吾必允汝南施曰汝獲孟克司時切勿謂我竇之翁曰決如汝言吾出不意獲之令彼亦莫名其所以然南施思久言曰吾生平未嘗作誠語亦未嘗以誠語人今夕之言吾信汝矣於是翁及女再三慰勉南施令其揭舉倭利物事南施乃微示三斃子逆旅處音吐甚細橋下伏偵者幾於不得聞其語然南施每言

輒止。似此老人出筆記之。記已復言。南施所言且不止。示三鑿子逆旅。且示以孟克司來去之時。刻言孟克司人極高碩。抗健行步多狼顧。如有所防。二目深陷。異常人。但此一節已足辨其風貌矣。面微黑髮與目睛亦然。年事不滿三十。已漸有頹唐之態。脣上恆破。怒時恆齧其脣。並齧其手甲。以洩怒憤。此時南施忽問老人曰。丈人何爲惋愕。翁曰。汝第言之。吾實無事。南施曰。此人第見兩面。平時行路則以高領自蒙。凡此狀態。均聞諸三鑿子逆旅人言。所知者已盡於此。然其人項間尙有物。每當迴顧時。卽見。翁曰。得毋紅瘢耶。南施曰。丈人何由知之。但聞女郎亦微駭。於是人皆無言。但聞呼吸之聲。尋老翁曰。或且吾能知之。卽不知亦可辨認。而得實則余未必卽知其爲是人。天下人之相肖者多矣。語時似甚從容。然語後翁則少離。此兩女人所立處。近哪亞所隱處。背作小語曰。決爲是人。旣又聞足音。似又行近南施。言曰。少年婦人。汝今日所言助我。乃非少吾甚。欲助汝。汝試自陳。其所欲。南施曰。我何欲者。老人曰。人以德心待汝。汝胡必痛拒其人。請自激心思之用。以慰我。南施哭曰。君輩。

必無術救我。我實無可援之勢。翁曰：汝失身在當時，然造化與爾以聰明及其愛情。用之都誤。或後來尚有補救之方。至於天良中之安逸，爾當自修。若外身衣食之事，旁人尚足助汝。或且英倫或居外國，吾輩必不令爾流離失所。此不特吾力所能而亦吾心所屬。汝果有意於吾言，吾不待天明即可拔出爾身。脫爾當時之社會而尤不忍見我之後。聽爾自歸，呼吸澱濁之空氣及承望兇人之顏色。此良善機一失，將不可復得。即聞此女郎言曰：我觀南施此次必允我輩之言。彼已沈吟如有所思矣。南施曰：未也。我心如有鐵鎖，縶我於前。此所入之社會中，我固恨其非良，乃無術自脫。蓋已深陷其中，拔身良亦非易。今日尚以君輩為良言。若在前此數年，直將以君言為腐臆，吾戒心復起，當趣歸矣。聞女郎曰：汝有家耶？彼問胡得為家。南施曰：我家固也。以我之流品，應歸是家別矣。正恐有人偵我為禍，非鮮果君輩以我今日之來為有微勳者。縱我遄歸，即為酬庸之典。翁似對女郎曰：留之無益，遲且生禍。不如縱之。南施曰：然。女郎曰：此歸必無收局。南施曰：女公子防我不得，良死耶？汝不觀漸漸

之。河。水。世。間。爾。許。類。我。之。人。恆。借。此。爲。包。羞。之。地。我。思。結。局。正。復。在。此。惟。日。月。則。未。知。耳。女。郎。聞。言。悲。曰。女。勿。更。言。此。南。施。曰。我。本。不。以。是。言。陳。之。閨。秀。以。女。公。子。生。平。未。嘗。聞。此。今。別。矣。更。圖。相。見。此。時。翁。無。言。迴。首。他。顧。勿。視。此。女。郎。言。曰。此。錢。囊。贈。君。爲。紀。念。後。此。有。匱。欠。之。處。尙。可。助。君。爲。理。南。施。曰。我。之。爲。此。不。爲。錢。也。惟。乞。惠。一。紀。念。之。物。女。郎。欲。脫。戒。指。南。施。不。可。但。曰。乞。手。套。一。或。素。巾。均。可。但。得。女。公。子。身。中。所。佩。者。予。我。可。爾。女。郎。卽。出。素。巾。南。施。鞠。躬。道。珍。重。而。行。此。時。老。翁。見。南。施。勇。決。亦。不。之。留。橋。下。之。哪。亞。聞。南。施。足。音。都。渺。後。而。白。龍。路。及。羅。斯。亦。同。至。橋。心。小。立。羅。斯。曰。似。彷彿。中。聞。南。施。呼。我。白。龍。路。曰。非。也。彼。必。見。我。遺。歸。始。行。於。是。引。羅。斯。同。下。南。施。待。其。行。後。伏。於。橋。闌。大。哭。少。須。亦。歸。橋。下。人。聞。萬。聲。都。靜。則。自。橋。彎。徐。徐。而。出。仍。沿。黑。影。中。蛇。行。而。去。至。於。街。心。四。顧。無。人。始。奔。迅。赴。猶。太。人。家。

第四十七章

秋。夜。雖。長。然。去。天。明。僅。二。句。鐘。矣。此。時。名。爲。夜。死。至。於。蟲。聲。及。醉。人。之。聲。亦。止。法。金。

則在彼巢穴之中守夜而坐面白而睛紅厥狀如大厲身中披破衲眼望几上殘燭
 右手置諸層次力較其陳垢之指甲方其較時忽露其零星數齒並見其齧狗耶獸
 耶則莫之肖亦莫之辨矣其左草薦上睡哪亞極沈寂有時法金視哪亞並視殘燭
 燭跋已見蠟淚成堆自是狀觀之法金之意似都不屬此此時心緒欲圖南施既不
 可得而轉爲南施所賣雖南施不供己身而守信之事託之南施又復未必沙克司
 大仇未復而此身又恐爲官中所獲就死於刑此等心緒起落盤旋心火上爇久坐
 亦不知時候迨聞街上有行道之聲因曰至矣至矣語時門鈴已動則自地窖中出
 敢其扉少須同一壯人下面目皆用高領蔽之手挾巨囊外帔旣脫則沙克司兇頑
 之狀出矣置囊於几言曰汝爲我以術售去之今日得此非易果易者吾前三句鐘
 歸矣法金取囊納之櫛中加以鎖復歸座以目注沙克司口動不已顏色如死人
 沙克司望而卻退言曰汝今夕何事法金舉手而顛噤不能聲沙克司以爲有巨變
 卽曰汝痲發耶果非痲而禍作者我當先避法金曰汝勿憂吾非謂汝之事所指蓋

別。有。一。人。此。時。沙。克。司。已。出。小。槍。於。衣。囊。言。曰。汝。不。謂。我。尙。有。佳。運。法。金。曰。吾。尙。有。事。語。汝。汝。聞。之。當。較。我。爲。狂。易。沙。克。司。弗。信。言。曰。確。耶。汝。速。以。告。我。不。爾。南。施。遲。我。不。歸。將。謂。爲。遇。險。法。金。曰。遇。險。之。事。彼。久。知。之。矣。沙。克。司。凝。視。不。能。自。解。而。法。金。又。不。卽。言。沙。克。司。力。抓。法。金。之。衣。袂。動。搖。之。曰。老。狗。汝。胡。不。嚙。吠。法。金。迴。視。哪。亞。曰。此。孺。子。沙。克。司。亦。下。視。曰。孺。子。如。何。法。金。曰。譬。如。此。子。在。外。對。人。語。以。吾。輩。之。聲。音。笑。貌。及。我。下。處。一。一。與。人。言。之。令。人。圍。而。縛。我。者。如。何。且。甘。爲。此。事。者。不。出。之。他。人。之。強。迫。乃。甘。自。責。其。私。果。如。是。者。我。輩。將。何。以。處。置。其。人。沙。克。司。曰。彼。尙。有。餘。息。者。吾。將。以。其。頭。顱。置。我。足。下。踐。之。令。碎。法。金。曰。此。事。設。我。爲。之。者。又。如。何。沙。克。司。曰。汝。果。爲。是。事。公。堂。對。簿。時。吾。卽。堂。中。出。爾。肝。腦。令。之。塗。地。以。我。之。力。掙。汝。猶。之。置。爾。頭。於。車。軌。之。上。碾。之。無。堅。不。破。法。金。曰。汝。果。如。是。決。耶。沙。克。司。曰。汝。不。信。者。試。乃。公。之。手。段。法。金。曰。果。此。事。爲。卻。立。爲。雅。克。爲。貝。忒。抑。爲。沙。克。司。曰。無。論。何。人。必。不。置。之。地。上。法。金。視。沙。克。司。後。卽。哪。亞。臥。處。令。醒。沙。克。司。不。知。所。謂。但。有。愕。然。法。金。曰。布。爾。忒。

復曰此兒乃大罷沿道追隨爲力已殫沙克司曰汝言何指法金不答力引哪亞起坐連呼其名哪亞始欠伸張其眼法金曰汝適以所言者告彼因以手指沙克司哪亞曰命我何言法金曰汝隨南施行凡諸所見悉告沙克司哪亞仍欲睡不能言法金大聲曰汝非隨南施行耶哪亞曰然法金曰得毋隨至倫敦橋哪亞又曰然法金曰彼間非遇兩人耶哪亞曰然法金亦不之問自言曰彼所遇之一男一女女耶曾爲南施所親覩者二人叩南施以吾輩之相貌第一叩孟克司南施卽歷歷告以容止及住處又告以何時至三鑿子旅館凡諸祕事南施已一一洩之無遺且所言時初無威嚇均南施自吐其實謂哪亞曰吾所言者確乎哪亞自搔其髮曰然均南施自言法金曰此二人問南施上禮拜胡以不至南施焉對哪亞曰已告汝矣法金曰汝再述之哪亞此時已醒言曰二人問彼胡爲爽約南施言不能至法金曰汝告沙克司言其所以不去之故哪亞曰有一人強留不聽出此人之名亦揭告彼女矣法金曰尙有何事涉於此強留之人亦一一告沙克司哪亞曰南施言此人狂獷無情

第一次逸出時則以鴉片霜醉其人令勿醒當其言時沙克司力欲奔歸法金則強留之勿釋至此已不能忍大呼地獄之火焚此惡人汝釋手聽我行力推法金於地直上地窖奪門而去法金力追言曰沙克司勿奔我尙有言此時沙克司已欲出而門鑰膠不可開乃大聲罵詈此門始爲法金追及沙克司曰聽我行勿作嘸嘸語吾事至可危法金攀其鎖曰我但有一言汝勿句沙克司曰何事趣言之法金曰汝勿暴殲殺人時已遲明彼此互見其面二人眼光皆赤如火法金曰汝下手過辣則己事亦不適即欲死其人法當祕密沙克司不答門啟卽行旣出前後左右均不之顧但望己家而趣齧牙旣急二腮之肉咸突起自出法金家及於己家厥狀如一旣啟關入躡步登樓入室力閉其扉且加鑰以案抵之然後啟幔南施尙睡衣服咸弗整夢中驚醒見狀大駭沙克司曰起南施曰汝耶沙克司沙克司曰我也汝起時屋中尙有殘燭作微明沙克司取而擲之空罏之內南施見窗外微明將欲開奩沙克司止之曰汝勿開借此微光足了吾事南施大驚曰沙克司今日胡爲作如是很態沙

克司怒視氣咻咻然力擗其髮以手掩南施口南施尙極力言曰吾不呼號汝但語我以何罪沙克司曰汝尙弗知今夕有人尾汝凡汝所言悉爲人偵得矣南施曰旣如此請爾恕我汝詎有心殺我嗟夫親愛之沙克司且我爲爾一人已力祛其機會無數即今夕之事亦正爲汝撇去生路非鮮請爾沈思勿干天譴即我有言亦決不賣汝沙克司上觀上帝之面念我赤心於未流血之前仔細思之我之待汝初無一星之罪沙克司拔其手欲出南施握中乃不可得南施方以首投諸沙克司之懷言曰沙克司今夕所見之善人尙爲我籌安樂之地我今更往面其人爾我同求其保護改行爲善亦未不可我今亦知悔過尙未爲晚此時沙克司右手已脫出取其手槍忽思彈發將驚人卽以槍跌用其精力打其面部南施受槍卻退立仰於地血被其面二目全昏尙強起長跪於地出羅斯所遺之素巾二手高舉言曰願上帝恕我禱時狀至可怖沙克司退於牆隅取木椎以手掩面力搗之南施亦立殞

第四十八章

倫敦一區。一交夜中。萬惡騰涌。沙克司之殺南施。亦卽萬惡中之一惡也。南施死後。陽光已上。城中士女及工商諸人。咸紛攘來去如織矣。然無論五色玻璃及破窗糊紙。太陽之光。仍一都徧此爲人謀死之女尸屋中。陽光亦不吝而入。沙克司欲力蔽之。乃不能得此塞。彼漏無可彌縫。南施尸在曉色朦朧中。已足怖人。今陳諸白日之中。厥狀尤厲。沙克司膽寒不敢遽出。有時尸身時動。或微息。沙克司則尤懼。復以木椎搗之。非防其生。防尸變也。尋以破甌蓋尸身。眼雖弗見。而腦中所印之尸狀。歷歷無纖毫之隔。陽光已斜射入樓樓心。凝血成團。爲光所觸。倒影向承塵上。作圓紋如水暈時時流動。沙克司四顧木椎之上。血液尙淋漓。則然火於爐中。納椎焚之。椎上黏血髮一叢。遇火蚩蚩作聲。沙克司聞之心顫。直見木椎成灰。乃自刷其衣上之血痕。然尙凝而不去。則寸寸翦而焚之。時南施受椎顛頓。血花四濺。至於狗足之上。亦皆血。則尤不能掩滅。令淨自思。但有逃之一法。然留狗屋中。則狗饑而噪。且足迹印血。四越尤動。鄰右之疑。不如引狗而扃。鑄其扉策。定如言而行。旣出自對門。仰盼

其樓窗曾否爲人所見。見窗奩下垂室中。若無事者。遂呼狗上道直嚮乙司林。登行至高門小山。顧乃不知所屈。下山復上。如是者再。至於下午尙盤旋。是間疲極。遂覓小籬之下。扶頭而睡。未酣已醒。復奔竄向來路而行。旣知其誤。則復尋去路。已至一田溝。思息。又思將爲人所得。復易一溝。如是者累數溝。顧所易地恆防人見。時已饑餒。思食。因思去此非遠。有村曰亨。登地偏人遠。非孔道也。遂前時奔。時緩。有時凝立。則以行杖拂草。及旣至。覺是中婦人女子。皆若預知其殺人而屬目之者。因亦無敢淹久。復至荒隴之上。靜坐。莫得所嚮。時已向晚。尙盤旋不去。少須計定。趣哈得菲。而近九句鐘。人已憊極。卽狗亦羸困。行入小酒肆。中有數村人聚飲。見沙克司入。讓坐。沙克司不敢近人。伏於隅。陬與狗偕食。數村人聚談多田畝事。已而又言前此村間死人之年紀。其年少者。則言死者爲老宿。其年事多者。則爭辯爲少壯。有禿髮老人言曰。彼年乃近我。若能衛生者。尙可十餘稔。恨其不自調攝。遂淹忽化去。此事乃無奇。沙克司亦不之審。還酒值後。仍踞屋隅。而假寐。方入夢時。似聞有人入酒座。喋

喋不已。竟爲之醒。來者爲貨郎。專於村間賣胰皂。薙髮刀。針線。及醫狗醫馬之藥。凡村婦所需。賤價之香水。及脂粉之類。旣入。與村人絕稔。相見道故。作調談語。因亦就食。食已。啟貨篋。出貨求售。有人曰。海雷。此何物也。物狀似餅。其人曰。此可食否。貨郎曰。此吾自製之藥。可去衣上污垢。鐵鏽也。泥也。霉也。癩點也。或綢。或布。或麻。或呢。及地衣。檯布。其上污以酒痕。果汁。水墨之污。凡百之穢。一擦立淨。果女子名譽有污者。但用此一方之物。亦可滴滌。諸公果欲死者。但少嘗其一效。乃立見此物之死人。甚於槍彈。一辨士一方也。諸君思之。如是妙用。但一辨士而已。立時卽有兩人各購一方。尙有數人。則夷猶不自決。貨郎復衍衍言曰。此物成。其消亦速。成此者。用水機十。四。瀛機六。電機一。終年不止。尙不足供人之用。運機之工人。至於力疲而死。吾廠尙恤其糒。有兒者。人二十鎊。學生則五十鎊。又言曰。一辨士一方。兩半辨士亦可。四法丁。爲數如之。去酒痕。果汁。墨迹。泥污。血斑。因取沙克司之冠曰。衆不信者。此先生冠上。有斑點。我且試之。如何。沙克司大驚與奪。貨郎曰。無傷。滌之片晌。卽淨潔如故狀。

諸君觀之。此斑點有一金鎊之厚。一先零之廣。吾尙不知其爲酒痕耶。果汁耶。墨及血癥耶。語至此。沙克司直起奪冠。衝門而出。既出。悠悠無所之。見追者無人。則知座人必以己爲醉。行過一公車之側。車燈射入。沙克司避燈先行。不令人見。忽見有人付郵筒於車人。沙克司知郵車至。必有新聞。已事曾否。列諸報中。附而竊聽之。司車者受郵篋。言曰。昨夕不先爲備。令我久候。何也。郵人曰。汝自倫敦來。得何新消息者。車人戴手套言曰。無他事。惟米穀之價略高。又聞司必塔菲而有謀殺人事。我乃不知其詳。卽有座客言曰。確也。事滋可怖。車人曰。男耶。女耶。曰。女也。有人言。句未畢。而廝養者曰。行矣。勿喋喋擾人。車人曰。可。角聲動。車亦立行。沙克司聞言。明知爲已事。然竟如無聞。但不知以何嚮爲當。思定。遂趣哈得菲。而以獨身夜行。震恐乃入心肺。前望無窮。或動或靜。觸目皆成鬼魅。益以晨來腦中。印南施尸狀。若披髮浴血。踵諸其後。落葉作聲。卽類南施之衣袂。微颺略動。又類南施之呻吟。一止一行。皆含幻相。有時力壯。其膽向後。而願果使見靈。亦將搏擊。願一迴首。而幻相又落。其前已乃以。

背倚牆而立。意鬼或不能拊背而來。然凝立時。而鬼氣卽翔其頂。則竟仰臥於地。二目上視。似見一墓碑。碣以血書之。世上諸君子。識之不平之人。恆謂兇人幸逃。法網斥爲無天。實則不爾。此時之沙克司。一分鐘中之驚怖。甚於二十次之死矣。此時行經小團焦之次。見其中無人。遂謀止息。團焦之外。有大樹三株。迎風而嘯。咸作異聲。顧此時已憊極。不能不臥。臥時張眼。似見兩鬼。眼睜視其前一閉目。則又類臥於南。施尸次。復不卽睡。起而力奔。又似有人尾追其後。肢顫力掣。汗出如濯。無發不蒸。忽聞人聲四起。挾夜風而來。沙克司處萬靜之中。得此頗足自壯。則向聲而趨。少須天色通紅。火星如亂花飛舞。光之所被。燭見數里。煙霧迷漫。蓬蓬而至。人聲愈雜。咸言火發警鐘四撞。樑棟倒壞。萬聲雜動。近視狀乃極慘。男女雜沓。而過沙克司。闖入人羣。無論溝也。渠也。直跳越而前。狗亦狺狺隨之。旣至。見居人衣服不備。知爲夜中驚起者。有人自廡中引馬避火。亦有負篋劈火。燄而出。巨梁中斷而墜。地火花爲之四濺。而窗洞火舌外舐。至烈婦孺咸呼救援。厥聲震天。救火者亦交喊。振動水龍引水。

直射火海中。蚩蚩作聲。沙克司與之同喊。聲音至猛。往往跳躍。幾欲逃出其軀殼。而去。或前助水龍之人。或冒入火中。終不令一身有俄頃之暇。遇梯即登。危立於壞牆之上。擇其最危最險之地。奔越。顧乃無傷。果似有鬼物陰附之者。不疲亦不他。想直待天明。百物皆空。但有焦土及沙克司而已。沙克司夜中以火力自助。及火熄。則百慮復集。怖乃十倍於夜中。及見有人聚談。則大震。以爲所談者。卽已謀殺之事。微聲呼狗潛蹤而去。行經水龍之側。人方聚飲。見沙克司夜來助力。則招與同飲。談時卽述南施見殺事。有人言兇手逃向百明罕。然亦易得。明日下午舉國皆知。以必得其人。爲快。沙克司聞言立逃。顧憊甚。則擇靜處而息。夢中駭不可狀。天色未晚。卽畏鬼物。又思不如竟歸倫敦。彼人謂將捉我於村間。必不期吾身之尙在倫敦。矧尙有法金可倚。果避其家。數禮拜。則以力規取其財。奔避巴黎可也。與其前後皆死。路不如冒險。仍歸倫敦。謀定卽行。行諸偏僻之地。迨近倫敦。則以夜中覓取法金。忽迴頭視狗。則又躊躇。謂鄰右皆知吾飼狗。狗匿不見。必與我同行。吾尙足變服。狗則不能與。

之。同。行。足。以。自。趣。其。死。意。欲。斷。送。此。狗。則。覓。取。石。頭。裹。以。素。巾。四。覓。積。水。漬。狗。令。死。用。以。滅。口。方。沙。克。司。取。石。時。狗。時。時。竊。視。或。狗。望。色。而。知。耶。或。沙。克。司。先。示。殺。機。於。此。狗。爲。狗。所。知。乃。極。力。避。主。人。時。時。防。備。及。見。主。人。近。池。畔。引。手。招。之。狗。竟。不。前。沙。克。司。曰。汝。前。狗。遂。進。沙。克。司。以。巾。石。繫。其。頸。狗。逃。沙。克。司。曰。狗。前。狗。仍。搖。尾。不。進。沙。克。司。以。素。巾。爲。套。更。嚇。其。狗。狗。略。進。復。止。少。須。力。奔。而。去。沙。克。司。呼。之。不。應。遂。亦。自。行。

第四十九章

一日天色垂黑。白龍路以車至門。微扣其扉。扉啟。車中出一武人。司左門。車上又有一人同御者。司其右偏。白龍路麾手。此二人自車中引出一人登樓。其人則孟克司也。白龍路引是人至廂房中。孟克司不卽入此。二人示白龍路取進。止。白龍路曰。汝尙何疑。彼不入者。引至道上。呼巡捕。言彼爲罪人。孟克司曰。汝敢加我以罪人之名耶。白龍路曰。爾敢正視我耶。汝欲逃者。則汝爲狂易矣。謂二人曰。汝繼之。聽其行。二

人既釋手。白龍路曰。汝儘可行矣。我實告汝。汝足一履吾闕。吾卽呼巡捕。指爾爲謀產之盜。今日吾策已定。決無可挽。汝敢力與吾抗。則汝之禍事亦立瀕。孟克司視左右二人曰。此二狗。究有何力。能誑我至此。白龍路曰。奉我命令。我倩其人捉汝。汝謂我侵爾自由。則以法律科我。我亦自有其可以訟汝者。至時。汝求退已晚。則權力不在吾手。吾亦爲汝之地。孟克司聞言。頗躊躇不自決。白龍路曰。趣決之。或自行吐實耶。抑至官中陳之。惟汝自擇。若乞我之憐。冀被害之人赦汝。則汝當靜坐待決。孟克司噴噴若自商確。終不卽言。白龍路曰。趣言趣言。待吾令出時。則汝必不救。孟克司仍不答。久乃言曰。能得兩全之法否。白龍路曰。無之。孟克司見白龍路怒氣勃然。則聳肩入室。歸坐。白龍路語二人曰。汝鑰其扉。我一掣鈴。汝卽奔集。二人諾而出。屋中相向者僅此二人。孟克司擲冠於地曰。吾父契友。乃以此禮見待乎。白龍路曰。我惟與若父莫逆。而若父之同胞女弟早逝。令我嫠居至今。若父及我曾同踞於爾姑氏靈榻之前。同送其終。果斯人不死者。死日卽我之婚日。惟其親切如是。故今日不聽

爾赴之官中。爾雖不肖種種。均以若父之故。加爾以慈惠。爾知之乎。噫。以汝不肖。尙姓爾父利福之姓。抱慚多矣。孟克司曰。我與此姓胡涉。卽不姓利福。亦可。白龍路曰。此姓卽爾姑氏之姓。汝不之惜。若老夫者。聞人言此心脉爲之僭興。幸汝乃以僞姓行。吾心滋慰。孟克司無言。白龍路以手掩目而悲。孟克司曰。汝今呼我何爲者。白龍路去其手曰。汝乃有弟。道中與爾言爾弟時。在汝應隨吾行。必不當令人引爾。孟克司曰。我安得有弟。汝不知耶。白龍路曰。汝或未知。吾當告汝。若父與若母之姻緣。可云惡劣極矣。其中不言愛情。專以利爲市。故汝生帶茲戾氣。吾固知爾父母自成婚。後。狠如仇讐。始猶僞爲敦睦。後乃逐日勃谿。於是分散而居。分居後。各挾仇而去。後此若母。亦稍忘之。而父則抱憾中心者久。孟克司曰。吾父夫妻分析。於我又何涉者。白龍路不之顧。又言曰。若父母離析後。若母在巴黎游蕩。竟忘其年少。於己十歲之故。夫矣。至爾父心空一切。長日靜處於家。後來別有所戀。汝亦當明矣。孟克司他顧曰。我何知者。白龍路曰。我觀若狀。必深識而深恨之。我所述事。在十五年前。汝年僅

十一耳。汝父方三十一歲。以爾姑成婚。尙非及時。今茲之言。言之適傷我心。幸爾自述。勿令我生傷逝之感。孟克司曰。我本無言。汝欲言者。恣言之。白龍路曰。若父所繫。羈之人。實爲水師中退休之將。弁其妻逝。可半年所留。二女一十八歲。一但兩三歲。孟克司曰。此言何由見。告白龍路。仍如弗聞。言曰。彼所居地。若父正飄泊。於是問後。此過從至密。交誼日深。爾父生平纏綿悱惻。如爾姑氏一見。令人生憐。此將弁遂極契重。然而禍水亦成。彼長女遂亦愛憐爾父。白龍路語至此。略停。而孟克司以齒齧唇。以目視地。白龍路曰。一年之後。爾父與彼長女定情矣。孟克司作不耐狀。曰。汝言過長。白龍路曰。凡悲愕糾纏之故事。皆成長篇。若歡愉之事。則一言即了。後此爾父有良友。死於羅馬。病篤時。以書招若父爲理其身後之事。詎知若父一行。亦病於羅馬。爾母在巴黎。聞若父病。卽馳赴羅馬。至之明日。若父死矣。初無遺囑。故所有之產。悉歸爾母子之手。孟克司初聞。但注目於地。然甚畏懼。及至此。始張目。噫氣拭其額汗。以爲無遺囑。此尙足慶也。白龍路復張目視孟克司曰。若父未行時。曾便道探我。

孟克司復驚卽曰。此語我乃未聞。白龍路曰。爾父到吾家時。送余一美人小影。卽所鍾情之人。以行色匆匆。未便與之同往。語余曰。此事乃出吾所不料。今惟趣行爲當。似其中尙有隱情。乃未嘗語我。契友詎知此見。卽爲永訣。並書亦不之得。余後此至爾父所。眷之美人家用慰其人。乃至時。彼父女已遷徙而去。聞係負債逃奔。不省所適。孟克司至此釋然。昂頭四顧。爲狀至適。白龍路移進其榻曰。不料爾之異母之弟。無心竟落吾手。狀同乞兒矣。孟克司僞驚曰。汝何言者。白龍路曰。汝弟也。適落吾手。吾言汝必大驚。卽爲此弟。爾弟來時大病。然吾斗見其人。卽愕然。如曾相識。非相識也。其狀甚類一人。特不能記憶。其人之安屬及歸家時。斗見爾父所眷之美人。如合符節。且爾弟神情又酷肖我之亡友。尋又爲賊人。道刼。此事汝已久知。老夫亦不贅述。孟克司曰。我安知者。白龍路曰。爾焉能賴。吾咄嗟之間。卽可令爾知其底蘊。孟克司曰。我何闇昧之事。汝果明決到底者。一言之。白龍路曰。汝勿驚。老夫自能語汝。自失此兒後。四覓竟無迹。兆時爾母已前死。余思欲得爾父身後之事。非得爾莫辨。

嗣聞爾在西印度中理爾產。吾故至西印度覓爾。至時聞爾綱紀言。已到倫敦。即以居址。則不我告。謂爾行蹤無定也。老夫歸後。尋求亦不可得。不期於二點鐘前。竟爾得汝。孟克司起立曰。汝既得我。又何言者。實告汝。汝適言謀人之產。其罪至重。非等謔浪。又胡知吾父與彼婦生子。詎相貌偶同。卽爲吾同父之確據。白龍路曰。吾先尙未明。乃半月之中。余則一一知之。甚審汝心。固自知其有弟矣。後來亦知。若父固有遺囑。乃爾母至時。取而毀之。爾母死時。始以此語告汝。並舉其遺產。付汝。遺囑中尙言。與外妻有孕矣。其中尙有爲孤雛。噉飯之地。此子偶爾爲汝所見。彼貌類若父。知爲遺孽。則百計欲毀其證。自至此子生產之地。得其確據。因而沈滅。其迹是乎。爾與法金之言。吾今一一爲汝言之。汝語法金。不言此兒之鐵據。沈之河中。乎。尤有一老嫗。抱此證據之人。亦已前死。是乎。汝不肖之身。汝姓爾父利福之姓。乃與穿窬之盜。在黑夜中商略。絕滅天理之事。汝膽巨矣。語至此。汝尙敢與我抗耶。孟克司聞言。面如死灰。戰兢言曰。吾不敢復辯矣。白龍路曰。汝與兇賊商酌之言。一一皆入吾耳。實

告汝是夕牆上黑影一瞥而消息。即至吾家。然傳此消息者亦屬宵人。尙不忍此無告之兒。觸滅天性。揭而告我。今其人已爲人所殺。汝雖不殺其人。其人實爲汝而死。孟克司曰。茲事我乃未聞。今日本欲出探。竟爲爾得。吾實不審其中底蘊。以爲彼與外婦多爭。因爭而死。恆事耳。白龍路曰。此婦之死。卽爲愬汝昧良之事。汝今尙能作遁詞。抵我乎。孟克司曰。我願吐其實。白龍路曰。我尙不欲汝言。必待衆證皆集時。始令爾言之。孟克司曰。願之。白龍路曰。我尙不止干爾。自承其罪。尙宜謝過於爾。幼弟爾父遺囑中。應知若父生前。所以爲爾弟部署之地。爾能如約而行。則聽爾翱翔於何處。此世界中。我良不欲更見爾面。正於此時。忽聞啟鑰之聲。礮然。洛司朋醫生闖然而入。言曰。此人今夕可擒而得。白龍路曰。得毋殺人之。醫生曰。然。彼人之狗。出入於一陋巷間。人知狗主於晚間必至。今值探四佈。言此次決莫逃矣。巡捕房中懸賞一百鎊。求得其人。白龍路曰。我至其地。將增以五十鎊。海雷又安在。醫生曰。海雷與爾同來。後復以馬往覓兇人。白龍路曰。法金得耶。醫生曰。我尙未聞。然今夕必不

能適。白龍路問孟克司曰。汝策定乎。孟克司曰。乞丈無喧。我必如約。白龍路曰。汝幸從吾言。尙爲平坦之道。吾今少出。汝在此專待吾歸。於是二人同出。仍鑰其扉。醫生潛問白龍路曰。汝探出其人消息否。白龍路曰。清如鏡水。汝今傳語諸人。於後日七點鐘聚而剖判之。吾輩今先以車至某處。即後利地物稍息。且請密斯麥烈。勿太驚擾。至於崩暈。今日此心專爲南施復仇。爾試詔我何處爲賊窟者。醫生曰。汝先以車至巡捕房。爲時尙早。於是二人分路而去。

第五十章

太姆士河。卽路德昔司禮堂之所在。沿河之屋。至卑陋。近步之船亦黝黑。蓋煤氣所燻也。近處有一處爲倫敦至濼濁之地。其名至爲上流社會所弗知。果有人至是閒觀其狀。則居人及舟人。咸菜色。肆間售賣之物。如衣也。食也。皆粗陋不堪。路狹摩肩而過者。均煤夫車人。貧婦孤兒。鼻觀則腥臭不堪。耳聽則車聲軋軋。問之土人。卽知河中有小島。曰雅各島。島之四圍皆沮洳之場。潮生時。深可七八尺。寬又二三丈。實

河之支流環島而過。與島相屬處。有木梁可以通岸。島上人家。後戶皆臨溝。而門恆於窗中以縷下。汲屋之欹斜。敝壞不堪。寓目窗中。出竹竿晒其垢穢之衣。至於空氣。皆含腥臊。不可近。溝中則厚積糞草。此間非極貧之人。與有罪蟄伏者。萬萬不至。其地羣屋中。別有一屋。較常屋爲巨。屋舊而窗戶常修。後戶亦臨河。屋中有三人同居。其狀甚憂。一爲託貝。一爲吉忒林。一爲新入夥之盜。年可五十以外。其人額上有刀瘕。鼻樑亦爲人中斷。前在配所。尋脫械逃歸。名曰喀格司。託貝語吉忒林曰。汝胡爲亦避於是間。喀格司曰。汝不欲者。胡竟來此。我屏居是間。不與爾往來者。韜晦也。今爾被罪且死。留爾適以自累。二人不答。託貝又曰。汝知法金何時見執。吉忒林曰。二句鐘時耳。卻立及我自煙囪中出。布而忒伏於空簫之中。二足外露。亦爲人得。託貝曰。貝忒安在。曰。彼與南施友善。往視其戶。驚悸而狂。奔越叫囂於市。爲官中捉入風人院矣。喀格司曰。沙克司何如。吉忒林曰。尙游行四避。聞晚間尙至。是中三釐子逆旅中。公人已滿。沙克司不敢入也。託貝曰。一敗塗地矣。吾恐此時受縛者。尙不止此。

數喀格司曰。布而忒入官。必直承無諱。沙克司固死。法金亦必不免。禮拜五堂。訊讞定。則禮拜六時。別我矣。吉忒林曰。公人臨縛時。法金與格鬥。大受瘀傷。爲官中捉去矣。尙有仇家。爭欲搯其臉。刺其胸。公差力止之。不聽。殺方其語時。聞有聲甚異。則一白狗。越窗跳入。數人啟關而視。則不見其主人。託貝曰。彼來耶。來時。吾輩胡得生。喀格司曰。我意決不至。至必隨狗而前。趣以水飲狗。狗欲顛矣。吉忒林取水飲狗。言曰。胡周身皆泥。瞎盲而股僵。不審行長道幾許矣。託貝曰。彼至彼胡不至。上彼字。彼狗下彼字。彼人也。吉忒林曰。彼必不自裁。二君如何者。託貝搖首曰。決不死。喀格司曰。彼死。吾縱狗而前。必得其尸之所在。以我思之。彼必以計愚狗。自逃身人於村墟。此時天黑。嚴閉其窗。然燭於几。三人同聚一處。微聞聲息。卽起。亦不敢恣語。少須聞叩門聲。甚厲。喀格司曰。彼至矣。已而又叩。喀格司曰。又似非彼之叩。扉聲不如是。託貝臨窗而窺。顏色頓異。觀者不問。知至者爲誰矣。狗聞門聲。亦作聲而嘶。託貝曰。不能不聽之入。執燭將啟其扉。吉忒林曰。乃無術祛之而去耶。託貝曰。否。喀格司大驚。

曰。汝以燭行吾暗中。益恐。乃取燈點之。手顫不可止。託貝既以燭下。少須與一人同。上全身皆裹。僅露兩眼。既至。則去其裹頭面。始出色白。而日暈深陷。兩頰皆縮。髻滿其類。氣咻咻然。非人鬼矣。以手按榻背。欲坐。則四顧移榻。牆隅始坐。一語都無。但顧座人。久乃發聲。衆聞言皆駭。以沙克司之聲至。是亦大變。言曰。狗胡至。是託貝曰。彼獨來。可三句鐘。沙克司曰。法金受縛。確乎。託貝曰。確衆又無言。沙克司忽怒曰。汝輩胡不慰我。以言三人皆久。嘿不敢出話。沙克司曰。我今日至此。能容我耶。抑將賣我。託貝曰。汝以此地爲安者。即可同居。沙克司忽迴顧曰。尸埋乎。三人皆搖首報之。沙克司又愕。顧曰。胡不趣埋。忽又曰。誰叩門者。託貝曰。容我觀之。汝輩勿懼。遂下少須。同卻立入。卻立一見沙克司。卽曰。託貝。汝胡不告我。沙克司此時畏死。亦與卻立鞠躬。卻立曰。汝引我他適。沙克司曰。卻立乃不識我耶。卻立退走曰。汝殺人之厲鬼。幸勿近我。沙克司以目視地。無語。卻立曰。衆聽之。吾今不畏彼矣。官中圍門者。吾第一首指其人。卽欲殺我。我亦無懼。決供其人。無諱。衆當知彼爲殺人之。人衆有天良者。

勢宜助我縛之語已攘臂取沙克司。沙克司不之備。竟爲按之於地。三人愕然。竟不能前。沙克司力拳卻立。卻立擒之弗釋。大呼捉賊。然力薄不能勝。沙克司沙克司已。以膝跪卻立。喉際卻立幾死。託貝忽引沙克司以手指窗。見窗外火炬如龍。萬聲雜動。似無數之人爭過木橋。其中尙有馬蹄之聲。似武弁以兵至者。叩門之聲。至。尙有聞人臨觀大呼捉賊。卽膽巨之人至。是亦顛卻立。仍大呼救命取賊。其下有人曰。力碎。其扉賊在彼間。樓下又爭呼曰。吾奉王命取賊。卻立大呼曰。賊不能。敢關官人。可碎扉入。於是聞以石碎門。聲沙克司曰。彼尙呼。譽趣以物縛而囚之。因曰。彼處佳。則力推入於暗室。扃其扉。問此三人曰。樓下之門堅乎。三人皆顛曰。門皆雙鑰。加之。以鍊。沙克司曰。窗門如何。託貝曰。皆加鐵柵。沙克司開窗。面下面言曰。儘爾所爲。我均有術以拒汝。樓下人見沙克司。咸大呼有人言曰。縱火焚樓。有人言以槍死之。然騎馬之人尤焦怒下馬入人羣中。言曰。有人以梯至者。賞二十金。鎊令出萬人爭傳。其聲購賞地狹人稠。竟無展布之地。勇者竟欲沿壁直上。願乃不獲。此時沙克司力

閉其窗。言曰：汝有長繩。吾自屋頂以繩下。墜從後戶。越溝而逃。趣來。趣來。汝欲買我者。我先殺爾。三人。大懼。以手指繩所在。沙克司得巨繩。竟上屋頂。臨河之窗。木以磚塞之。祇卻立所。因地有小窗。通空氣。卻立引首出外。呼衆司。後戶。迨沙克司登屋時。羣人亦繞出後戶。沙克司登時。挾板以爲墜河。尙據板上。不至於溺。乃一望樓下。心虛不敢。卽落河水。復退。但有泥滓。而圍樓之人。仰見沙克司。凌高遂不復聲。靜待其下。捉之。及見欲下不敢。則又鼓噪。前門之衆。均集後戶。而來彼此互擠。火炬燭天。人人咸以面上仰隔河人家。亦咸出首於窗戶。每窗咸露數人之首。如畫重疊人矣。木橋之板。以人多。幾不能任。且折。好事之人。尤爭集。欲一見兇人之面。忽聞橋上有人言曰。苟得是人者。予五十鎊。忽聞有人言。門破矣。又有人言。以梯登矣。消息一傳。衆知罪人。斯得。皆却退。擬在街上聚而觀之。於是勢乃少殺。沙克司知逃無可逃。思直跳而下。墜於污泥之中。夜黑。或可得免。時樓中梯級。已有脚步之聲。羣人爭上心。乃愈恐。遂以巨繩縛煙囪之上。繩端縛之腰際。徐徐下墜。至於河次。以刀斬繩。

而逃。此時方將繩圈入頸。勢將移之脇下。卽聞其下有人言曰。賊以繩自套其脇。將下墜矣。衆備之。沙克司自黑中一觀。有二睛兇視。疑爲南施鬼。眼則大叫脫其足。下墜脇繩未穩。竟套頸上。一下至三十五尺。二手旁伸頸上。受繩已縊死於樓半。手中尙握利刃。備以斬繩者也。沙克司尸所掛處。卽卻立受囚之所。尸身適蔽其窗戶。卻立伸首推尸向下。呼曰。賊縊於此。汝輩趣以梯取賊尸而去。時沙克司之狗聞主人登屋亦隨之。而上見主人下墜亦跳越而下。適觸巨石立破而死。沙克司於黑中見鬼請者卽狗

果四
疑也

第五十一章

前章所敘事。過後可二日。倭利物已駕高車。向其所生之地而行。其行且速。與之同車者。密昔司麥烈密斯羅斯貝德温及醫生。而白龍路則別有一車。各一人同行。車中無言。以倭利物此時心緒起落如潮汐。至於噤不能聲。同車之人亦以身逢奇事。各有所思。咸無言。倭利物自此二女人口中。述孟克司語。願未甚了了。知此去定能

詳晰矣。至於日來南施之死。沙克司之縊。事至凶慘。醫生令諸人祕不之示。語白龍路曰。茲事且晚當立白。惟當徐徐言之。勿令驚愕。致暈。於是車中力祕不宣。顧倭利物雖無言。而沿路觀諸景物。百端皆足致慨。時謂羅斯曰。吾前此出時。此爲隱身之小溝。此爲跳越之短籬。又得一僻路。言曰。違此可通曼恩之家。語至此。忽思迭克因自言曰。嗟夫。迭克此時果見汝者。足助汝矣。羅斯曰。汝轉盼卽見彼矣。行當告彼。汝今安樂。且得錢矣。尤當告彼。以種種佳消息。尙不敵故人相見之爲樂。倭利物曰。然吾甚欲脫彼於此間。厚其衣食。且延先生教之讀書。密斯羅斯以爲何如者。羅斯曰。佳此時。倭利物淚被其頰。乃亦不能詳語。但曰。果密斯見此人者。亦必加以憐愛。彼若述其生平。密斯聞之。亦將淚泚第此淚尙易乾耳。已而車至村市。倭利物躍躍欲狂。衆爭止之。又見蘇阿白雷。樽肆景頗衰落。而人家風物如故。甘菲而之車尙停於酒家之外。卑田院俄頃見矣。門外圍者仍爲老丐。倭利物見而大震。旣而思之。吾今何震者。乃復言笑如恆。車旣過時。人家開窗而視。倭利物觀之。幾疑爲昨日亦曾過。

此者蓋人人如故狀也。意前後苦樂猝易竟同。噩夢顧乃非夢真也。車至一大逆旅門外。格林威格已立門外奉迎。見女子無老無少下車咸與親額。幾自信身爲諸人之祖父。無一不加以撫愛。笑靨承迎爲樂無藝而自食頭顱之言亦絕口不道矣。入時餐飯既陳。臥具亦整整如其人數。雖初至至忙碌。迨部署既訖。人人又相視無言。白龍路則不與諸人同飯。偕孟克司飯於別室。醫生及格林威格則來往於二室之間。商酌聲響極微。有一次延麥烈出話。可一句鐘始歸。二睛皆赤。其狀似哭。倭利物及羅斯相視愕然。則皆微語。於是至於九點鐘。倭利物及羅斯以爲今夕無事矣。忽見醫生及格林威格同人白龍路則別偕一人同入。倭利物大驚立起趨避。白龍路曰此爲爾兄倭利物。思此人卽郵局欲肆歐之人。又在別業樹陰中與法金同立。所曾目覩者兇人也。而孟克司見倭利物則張眼作不屑狀。卽於門次覓小榻而坐。白龍路手中執束楮。近倭利物羅斯之次。言曰我爲是事中心殊歎。然必令孟克司對衆自敘其事。孟克司他顧曰汝所欲爲之事趣爲之。吾不欲更留是間矣。白龍路引

倭利物至孟克司前。言曰：此兒爲爾外母之弟。卽爾父爲吾之老友愛德溫利福及爾外母安尼司佛來敏所生之兒也。安尼司因產是兒而死。孟克司怒曰：是卽孽種。白龍路止之曰：汝出口無狀。卽詈爾父。汝縱詈若父。又安知若父又有此兒。生於是。間孟克司曰：是固生於卑田院者。因指白龍路手中束楮。言曰：汝已書之。無待吾言。白龍路左右視。訖謂孟克司曰：非爾自言無可也。孟克曰：衆欲聽者聽之。面倭利物曰：彼父病於羅馬。彼父之妻卽吾母。聞耗卽攜我赴羅馬。視其人。此去固爲收產而來。不爲愛情來也。吾父母之不睦。吾知之甚審。吾去時。父已昏迷。明日遂死。自篋中得二緘。后書年月卽生病之第一日。書以與汝者。指白龍路其上尙書云：待死後再寓此書。其中有書與安尼司更一緘。則遺囑矣。白龍路曰：書中何言。孟克司曰：書中多言乞上帝賜福。以在英國時。未嘗以已娶之言告安尼司。則給之曰：今茲尙有隱衷。將來必以白汝。誰知此女信我甚篤。遽爾失身。且孕。此書中遂一一自敘其過惡。請於私處生兒。我果生者。必爲汝部署。後事果不幸而死者。則罪不在汝。亦不在兒。罪專

在我書中尙言前此尙贈爾髮一束金戒指一中鐫爾名安尼司備成禮後更鐫爾夫之姓此物須爾留之懸諸胸際後此書詞多模糊語無次序可覓似神思昏也倭利物聞至此淚下如麻白龍路曰遺囑中又何言者孟克司不言白龍路曰吾爲爾代言之遺囑之前有小引敘夫妻不睦之故又言所生之兒自少不肖聞母氏之言痛恨其父遺囑付爾母子每年每人八百鎊一切產業析爲二股一付外婦安尼司佛來敏尙有一股留付所生之兒果所生女也卽以此產予其人無他部勒果男也必令此子在二十一歲中無爲敗名毀家之事方與其人吾之所以丁寧至此者以吾外婦安尼司人極和厚必能教子果非佳品者則悉產與我長子此語蓋警長子之不肖故用是以戒外婦令勿溺愛孟克司曰吾母已焚其遺囑矣且歸告安尼司之父水師員弁之前力斥其女之醜於是員弁羞不自忍挈其二女逃至威而司變其姓名不令人知然其長女潛逃而出彼父百覓乃不可見以爲羞憤自裁老人心碎旋亦奄化而去語至此不言白龍路爲續之曰逾數年後此人之母至吾家

此人指孟

司克省。余時孟克司竊取其母所有。逃越於外。母子遂不同居。以所有之錢。或賭或淫。至於行僞。券在倫敦。中與宵小爲伍。其母已憤而病。一一述而告余。且言欲而其不肖之子。後始卒。顧乃百覓不可得。見僮乃得之。同至巴黎。而母旋逝。語後孟克司又自言曰。吾母死後。遂一一告我以軼事。語余曰。防吾父之外婦。實未嘗死。孽子亦存。吾卽立誓告吾母。果有寸進。必死。是兒且以計令彼伏法。吾母之言。乃果驗。竟逢之於路。吾圖謀甚遠。設非爲人所敗者。吾功成矣。語時頓足。恨恨不已。衆聞之。或大愕。白龍路曰。彼同謀之猶太人。得孟克司之賄。堅留倭利物爲賊。及第二次入密昔司。麥烈家。則又賄囑法金給之外。出狙獲其人。故同至別業。審視其眞僞。語至此。復面孟克司曰。女更言緘髮與金戒指事。孟克司曰。此物卽從所言之夫婦二人買得者。此物蓋得自老嫗手中。而此老嫗又得諸安尼司。胸際白龍路與格林。威格示意。格林威格出左手推考尼。右手挽本特。而同入本特。而見倭利物。卽曰。汝爲小倭利物耶。汝行後。吾至爲汝憂之。考尼曰。此時尙何作。此誓言本特而曰。此天性不能自忍。

者吾自少見其長成至此今茲得諸貴人憐愛吾烏能不喜吾平日愛小兒同我句
 我句我祖父也格林威格鄙之曰汝勿過悲本特而以手捧心言曰吾當以術自制
 其傷心及見白龍路則僞爲相識曰汝邇來佳乎白龍路不答指孟克司曰汝識其
 人乎考尼曰否本特而曰素昧生平白龍路曰汝曾以物售其人否考尼曰無之白
 龍路曰有小金匣中貯戒指憶之乎考尼曰汝乃夢囈胡爲以生人作狂囈白龍路
 復示意格林威格格立引出龍鍾老嫗二人僕行而入先入之人言曰老沙
 雷死時汝屏我於門外然能閉汝門不能閉汝聲也第二人無齒卽搖首曰聲安可
 閉第一人曰沙雷與汝言吾皆聞之明日吾見汝手一紙赴質庫第二人曰吾尾汝
 後見所贖爲一小匣汝乃不見我也格林威格曰汝曾欲見質庫中人否考尼曰勿
 須此人汝輩旣已周知吾尙何言物固吾賣然決不可覓今尙何言見詢白龍路曰
 無之惟吾將告之區官汝二人決不能更留彼中用以害人汝夫婦行矣本特而尙
 逗遛不去言曰區區末節詎卽絕吾家生路耶白龍路曰如是判決汝尙僥倖本特

而見其妻先出。卽微語曰：罪不屬我，而屬彼。白龍路曰：毀金匣時，汝固在側。且法律中女子所爲事，咎屬之夫。汝罪較考尼重也。本特而曰：法律如此，然則言法律者亦一驢。且老鰥耳，須令彼多閱歷，用張其眼。語後，自出。白龍路語羅斯曰：姑娘勿恐，以手授老夫。老夫尙有言請爾聽之。羅斯曰：事關於我者，幸勿言。吾力不自勝，其悲。白龍路曰：此亦無術，惟今日言之爲當。卽對孟克司曰：汝識此女郎乎？孟克司曰：識之。羅斯曰：吾奚識汝？孟克司曰：吾常見女郎。白龍路曰：吾適言安尼司之父有二女，其一安尼司，其一誰也？孟克司曰：其一人當彼父逝時窮迫無依，爲一貧家鞠爲己女。白龍路引麥烈前，卽趣孟克司曰：更言之。孟克司曰：此在他人，決不如此。女真姓，惟仇人之心，則萬不能釋。然此女真姓，遂爲吾母所得。吾母得此貧人時，其父貧，自聊吾母尙微，以錢贖之。語之曰：彼家爲賤品，遂蟻是女爲私生之兒。於是二貧人亦不之愛，備極磨折。後此爲一赤斯忒寡居一老夫人收養，其人氣象乃一變，居然富貴矣。以後乃不之見，直至於今日。於是密昔司麥烈力抱羅斯曰：恣彼凌蟻，老身愛

汝一無所減。卽獨我物。產亦不汝還。棄羅斯亦。倒入麥烈懷中。曰。吾恩人。吾母氏。吾心碎矣。麥烈曰。此真好事。倭利物。汝前拜阿姨矣。倭利物卽抱羅斯曰。姨氏非親。吾必呼爲姊。姊羅斯。羅斯吾親愛之姊姊也。於是二人相將入別室。抱持嗚咽不已。讀吾書者。試思此二人者。自以爲身是世上畸零之人。乃不知有父母。今忽洞然如見天日。樂何如也。然而生身之人。已不之見矣。二人嗚咽言懷。至於極久。及聞有叩門聲。倭利物始起。啟關見爲海雷。倭利物徑出不留。海雷移榻近羅斯曰。吾親愛之人。爾事吾已了。了今日之來。卽遵守前言。謂一年更來。面汝羅斯曰。有之。海雷曰。吾前言汝肯下嫁者。則以功名富貴與卿共之。若仍云吾家門戶不與爾等。差則吾願悉獨棄其功名富貴。與爾偕老。羅斯曰。吾之宗旨。今尙未改。終覺老母之恩。決不可忘。汝何爲決棄功名富貴。而從我重滋母氏之憂。海雷曰。然則汝忍心極矣。羅斯哭曰。海雷。海雷我豈忍者。亦豈願爲此。海雷曰。旣不爾者。則爾我終身之倖福。胡因堅癖而盡毀之。吾今決定不於世界中求人。事汝果允我者。我定於村中爲牧師。與爾同。

度。時。光。則。我。家。門。地。與。爾。無。分。汝。亦。何。惜。此。區。區。者。不。我。憐。憫。耶。
格。林。威。格。在。外。大。言。曰。天。下。候。情。人。道。歎。曲。其。事。至。難。語。次。忽。見。此。二。人。挽。手。相。將。
而。出。格。林。威。格。視。久。復。大。言。曰。老。夫。今。日。放。肆。無。等。矣。今。將。斟。此。杯。酒。爲。海。雷。之。新。
人。引。滿。而。祝。無。量。之。福。羅。斯。羞。極。以。目。視。地。而。醫。生。及。白。龍。路。咸。相。續。引。滿。爲。壽。麥。
烈。問。倭。利。物。曰。孺。子。安。往。入。時。胡。淚。滿。其。頰。茲。事。何。也。外。史。氏。曰。天。下。事。安。有。盛。滿。
而。不。缺。者。往。往。所。最。凝。望。乃。不。之。遂。而。迭。克。死。矣。

第五十二章

此。章。論。法。金。事。矣。時。公。堂。之。上。自。樓。上。及。於。樓。下。觀。者。如。堵。牆。一。寸。之。地。均。有。人。爭。
競。目。光。爭。注。屋。隅。法。金。所。蟠。伏。之。地。法。金。一。手。扶。闌。以。耳。傾。聽。問。官。向。陪。審。者。述。法。
金。罪。狀。有。時。引。目。環。視。陪。審。諸。人。有。無。矜。恕。之。意。及。見。諸。人。皆。赫。然。無。語。則。自。向。其。
律。師。乞。憐。求。免。其。死。然。目。動。而。身。則。無。動。如。石。象。矣。迨。問。官。語。既。法。金。尙。傾。耳。聽。忽。
見。陪。審。諸。員。威。附。耳。而。語。觀。者。爭。覷。其。面。遠。者。竟。出。千。里。鏡。嚮。法。金。面。人。人。咸。作。色。

指目其惡。卽諸閹秀及諸婦人亦不加憫恤。似以伏法爲當。忽聞人聲稍靜。陪審者向問官請問。遂退入別室。商定讞。人人魚貫出。咸過法金闕前。法金欲於諸陪審中定其吉凶。顧皆無得。此時獄卒引之坐。法金亦昏憊。隨獄卒所指處坐。乃不知坐榻之居何嚮也。仰視人羣有出糶而食者。有麾巾自扇者。此時法金若自忘其身。但注意他人之舉動。至思問官所御之衣。其值爲多寡者。尤見肥壯之人。乃思其食否。其食所又在何處。所食又屬何物。目之所接。卽究其人之生平心緒。乃抽出無窮。初亦非自忘其生死。但心不自凝。圖救已事。雖身顛而眼赤唇焦。且自數其闕干不已。見一斷者則思法宜修理。方萬緒紛撓。間有人言衆靜。陪審官歸座矣。人人仍過法金前。又莫悉其凶吉。萬聲都靜。中見陪審者向問官言曰。罪人情實當死。於是堂之上。下皆發聲而喊。堂外不能入者亦發聲應之。聲止後。問官語法金曰。汝尙何言。法金雖仰面而聽。至問官第三問始覺其問已。但報曰。吾老矣。吾老矣。已而不聞聲響。張吻欲希生路。獄卒已引之曰。汝行。法金迴顧卽隨之行。至於堂外尙有候審之人亦

有親戚故人。與候質者語。顧無一人與法金言。但聞作不屑鄙聲。法金恨極。竟伸拳作欲毆狀。卽有二人左右脅之入監以去。入時則徧覓其身。都無可死之物。遂踰其扉。法金坐於石榻之上。以目視地。欲自凝其神。思問官所言。似頗憶有纒首二字。時天色垂黑。因憶黨徒之中。收局亦正如是。其中尙有多人。則爲已所傾陷而死。尤見有一人。繩一加頸。卽挺然而僵。或卽拘於我所居之地。思極而懼。謂此黑屋。胡以不予吾燈。乃立起以手搥門不已。少待有二人入。一人執燭。一人負褥。以法金爲待死之囚。故以二人監之。時長夜已屆。人人咸望天明。惟法金之心。則以遲明爲懼。謂東方一白。夕陽一落。在在皆趣死之方。已而天明。黑屋仍無光線。悠悠又入夜矣。此監中日月。似修似短。所謂修者。漫漫長夜。若無旦期。所謂短者。則鐘聲。繫繫直驅。光陰而逝。去死之日。乃逾近。於是怨咎頓生。椎胸搔髮不止。至於禮拜六夜中。自思但有一夕之延。思極而天已明。是日爲禮拜日。其夜始悟明日死矣。亦初不與二人交言。此二人亦冷淡不與法金語。法金之狀。乃如張眼入夢。夜中狂號迭出。此二人本

一睡一醒。至此則皆無睡。坐以監之。方法金受繫。以拒捕格鬪受創。則以布裹之。鬚髮交亂。鬚已成結。熱重肌皆欲裂。聞鐘聲自九點至於十點。及至十一點。心肺跳躍不止。計更聞十一點者。死期至矣。大概待死之囚。夜中情狀。幸獄牆高蔽。人不之知。苟有見者。方知人世畏懾之狀。至此均不能曲繪而求其肖。是日自晨至午。均有人至監外問法金之罪。能否肆赦。及聞立決。則大悅。傳語其朋友以去。又爭度法場之地。觀法金死處。直至於十二點鐘。至監門外探者始靜。此時白龍路引倭利物至監外矣。在法閒人不得入監。而白龍路得官中文憑。守獄檢驗後。即縱之入獄。卒曰。此事安可令公子見之。指倭利物白龍路曰。法金肆惡時。此童子固已見之。今其入臨命。何妨使之一觀。獄卒稱可。遂引二人入黑暗之甬道。及一號門之口。禁卒以鑰匙微叩其扉。侍法金之二卒自內出。各自欠伸。倦意招手令入。法金方坐石牀之上。左右動搖其色。如甫柙之獸。初不類入口中時。作狂囁曰。卻立。汝佳。倭利物。汝來。耶。汝衣着甚美。卻立。汝引之入寐。獄卒語倭利物曰。汝勿驚。彼狀咸如是。白龍路及倭利

物咸挺立而視。法金曰：引之入窠。汝不聞耶？布而忒之頸。汝鋸斷之。且我此遭之獄。倭利物與有力焉。獄卒卽醒之曰：法金。法金亦曰：法金。卽爲吾名。嗟夫。爺爺我老矣。獄卒拊其肩曰：汝凝其神。是間有人顧汝。汝究能辨人否？法金曰：我不久卽非人。兇光怒發言曰：彼人何力。足以殺我方欲跳。跟獄卒力把持之曰：客何言者。恣言之。向後將不能更語。白龍路曰：孟克司言尙有一物在爾處。有之否？法金曰：無之。彼輩盡妄語。白龍路曰：汝俄頃且死。何隱匿爲趣。見告孟克司所寓之物。又安在。汝知否？沙克司已伏誅。孟克司亦自承其罪。汝亦將死。留此物安用者。法金忽見倭利物卽曰：倭利物前有言囑汝。白龍路不聽之前。倭利物曰：吾不之畏。遂前。法金曰：此物在吾屋。煙囪中有小布囊。裹之者是也。吾今與爾同出。可乎？力推倭利物前行。狼顧欲隨之。出且曰：彼有問者。但言吾睡熟。汝苟引我。必可出。無梗我者。倭利物下淚言曰：上帝恕此可憐之人。法金曰：汝但語此得矣。我先出此門爲佳行矣。勿夷猶誤吾事。獄卒問白龍路曰：尙有何語。白龍路曰：無之。吾見是人迷矣。何術足令之醒。獄卒曰：否。

今世或不之能。君輩出矣。門開。法金卽曰。趣出。趣出。二人既出。法金欲隨。獄卒力擒之。入法金尙引倭利物之衣。二卒力拔出。倭利物法金大肆其手足之力。不勝。二卒則大聲呼。詈白龍路在甬道中。尙聞其聲也。倭利物出禁。幾欲暈於道周。遂凝立獄門。閉目可一旬鐘。始遷迤出大門。既出。東方白矣。門外人已大集。而左右窗中。人人爭出其首觀者。之中有吸菸者。賭博者。彼此相擠。及調諷者。萬聲。驚動不已。此時處處皆生氣。獨人叢中有木臺。上列纒首之架。二繩下垂。則死氣令人生怖也。

第五十三章

凡吾書中所敘之人物。人人咸有歸宿矣。然尙有數語。宜收束者。令人知其究竟。此三閱月後。海雷及羅斯在村間禮拜堂中成禮。此禮拜堂。卽海雷後此講道爲牧師之地。而所搆之新居。卽於是日遷徙。海雷羅斯家於是矣。密昔司麥烈。隨其子婦同居。自問。一生行善。居此村中心。身皆逸。直至於奄化而止。至倭利物之遺產。落於孟克司母子之手。揮霍垂盡。所剩之遺。與孟克司分之。人得三千餘鎊。若如遺囑所言。

則餘資應歸倭利物。白龍路以爲孟克司長兄分之。以半。或不至於因貧而益癯。亦得藉此爲改行之地。倭利物初亦弗較。如約分之。孟克司得錢。亦不還其故姓。仍名孟克司。以金至米洲。至時仍揮霍。既盡。復墜入於下流。偷竊僞券之事。仍恃終不反。終乃死於獄中。白龍路則繼倭利物爲子。同其子及貝德溫移居近海雷。兩家至親。過從無虛日。醫生洛司朋自見海雷成禮後。仍歸吉忒斯。以朋友遠離。則大厭倦。強支三數月。謬言是間空氣。於衛身弗宜。遂謝去其業。傳諸其徒。亦移居近海雷。忽云病愈。長日栽花釣魚。治木匠之藝。用以自娛。然鹵莽之習。始終無改。與格林威格。竟成莫逆。格林威格亦老嫗。恆造其家。居必數日。助之灌漑。惟初不自承其過。雖花萎竿折。皆委過他人。每至禮拜之日。聞海雷在教堂講道。則卽人叢中斥駁。白龍路則時時調談。謂汝言倭利物非佳。今如何者。格林威格曰。是事我無過。是日對表。彼究不歸。則我未嘗無知人之明也。哪亞首首法金官中原其罪。願旣免罪。無以爲生。後乃爲官偵探。用以舉發人罪。即錄本特而及考尼旣落職於卑田院中。變其所有而

食之。食盡則考尼入貧婦院。本特而入卑田院。不爲司事之人。爲仰食之人矣。極而司及白立忒爾二僕。尙居舊主之家。極而司髮禿矣。白立忒爾向所名爲孺子者。鬚亦白矣。則長在禮拜堂中。爲趨走之使。然時時來往於白龍路家。醫生家。村人竟不別此二人爲何氏奴者。卻立旣見沙克司。則大懼。自念仍爲賊耶。或治藝。兩較則治藝爲長。因先役於村人家。繼則爲急足。後乃在腦珊木丹中爲銅匠。後亦少康。以上諸人均敍及。將攔筆矣。然不能不思及海雷羅斯倡隨之樂。我欲敍其家中無事時。出撫貧人入則仰侍老親。下筦兒輩。似此好韶光。固善人之所應享。何庸詳書其事。白龍路年老。但以課子爲生。倭利物學亦日進。白龍路觀之。彌念死友倭利物母。極當時藁葬已無從覓。其斷墳。但卽禮拜堂立一紀念之碑。上書安尼司乳名。不標以姓。羅斯及倭利物禮拜之後。恆至碑下。憑弔夕陽也。